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庾 子 山 集

(六)

庾 信 撰
倪 璠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庚子山集
六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撰者 庚 信

注者 倪 璠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庾子山集卷之十五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誌銘

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墓誌銘

公諱偉字子直。滎陽開封人也。

周書有傳

周宣母弟。就封於鄭河洛之地。卽有民人。號鄭之君。非無郡邑。

詩譜

曰周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桓公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鄭爲大。統叔恃勢。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後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事出國語。其後

蛇鬪於門。鼃嘗於鼎。

左傳莊十四年曰。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又宣四年傳曰。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

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弑靈公。

韓侵負黍。晉滅陽城。其祀忽諸。以國爲氏。

史記曰。鄭繻公十六年。鄭伐韓。

敗韓兵於負黍。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杜預左傳注曰。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按鄭本韓滅。而云晉者。韓趙魏三分晉室。謂之三晉。故云晉滅也。左氏傳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

祖徹撫

軍贈濟州刺史。

周書本傳云。鄭偉。魏將作大匠。渾之十一世孫。祖思明。少勇悍。仕魏。至直閣將軍。至濟州刺史。

父先護

本傳云。父先護。亦以武勇聞。魏孝莊帝在藩。先護早自結託。元顥入洛。有扞禦之功。

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襄城郡公。青州刺史。

魏孝武初贈

永安中。洛城晝掩。黃河凌合。

魏莊帝永安三年。帝殺爾朱榮。爾朱仲遠擁兵入洛。爾朱兆遷

帝於晉陽。帝遇弑於城內。三級佛寺是其事也。

翟泉會盟之地。蒼鳥忽飛。

晉書五行志曰。洛陽步廣里地陷。有蒼白鷄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嘆曰。步廣。周之翟泉會盟地也。白者國諱。蒼者青象。自後有劉

淵之亂。

武庫兵欄之中。鱗魚遂上。

千寶搜神記曰。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於太陽也。及惠帝初。誅皇后。父楊駿。矢交宮

闕。廢后為庶人。死於幽宮。元康之末。而賈后專制。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二。帥北綫。五馬南浮。

本傳云。爾朱榮死。徐州刺史爾朱仲遠擁兵入

洛。詔先護率所部與行臺楊昱。及都督賀拔勝同討之。勝於陣降。仲遠又聞京師不守。衆遂潰。先護奔梁。尋自梁歸。為仲遠所害。左傳僖三十三年云。晉敗秦師於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以歸文嬴。請三帥。孔安國論語注曰。縲擊也。所以拘罪人。晉太安中。謫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為龍。三帥比先護。賀拔勝。楊昱。三人也。南浮。比先護奔梁也。言北魏遭爾朱氏之亂。先護兵敗入奔也。

梁武帝大造中原。樹君伊洛。公之憑軾。棧車言歸。舊

壤。起為通直散騎侍郎。

本傳云。偉少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爾朱氏滅後。自梁歸魏。起家通直散騎侍郎。

天厭魏德。政在強臣。

強臣。謂齊神武高歡也。左氏傳曰。天

而既厭周德矣。

公恥入亂階，乃於陳留起義。

本傳云：孝武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內公獨孤信既復洛陽，乃謂其親族曰：今嗣主中興鼎業，據有隋河內，公親董衆軍，克復瀟洛，率土之內，孰不

延首望風，況吾等世荷朝恩，家傳忠義，誠以此時効子之節，成富貴之資，豈可碌碌爲懦夫之事也。於是與宗人榮業、糺合州里，建義於陳留，信宿間，衆有萬餘人，遂攻拔梁州，擒東魏刺史鹿永吉，及鎮城令孤德，并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來附。因是梁陳之間，相

次降款。

太祖封函谷而待諸侯，坐鄴宮而朝羣后。

謂周太祖迎武帝都長安也。西都賦曰：左據函谷二嶠之阻。左氏傳曰：康有鄴宮之朝。

威懷是接，席捲西

飛。本傳云：偉馳入朝，太祖與語，嘆美之。

大統三年，入朝，蒙授武陽縣開國伯，食邑六百戶，尋除龍驤將軍、北徐州刺史。

本傳同。

開河橋之陳，解玉壁之圍。

本傳云：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

張旂於富平，被練於伊闕。

隋書地理志曰：富平縣，後周改曰中華郡，尋罷。有荆山，爾雅曰：通帛曰旂。

水經注曰：伊水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入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左氏傳曰：組甲八百，被練三千。

探虎穴而揮戈，上魚門而懸冑，故已策名司勳，功

高舍爵。

言其先鋒陷陣，有戰功也。後漢書班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左傳：升陘之戰，云：邾人獲公肩懸諸魚門。又孤突曰：策名委贊。周禮曰：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左氏傳曰：舍爵策勳焉。

魏將侯景、狼顧荆

河，天子命我，偏師赴援，垂餌虎口，中途背盟，事獲交綏，公之力也。

本傳云：侯景歸款，太祖命偉率所部應接之，及景叛，偉亦全軍而還。鹽鐵論曰：以賢人爲兵，

以聖人爲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司馬遷曰：李陵提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

除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大都督，襲襄城郡公，食邑

二千戶。仍除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加侍郎常伯位重。霍去病之登朝。上將官尊。公孫敖之出塞。以今方昔。異代同榮。

尙書立政周公曰。王左右常伯。注謂三公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爲黃帝侍中。周時號常伯。應劭漢官儀。

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漢書曰。霍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爲驃騎將軍。又曰。置六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又曰。公孫敖。義渠人。武帝時爲車騎將軍。出代後。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又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以將軍出北地。以校尉從大將軍。以因杵將軍築受降城。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凡四爲將軍矣。天文志云。文昌有上將。言偉爲驃騎車騎。與霍去病公孫敖同榮也。魏後二年。授大

將軍事。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吳兵教士。艦舳習流。島嶼憑陵。波瀾衝激。

左思吳都賦曰。弘軻連軸。巨艦接艦。又曰。島嶼綿邈。

劉淵林注曰。軸。船前也。艦。船後也。島。海中。中山也。嶼。海中山。上有山石。越絕書曰。句踐伐吳。發習流二千人。公整臨江界。已悉南越之兵。裁汎樓船。卽善昆彌之戰。

漢書南粵王傳

曰。元鼎五年。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遼水。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侯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平南越。三輔黃圖曰。昆明國有溟池。地方三百里。天子欲伐之。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中有戈船。各數十。樓船百艘。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遂得安歌澧浦。弭節涪陽。

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鄭康成曰。今長沙有澧陵縣。豈以陵名爲縣乎。澧

音禮。又九歌云。望涿陽兮極浦。皆楚地也。

留魯侯而宴章臺。對齊人而畋雲夢。

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疆來召公公如楚。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旣而

悔之。遂啓疆見公，乃反之。子虛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曰：僕樂齊王之欲，夸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

周保定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

宜州刺史。天和六年，授都督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餘如故。嶠函重嶂，汧渭分流，陽陵之溢，旣奔華陰。

之學還聚。

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嶠函之固，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有渭城，汧縣，雍州，絃蒲，葭汧水出西北，入渭。按秦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卽此二水矣。藝昌樊惠渠頌云：陽陵縣東，其地衍曠，嘉穀不植，京兆尹樊陵壘石積土，疏通。

濟，昔日鹵田，化爲甘壤。後漢書張楷傳云：華陰山南有公超市。

而消渴連年，屢有相如之患。至於大漸，遂如范增之疾。

西京雜記曰：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遷成都，悅文君之色，遂

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尙書云：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漢書曰：項羽聽陳平反間，疑范增，增怒，乞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言偉亦以背疽之疾而死也。

桐君對藥，分闕神

明李柱侍醫，更無方便。

王子年拾遺記曰：道家云：昔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春碎爲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漢書藝文志曰：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也。

以天和六年

四月十七日薨，年五十七。詔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諡曰肅公，禮也。

天子輟朝，彌深大臣之議。羣公會葬，咸得同盟之禮。夫人李氏，頓丘貴姓。

世系表李忠頓丘房始祖

卿相之門，賢才之

室，霜露先侵，策封郊次。以其年十一月六日，合葬於咸陽之長安縣某原，合葬非古。旣異三王之前，死

則同穴還同六載之始。

鄭司農禮記注曰。謂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

雖復銜珠兩鶴。同歸紫蓋之松。出匣雙龍。共沒延平之水。

玉符瑞圖曰。晉平公鼓琴。有玄鶴銜明珠舞於庭。又述異記曰。噲養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為戎人所射。窮而歸。泰收養治。瘡愈。放之後。夜到門外。泰秉燭視。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置泰家。抱樸子曰。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晉書張華傳曰。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嘗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掘獄室。因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留一自佩。送一與華。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於是失劍。嗚呼哀哉。乃薦銘曰。

國有巖邑。朝多君子。

左氏傳曰。制巖邑也。朝多君子者。左傳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問也。又傳稱子產博物君子。言鄭國有巖邑。朝多君子也。

武公莊公。平王卿士。

左氏傳曰。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杜預曰。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乘周之政。

溫麥渝盟。訪田廢祀。

左傳隱三年曰。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傳又曰。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又八年傳曰。鄭伯請釋秦山之祀。而祀周公。以秦山之訪。易許。

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訪不祀秦山也。

駮乘停輿。來朝識履。

晉書曰。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鄭默駮乘。漢書曰。哀帝擢鄭崇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以上言鄭氏之先也。

惟祖惟考。既侯既公。樞機周密。出納清通。治繁政簡。處亂心雄。濟河遺惠。

一作德。

海岱餘封。

以上言祖徵考先護。並有政績。

也。濟河。謂徵為濟州刺史。海岱。謂先護為青州刺史也。

世濟其美。載誕其器。

左氏傳曰。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杜預曰。濟成也。

忠無不為。孝則不匱。

左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詩。孝思。

不幽冀紛梗。關河鼎沸。言永安中之亂也。善泰元年。幽州刺史劉靈助起兵於薊河。北大使高乾夜襲冀州。刺史元疑是幽冀之亂。關河鼎沸。言爾朱氏高氏相繼爲亂。故有武帝遷都之事。自北自南。聲

聞梁魏。言先護父子因亂奔梁。復自梁歸魏。聲聞於南北也。揚旌汝穎。威震三川。爾雅云。注旌首曰旌。漢書地理志。有潁川汝南二郡。應劭曰。汝水出弘農入淮。潁水出陽城。章昭曰。三川。河伊洛。本序。樹君伊洛。言

歸舊壤是也。以上。擁旄江漢。席捲樓船。擁旄江漢。謂爲江陵防主也。左傳正義曰。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江言自梁歸魏之事。夏安陸縣入江。李巡曰。旄牛尾。著竿首。過秦論曰。有席捲宇內。包括四海之意。漢書

曰。楊僕爲樓船將軍。成臯塵起。廣武烽然。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引兵入渡河。取成臯廣武。孟康曰。於前射擊麗龜。國策曰。更羸虛發而落雁。以上言爲江陵防主。善用兵也。總衛蘭錡。申威河外。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自

注曰。冀北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離合樹。如車蓋。一名華蓋樹。都尉兩道。將軍獨拜。漢書曰。武帝元鼎二年。置三輔都尉。又曰。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言授倬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也。梧

桐茂苑。楊柳倡家。千金回雪。百日流霞。吳都賦曰。佩長洲之茂苑。漢書師古注曰。倡。樂人也。洛神賦曰。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抱樸子曰。仙人與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饑渴。以上言華州爲佳麗之地。窮

繁華之所。凋零倏忽。悽愴榮華。倏忽。疾也。河陽古樹。金谷殘花。晉書曰。石崇有金谷園。又思歸引序曰。河陽別業。柏木歲於萬株。隴昏雲暝。山深

路晚。風氣纒高。松聲卽遠。疇昔親友。懽愉交結。不爲平生。應爲此別。左氏傳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昔猶言平日也。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墓誌銘

君諱道生字某朔州武川人也

按北史及周書侯莫陳崇傳云代武川人父興此下文父少興疑即是人道生疑即侯莫陳順與崇為兄弟然史內無道生之名所未詳矣

本系陰山出自

國族降及於魏在秦作劉

侯莫陳崇傳曰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水祖元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周書云太祖賜劉道德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是其先本姓劉矣魏拓跋氏系出陰山漢書匈奴傳曰自代並陰山下

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又云匈奴失陰山過之未嘗不哭也

父少興武川鎮將山河抗拒關塞被邊早擅威聲咸多雄烈

言少興有威名也

君

子讀書馬上清談劍端獨運六奇專精三略

君子以下序道生也漢書曰陳平六出奇策黃石公記序曰黃石公者神人也上有略中略下略

雖復身叅末將而

勇冠旌門位在支軍而謀叅幕府

史記曰范增為末將周禮曰為帷宮設旌門鄭注云樹旌以表門也漢書李廣傳曰莫府省文書師古曰莫府者以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

魏正

光五年任統軍隸天柱爾朱榮征北海王永安三年隨太師賀拔勝入關

侯莫陳順傳云初從爾朱榮為統軍後從賀拔勝鎮武陘道生豈即侯莫

陳順

尋轉別將滑源卷甲關城束馬並皆剋捷君有力焉

按侯莫陳順傳武泰初討葛榮平邢杲征韓婁皆有功又從破元顥皆同疑即是人矣

永熙三

年補都督太祖文皇帝奄有關河令行天下以君幹略委之爪牙

又按侯莫陳順傳加大都督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太祖同里閭素相友善且其弟崇先在關中

太祖見之甚歡。太祖周太祖宇文泰也。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

名洽中涓。功叅上造。

韋昭國語注曰涓人今之中涓漢書顏師古注曰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公卿表爵一級公士二上造。

兵臨

河曲前登白馬之津寇發蒲城先戰黃沙之苑。

史記高祖本紀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蒲城蒲州也河橋曰蒲津橋黃沙之苑即沙苑

也魏大統元年東魏將司馬子如自蒲津寇三年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宇文泰大破東魏軍於沙苑是也即所謂河橋沙苑之戰矣。

臨晉橫船既擒趙將。

漢書韓信傳曰齊趙魏反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虜魏

王豹益兵三萬擊趙代破代禽夏說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

馬陵削樹復下齊兵。

史記曰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齊軍入魏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

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死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

龐涓死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涓果夜至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自頸

班瑞司勳披圖疏爵授驃騎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鄆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

道生疑即侯莫陳順按本序與正史雖爵邑或殊紀年各

異然於義似無所礙。

趙儼之爲驃騎正駕單車張湛之拜光祿長乘白馬以斯連類朝野榮之。

魏志曰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正始四年徵爲驃

騎將軍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物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間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遂不取後漢書曰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情容湛輒

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

大統九年更姓侯莫陳氏。

侯莫陳亮傳云大統九年太祖賜劉道德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十年出爲東雍州刺史本序上文在秦作劉又云大統九年更姓皆與

彼同侯莫陳得姓始於劉亮矣。隨大將軍拓跋遠經始陽。二水長鬪。三川無市。擐甲搆病。死於轅門。魏大統十五年。東魏將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

穎川以北。皆為陂澤。冬十一月。遣長孫儉討之。長孫儉即拓跋儉也。國語曰。穀洛二水鬪。史記秦武王曰。寡人欲車通三川。韋昭曰。伊洛河也。春秋五十一。贈持節都督朔州刺史。君在武川。

文皇帝同鄉里。侯莫陳順傳云。順與太祖同里閭。素相友善。周書本紀云。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霸功既立。王業克成。謂宇文泰相魏。漸成帝業也。不忘捨

講。猶論償博。言其與周太祖素相友善也。東觀漢紀曰。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符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駕幸祐第。問曰。得無捨我講乎。祐曰。不敢尤過也。漢書遊俠傳曰。陳遵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

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敕令前。其見厚如此。今嗣德維新。功臣追遠。謂孝閔踐阼。周德惟新也。按順以閔帝踐

阼之。年薨。東都馬鳴。不無見日之嘆。北陵車過。終憶平生之言。博物志曰。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葬。駟馬不行。踟地悲鳴。踟踞下地。得石室。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

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北陵車過。霍去病事。去病冢在茂陵東北。西都賦云。北眺五陵。茂陵在長安之北。故曰北陵。史記曰。天子為治第。令去病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上益愛重之。及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按

匈奴未滅。無以為家。此去病平生之言。言贈驃騎大將軍也。有詔更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宜敷絳三州諸軍事。敷

州刺史。諡某公。禮也。夫人拓跋氏。安邑郡夫人。拓跋氏。魏之宗室也。庭有鐘鼓。家承箴誡。教容教德。言告言歸。天

和五年六月薨。卽以其年十月同葬於京兆某縣洪源鄉。武子成寢。請西階而合葬。平陽下嫁。卽廬山

而共墳。檀弓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喪。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漢書曰。衛青尙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家象廬山。師古曰。衛青冢在茂陵東。次霍去病冢。

之西相並。銘曰。者是也。

凝陰遠寂。廣漠平寒。沙窮瀚海。地盡臯蘭。言其系出陰山。本西北絕遠苦寒之地也。左氏傳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杜預曰。廣莫。狄地之曠絕也。漢書霍去病傳曰。登瀚海。又云。鑿臯蘭。下如淳曰。瀚海。

北海名也。師古曰。臯蘭。山名也。蘇林曰。匈奴中山關名也。塞鴻秋去。胡桑夏乾。風土壯氣。山河凜然。漢書地理志。有雁門郡。又稱代郡。有桑乾縣。乾音干。按朔州武川。本趙代之地。西北金行之氣。

也。師一作旅上谷。威雄武川。地理志云。上谷郡。秦置。屬幽州。道生父少興。爲武川鎮將。故云。君則繼踵。代不乏賢。匣有忠劍。庭流孝泉。言其世以

忠孝魏室多故。餘風未殄。天保護德。當途廢典。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後漢書曰。許昌氣見於當途。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途。廢典。言魏衰也。天保護德。言周盛也。魏祚廢於當途。周家盛如

天保上將指蹤。中涓力展。天文志曰。文昌六星。一曰上將。中涓。注見本序。洛城夜捷。河梁朝剪。洛城夜捷。謂破元顛等軍也。河梁。河橋也。蓋言河橋之戰。鐵劍金龜。

榮追玉鉉。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易鼎卦爻辭曰。鼎玉鉉。言以勳封開國公也。身胄漢祚。門承魏緒。並擅華宗。俱稱當路。本姓劉氏。故云漢祚。爲魏國族。故云魏緒。陸機周處

碑曰華宗往茂趙氏孟子注曰當路當仕路也言賜姓侯莫陳氏也

仇儷云匹年齡並故趙瑟秦聲同為丘墓

言與夫人李氏合葬也仇儷夫婦也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仇儷又曰秦晉匹也漢

書曰楊惲報孫會宗書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

小陵石槨洪原鄉墓

廣雅曰小陵曰丘禮記曰桓魋自為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洪原鄉墓謂同葬於京兆之

洪源鄉也

芻靈兩引池柳雙前

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芻草也言束草為人馬也周禮縫人及喪大記注池柳飾棺帷荒也

隧路仍合松城即連

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預曰闕地通

路曰隱仲長子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松城即佳城也

霜隨柳白月逐墳圓芝蘭幾代陵谷何年

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和墓誌銘

公諱顯和字某上黨武鄉人也

周書顯和字文神舉之父神舉有傳

自大霧浮河長虹映渚承源於若

別一作

水纂系於蒼林

宇文氏本炎帝神農之後與後周同姓是為國族竹書紀年云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帝遊於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醺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又曰帝顯頊高陽氏母曰女媧見瑤光之星如虹感已於幽房之宮生顯頊於若水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也史記曰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漢書古今人表云媧母生蒼林媧母黃帝次妃也若水蒼林皆姬姓之祖言其與國同姓若姬宗矣

上黨居

韓之西常山在趙之北因地為氏可略而言焉

言宇文氏得姓之由也周書帝紀曰有葛烏菟者其後曰普回得皇帝璽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字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氏焉漢書地

理志曰。秦置上黨郡。屬并州。有上黨關。高帝置常山郡。屬冀州。張宴曰。祖求南衛將軍。冀州刺史。周書宇文神舉傳云。高祖

恆山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言於韓趙之地。得姓為宇文氏矣。晉陵曾祖求男仕魏並顯

達。神舉曾祖。顯和祖矣。周書云。魏鎮遠將軍。兗州刺史。安吉縣侯。並控鶴兵。俱張戎樂。聲榮之盛。繼踵當年。言求

南金殿。父子並有盛名也。莊子曰。君必無盛鶴。公稟山嶽之靈。擅風雲之氣。容止矜莊。聲名藉甚。彎弧挽強。左右

馳射。故得名高上谷。威振樓煩。襲爵安吉縣侯。食邑五百戶。周書曰。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

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和且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武帝深納焉。及卽位。擢授冠軍將軍。開內都督。封城陽縣公。邑五百

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顯和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為寢室。漢書地理志云。上谷郡。秦置。又雁門郡有樓煩。上谷樓

煩。故燕趙地也。永興三年。幽并叛換。有無君之心。謂齊神武也。魏本紀云。孝武永熙元年。改元永興。以同明元時年號。三年。高歡

帝顧謂公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漢書高帝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公曰。擇善而從之。乃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兮。邯鄲簡兮卒章之詩也。鄭箋曰。彼美人。謂碩人也。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周書云。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帝曰。是吾心

也。乃定入關之策。武帝西遷長安。以公母老家大。令預為計。公曰。今日之事。忠孝不並。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

謹銘

則失身。

二語出易繫辭

帝愴然改容曰：卿是我王陵。

周書云：帝以顯和母家累，又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兩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卽我之王陵也。班彪王命

論曰：王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漢宰相，封侯。顯和隨帝西遷，母必見獲於高歡，故帝以爲比。

遷朱衣直閣閣

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武帝初至潼關，太祖親迎，溱水。

魏本紀云：武帝至欄桑潼關，宇文泰遣趙貴等奉迎。帝過河，秦迎帝於東

陽。太祖素知公名，而未之識也。目於衆，疑而不問。直云：令此人射水傍小鳥，應手卽著。太祖喜云：我知

卿名矣。

周書曰：從帝入關，至溱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

卽用爲帳內都督。滄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增邑

并前二千五百戶。黃公衡之決事，魏后是以推心。潘承明之忠壯，吳王爲之降禮。異代同榮，見之今日。

蜀志曰：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蜀記曰：魏明帝卽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吳志曰：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督也。武王以爲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

東夏邊隅，地連荒服，井陘塞道，飛狐路斷。

謂出爲東夏刺史也。禹貢曰：五百里荒服。漢書師古注曰：又次要服外五百里，此五服之最外者也。荒言

謝卽以爲治中荊州。

其荒忽各因本俗。漢書曰：高帝三年，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又匈奴傳曰：趙屯飛狐口，師占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

乃以公為使持節衛將軍、都督東夏

州諸軍事、東夏州刺史、白波青犢之兵、銅馬金繩之亂，莫不交臂屈膝，牽羊抱馬。

後漢書朱儁傳曰：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

等賊，其後多為袁紹所定。又光武紀曰：別號諸賊銅馬及青犢等，各領部曲。章懷太子注曰：銅馬賊帥，東山、荒秃、上淮、況等，並見東觀記。交臂屈膝，牽羊抱馬者，言皆降附也。左傳曰：楚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後漢書曰：耿秉擊車師，車師王抱馬足降。

州遘疾，解任還朝。小馬留廐，餘牀掛柱。吏人攀戀，刊石陘山。雖非漢陽之城，還似扶風之路。

言漢陽諸葛扶風王駿並

刊碑石也。見蜀志及晉書。

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以魏後元年。

周書云：魏恭帝元年。

疾甚，亡於同州。春秋

五十七。天子輟樂，羣公會喪。太祖親臨弔祭，哀慟左右。

本傳云：太祖親臨之哀慟左右。

於時兵革交侵，普斷贈諡，即以

本官印綬，權葬於同州之北山。今建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遷葬於咸陽長安縣之洪瀆原。時逢禮樂

之遷，代屬謳歌之變，國雖異政，人足追榮。

謂周革魏命，和雖魏臣，亦蒙追贈也。

乃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小

司空、丹延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

本傳同。

諡某公禮也。夫人高氏，渤海人也。柔叅晉政，拒曹爽之異謀。

起在漢庭。共王陵而俱對。

言高氏之先也。魏志曰：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漢書曰：高帝五年置酒雒陽

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與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孟康曰：姓高名起。

况乎箴訓有儀，言容以德。肅恭中興，賢才內則。豈直不聽雜樂，以變齊國之風。不食鮮禽，以斷荆王之

獵。列女傳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又曰：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昔之命葬季武子之西寢。今

之同穴。長平侯之北陵。檀弓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喪，在西階之下。請合葬。許之。漢書曰：衛青封長平侯，與平陽公主合葬。世子神舉兄弟。周書有傳，兄弟謂神舉與弟神慶也。至性純

孝。善居喪禮，有終有始。於身無改，是以宦成名立。孝顯忠貞。周書曰：神舉，偉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蒞職當官，每著聲績。兼

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兼任文武，聲彰中外，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銘曰。輩舊齒，至於今而稱之。神慶少有壯志，武藝絕倫，位至柱國，汝南郡公。

北岳二名，蔥河兩本。其峻惟極，其源惟遠。北岳，恆山也。一名常山。故云二名。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

天言宇文氏起家，俗稟山川，人資台袞。義烈桓桓，才雄悃悃。言西北之地，多產忠武之人也。尚書曰：桓桓如虎，乃祖
在於西北之地也。
如貔如熊，按悃悃，誠也。說文曰：悃，誠志也。

乃父繼踵威雄。攢金北陸。鳴玉南宮。

謂祖求父金殿聲榮繼踵也。北陸疑卽博陸。薛瓌曰：按漁陽有博陸城。漢書曰：博陸武帝封大司馬霍光爲柱國。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而無其縣。食邑北海河東。

又按爾雅云：高平曰陸。北陸、北方之總名也。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尙書南宮。雲臺是雲臺在南宮也。又縣名。史記曰：南宮公主。注正義曰：南宮、冀州縣也。和祖求爲冀州刺史。豈謂是耶。

隱若吳漢。賢哉竇融。負霜

依德。無雷向風。

後漢書曰：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帝嘆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後漢書西域傳曰：月氏爲匈奴所滅。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五部。貴霜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漢書西域傳曰：無雷國王治

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挺此含章。生茲秉德。孝實天性。忠爲人則。

謂誕生顯和有忠孝之性也。周易曰：含章可貞。

暢轂鏤膺。燕南趙北。若

一作弱。

水將通。九部可勒。

詩曰：文茵暢轂。又曰：虎帳鏤膺。後漢書曰：燕南垂。趙北際。漢書曰：西至沫若水。張揖曰：若水出旄牛。徼外九部。九州。謂將勒勳於九州也。

帷幄叅謀。宮帷典職。善擇忠

言。能防變色。繁弱已勁。淇園乃直。戟中小支。禽穿左翼。

謂從孝武入關。周文帝令射水傍小鳥也。繁弱。弓名。左氏傳曰：封父之繁弱。後漢書寇恂傳曰：伐淇園之竹爲矢百萬。

建旗赤谷。揮戈武州。長城萬里。河水雙流。

謂和鎮東。夏州也。漢書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武川。恆州之武川縣也。漢書嚴尤曰：秦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又西域傳曰：河有兩原。一出蔥嶺。

一出。穎川多恙。淮水未廖。義重穿壁。恩深置郵。

神仙劉根傳曰：穎川太守高府君病。從根求消除病氣之術。漢書汲黯多病。居淮陽。吳志曰：呂蒙疾。權穿壁窺之。凌統卒。二子烈封。權內養於

宮。令葛光致之。讀書十日。一合乘馬。

于谷之口。于渭之陽。丘山零落。碑闕低昂。草銜秋火。樹抱春霜。書劍俱沒。人琴並亡。

謂顯和葬。

於咸陽也。漢書地理志曰：馮翊有谷口，扶風有渭城，故咸陽也。曹子建詩云：零落歸山丘。月令曰：鷹草化為螢火。世說曰：王子猷子敬俱病篤，子敬先亡，奔喪都不哭，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哀。

哀嗣子純心靡託，孝水未枯，悲松先落。

言神舉兄弟居喪以禮也。西征賦曰：澡孝水以濯纓，悲松即王褒攀柏樹枯事，松柏通稱矣。

室進巢鷺，門通弔鶴，功。

臣身隕會圖麟閣。

魏志曰：鉅鹿張臻，養志不仕。正始元年，戴鴛之鳥巢臻門陰。臻曰：夫戴鴛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旬日而卒。陶侃別傳曰：侃丁母憂，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羽儀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漢

警宣帝圖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

周大將軍瑯邪定公司馬裔墓誌銘

公諱裔，字遵胤，河內溫人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是謂義和之官，卽嗣重黎之政。

楚語曰：顛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

屬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在周爲司馬氏，程伯休父其後也。

叩之歸楚，與章邯而並封，豫之避秦，共毛公而俱去。

司馬遷自序曰：

叩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叩於殷。漢書曰：項羽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趙將司馬卬爲殷王，是與章邯同時封也。司馬豫未詳，集中司馬裔碑文云：東海避秦，共毛公而俱隱。此云豫之避秦，知司馬名豫，東海人也。

祖金龍

仍居選部，水鏡三臺。

北史本傳云：金龍吏部尚書，後漢書袁紹傳曰：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云：晉書曰：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

父悅再牧荊河，威風千里。

本傳云悅豫州刺史禹貢曰荆河惟豫州集中司馬裔碑文云荆河刺舉是也

而身遭禍機遂爲季布所哭獲存遺嗣實賴程嬰之忠

言悅爲豫州叛人白阜生所殺也詳

見司馬裔碑季布疑作欒布轉寫之誤也漢書曰彭越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史記曰屠岸賈作難追論趙盾弑君之罪誅趙氏程嬰匿趙武於山中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請立武爲趙氏後以喻悅遭禍機裔爲遺嗣也

國家追念功臣更撫叔敖之子言思官族還求女齊之胤

言魏室念悅遺嗣遂辟裔也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

利地吳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晉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章昭曰司馬侯晉大夫女叔齊也

公始應辟爲河內功曹除員外郎常侍汲

郡治兵黃河浮馬摧鋒軹關之捷逐北長城之陣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

北史本傳云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溫城送款歸西魏六年授

北徐州刺史漢書地理志曰河內郡有汲縣有溫縣軹縣晉志曰泰始二年置汲郡司馬裔於溫城起義是其地也

柳泉風塵三城席卷

北史本傳云十三年攻拔東魏平齊柳泉蓼塢三城

棠陰鋒鏑千

室入關

本傳云十五年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

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龍門縣伯仍除巴州刺史

本傳云周孝閔踐祚除此官也

雖復巴水三廻夷歌數曲徒逢白竹之弩已濟青衣之功

後漢書曰閩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多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陣俗喜歌

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華陽國志曰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能有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巴郡聞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乃刻石盟要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定三秦既定乃遣還巴中號板道蠻夷青衣地名漢書地理志曰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城 朝廷以漢之功臣須開上將之府晉之代

胄宜紹瑯邪之國

漢書霍去病傳曰定令驃騎將軍祿秩與大將軍等下云遷驃騎大將軍是也晉之代胄謂裔晉朝宗室司馬氏之後也宜紹瑯邪之國者謂曾祖楚之襲封瑯邪郡王世襲瑯邪下云封瑯邪公矣

遷驃

騎大將軍開府改封瑯邪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宮闈近密實俟忠貞詔為大御伯仍除大御正職司常

伯任總夔龍王道既平絲言惟允

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夔龍帝舜時典樂納言之官

尋除始州刺史都督始州諸軍事蠻夷恃

險狼顧鴟張

謂蠻酋冉令賢等反也

高山尋雲深谷無景

淮南兵略訓曰山高尋雲谿肆無景

九地縱橫三門起伏峰危馬東水險橋

飛遂得谷靜山空冰消霧散

本傳云天和初信州蠻酋冉令賢反連結二千餘里裔從上庸公陸騰討之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羣蠻服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後漢書注

曰三門開門休門生門也

仍為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精兵守於白帝足懼巴州之城船楫下於荊州彌動西陵

之戍

本傳云五年遷潼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除西寧州刺史郡國志曰公孫述號魚腹為白帝城魚復漢屬巴郡晉書曰王濬造船於蜀其木梯蔽江而下

即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西寧州諸

軍事。西寧州刺史將啓北戶之人，向通雲南之國，聞寵若驚，奄從深夜。
本傳云未及之部卒於京師，隋書地理志曰：越駕郡，改曰西寧州，郡國志曰：益

州永昌郡，有邪龍雲南，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爲寵辱若驚。

天和六年正月十八日亡，春秋六十五，詔贈本官，加懷邵汾晉

四州刺史，諡定公。

本傳同，一作莊。

禮也。以建德元年七月十三日葬於武功郡之三疇原，公愛敬純深，有隱無

犯，忠貞亮直，知無不爲。在戎四十二年，身經六十九戰，至於多寵唱籌，並得成功，飛沙擁石，未嘗乖律。

後漢書虞詡傳，或曰：孫臏減籠，而君增之，何也？詡曰：孫臏示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也。晉書曰：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爲八行，相去二丈。

恂恂教義，吳起西河之風，閑閑旗鼓，李牧

長平之政。

史記曰：魏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又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以李牧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於是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大破之，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長平趙地名。

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山木所資，一由詔葬，有始有卒。

生榮死哀，銘曰：

祝融是命，重黎克舉，公族乃建，天官卽

一作代。

序。

謂司馬氏本祝融重黎之後也，左傳有公族大夫國語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司馬遷作史記，有天官書。

避世於秦，承

家於楚。

謂司馬豫避秦司馬邛為楚項籍所封也。論語云賢者避世周易曰開國承家。

金行失馭玉鏡淪輝。我之烈祖識變乘機。

謂晉祚衰微劉裕誅司馬氏楚之逃匿濟江及宋受

禪楚之歸魏也。晉以金德王故云金行。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因失其御。尚書帝命期曰桀失其玉鏡而用其噉虎烈祖謂楚之也。楚之為裔曾祖。

黃旗東沒青蓋西飛。落星置道長州出圍。

謂宋

受晉禪楚之西歸得封郡王也。吳志陳紀曰黃旗紫氣運在東南東沒言東晉之亡也。後漢書輿服志曰王青蓋車西飛言歸西魏。封瑯邪王也。吳都賦曰饗戎旅乎落星之樓。劉逵注曰吳有落星樓樓在建鄴東北十里。吳都賦又云佩長洲之茂苑按落星長洲皆吳地。時宋都建鄴。楚之自宋奔魏故云。

及我皇父荆河再撫。

謂楚之之後祖父世治荆州也。皇父謂祖金龍也。

世遭喪亂身沒猾豎。

謂父悅為豫州人白阜生所殺也。

嗟我遺

嗣崎嶇趙武寒覆鳥翼。饑吞獸乳。

鳥翼史記大鳥覆棄事獸乳左傳謂鬪穀於艾是也。

獲歸河內更襲瑯邪。

謂裔始為河內功曹後封瑯邪郡公襲楚之之職也。

年

方小馬怨結長蛇藏兵九地。置劔千家雪山埋馬冰河陷車。

謂裔志在立功不為高歡所屈。領戶千室入關也。小馬竹馬也。言幼有志節也。長蛇指高歡也。左氏傳曰

吳為封豕長蛇九地注見本序。千家謂領戶千室也。雪山埋馬冰河陷車言其身遭危難也。

既乃班政超然榮守。朱鸞頻飛金龜轉紐。

言裔受職刺史尋加遷轉也。詩序曰振鸞二王之後來助

祭也。詩云振鸞于飛陸機疏云楚威王時有朱鸞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鸞田是也。漢舊儀曰銀印背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築塞長榆營軍高柳。玉案推食河橋勸酒。

漢書伍被曰廣長榆開朔方如淳曰長榆塞名地理志曰代郡高柳西部都尉治。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以玉案之食玉具之劔。臣背叛之內愧於心。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

請建河橋於富平津。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言徵拜大將時，對揚休命也。下文卒於京師矣。

石門冰釋。金隄電散。蘆水門關。茅津成觀。

蜀都賦曰：阻以石門，劉逵

曰：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又蜀都賦曰：西踰金隄。劉曰：金隄在岷山都安縣西，隄有左右口，當成都西也。按裔為西寧州刺史，西寧州故越窳郡。石門金堤皆蜀地也。冰釋電散，言除西寧州未及之部而卒也。魏略曰：太祖拔漢中，還到長安，使屯池陽，以備蘆水。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大陽有茅津。左氏傳曰：秦伐晉，遂自茅津濟。杜預曰：在縣西南有茅亭，即茅城。蘆水門關，茅津成觀者，蘆水茅津皆秦地，言其卒於京師也。

馭風逸翮，脩途始半。建武功臣，先悲吳

漢。

莊子曰：列子馭風而行，泠然善也。脩途長途，莊子所謂鵬飛九萬里是也。建武，光武帝年號。後漢書曰：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建武二十年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貞，言裔逸翮方若鵬程，而半途摧折，如建武時吳漢也。

沉寥搖落。

游揚浸微，金城路斷。郿塢人稀。

地理志曰：金城郡，昭帝始元元年置。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也。師古曰：以郡在京師之西，故謂金城。金西方之行。魏志曰：董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三百六十里。

謂裔從信州刺史徵拜西寧州刺史，未至西寧，故云金城路斷。卒於長安，故云郿塢人稀也。

風松雲蓋，白水山衣。賢已星隕，人沒蘭衰。

晉陽秋曰：張華將死，中台星坼。左氏傳曰：鄭穆公刈

蘭而卒。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

公諱明徹，字通昭。

南史

兗州

陳書作

秦郡人也。西都列國，長沙王功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馬名高。

霄疑作漢漢書曰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心號曰番君項羽立芮爲衡山王上徙爲長沙王都臨湘高祖賢之制詔御史

也。上豈直西河有守智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史記吳起傳曰魏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

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按祖尙南譙太守父標南史右軍將

軍抗拒淮沂平夷濟滌疑作代爲名將見於斯矣。漢書師古曰淮出大復山沂出泰山禹貢兗州云浮于濟澤師古曰澤水出東郡東武陽公志氣縱橫風

情倜儻南史本傳云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墳塋未脩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中還者曰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給已乃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

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最小把橋取履早見兵書竹林逢猿徧知劍術史記曰張良常從容步遊下

所直墮其履圯下謂良曰孺子下取我履履我良因長跪履之父嘆曰孺子可教後五日鷄鳴往出一編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且視

其書乃太公兵法也吳越春秋曰袁公與處女試劍竹枝上袁公即飛上樹變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王即加女號曰越女乃命五板

之隊長高習之教軍士故得勇爵登朝材官入選起家東宮司直後除左軍葛瞻始嗣兵戈仍遭蜀滅陸機

纔論功業卽值吳亡公之仕梁未爲達也謂明徹方仕於梁卽遭侯景之亂也蜀志曰諸葛亮子瞻字思遠景權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平尙書事六年鄧艾伐蜀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鄉邪王

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死。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晉書曰。陸機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

自梁受終。齊卿得政。禮樂

征伐咸歸舜後。

陳氏本虞舜之後。媯姓。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其後世爲齊卿。終有齊國。左傳云。陳子得政。言陳盛。梁衰。霸先得政。擬於春秋陳常矣。

是以威加四海。德教諸侯。蕭索煙

雲。光華日月。公以明略佐時。雄圖贊務。鱗翼更張。風颺遂遠。

言陳武威德日盛。明徹遂加匡贊也。南史本傳云。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二千餘斛。而鄰里饑餒。乃白諸兄曰。

今人不圖久。奈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帝爲降階執手。卽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奇之。

冠

軍侯之用兵。未必師古。武安君之養士。能得人心。擬於其倫。公之謂矣。

冠軍侯。驃騎將軍。霍去病也。漢書霍去病傳曰。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

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戰國策曰。秦將白起爲武安君。

爲左衛將軍。尋遷鎮軍丹陽尹。

本傳云。陳武受禪。授安南將軍。文帝時。尋加右衛將軍。至廢帝卽位。遷丹陽尹。

北軍中候。總

政六師。河南京尹。冠冕百郡。文武是寄。公無愧焉。

本傳云。詔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之。矯出宣帝也。帝懼。遣毛喜與明徹壽焉。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德冠

伊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漢書有北軍中候。續漢志曰。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監五營。尙書云。張皇六師。晉起居注曰。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風教宜爲遐邇所模。以王恂爲河南尹。時南朝都建業。本漢丹陽郡。徵爲丹陽尹。在京師矣。

蕭湘

之役。馮陵島嶼。風船火艦。周瑜有赤壁之兵。蓋舳艫鱸。魏

疑作

齊有橫江之戰。

本傳云。湘州刺史華皎。有異志。詔授明徹都督湘州刺史。

與淳于量等討皎。皎平。左氏傳曰：馮陵我城郭。說文：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嶼。島也。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過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披退。又曰：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同時發火。時風甚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煙炎張天。曹公兵敗。史記曰：魏之諸公子曰：魏齊、范雎之讎也。雎相秦，魏齊奔趙，復走信陵君。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按魏齊無橫江之戰事。本文蓋軸轡當是賀齊事。賀訛，魏轉寫之誤也。吳志曰：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往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者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繡，千櫂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晉書：華譚遺顧榮等書云：飛橋越橫江之津，汎舟涉瓜步之渚。郡縣志曰：橫江浦在和州，對江之采石，往來濟渡處。唐李白橫江詞云：橫江館前津吏迎，此館乃采石津官舍也。

仍為平南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遂得左廣廼局，麟車反暢。

晉書地理志曰：湘東郡吳置，衡陽郡吳置，桂陽郡漢置，武昌郡吳置，湘衡

桂武四州是也。左傳鄆之戰云：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又云：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杜元凱曰：十五乘為一廣。局車上兵闌。又左傳曰：楚人基之脫局。服子慎云：局，橫木按輪。一曰：車前橫木。詩秦風曰：有車鄰鄰，毛傳曰：暢，長轂，長也。

長沙楚鐵，更入兵欄，洞浦藏犀，還輸甲庫。

言其為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饒於戰具也。郡國志曰：長沙郡，秦置。晉書地理志曰：武昌郡，鄂縣有新興馬頭鐵官。楚辭曰：操吳戈兮被犀甲。

雖復

戎歌屢凱，軍幕猶張，淮南望廷尉之囚，合肥稱將軍之寇，莫不失穴驚巢，沉水陷火。

言明徹北征擒王琳也。本傳云：太建五年，朝議

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總衆軍十餘萬發，都督緣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為援，秦郡降，進剋仁州，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州益脩攻具，又遇淝水灌城，城中苦濕，多

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明徽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環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遂建鄴。周禮曰：王師大獻，則合奏愷樂。三略軍讖曰：軍幕未辦，將言不倦。晉書蘇峻傳曰：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峻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能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於是遣叅軍徐會結祖約爲亂。溫嶠陶侃唱義於武昌，峻突陣墜馬，爲侃將所斬。又陳敏傳曰：東海王越起敏爲右衛將軍，假節前鋒都督。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教甘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爲揚州刺史。敏弟昶將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史應觀奔走。弟斌東略，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己爲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鸞駕。敏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政刑無章，不爲英後所服。周玘顧榮甘卓背敏，敏衆潰散。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爲義兵所斬。晉書地志曰：歷陽，合肥，烏江皆屬揚州淮南郡。淮南廷尉之囚蘇峻事，合漚將軍之寇陳敏事，二人皆晉反將。以喻王琳之抗陳也。王琳西攻岳陽，東拒陳武。實梁室之忠臣，於陳爲罪，徹本陳將，故云是矣。

南兗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食邑八千戶鼓吹一部

爲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南北兗青譙五州諸軍事

第賜鐘磬一部七年進攻彭城至呂梁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空給大都督鈇鉞龍鷹尋授都督南兗州刺史

中台在玄武之宮上將列文昌之宿高蟬臨鬢吟鷺陪軒

平陽之邑萬家臨淄之馬千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業是焉

晉書天文志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

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玄武之宮謂北宮也北方曰玄武又天文志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主集計

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後漢書輿服志曰侍中二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羽飾謂之趙惠文冠詩有振鷺之篇故云吟鷺漢書曰曹參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臣贊曰臨淄即營丘也故晏子曰始爽鳩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之丘齊城中有丘即營丘也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去楚歸漢漢王賜以玉案之食後漢書曰光武拜鄧禹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既而金精氣壯師出有名

石鼓聲高兵交可遠

此下皆序破齊之功也天官星占曰太白金之精大將之象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鄆西北有鼓山下有石鼓象縣著山旁鳴則有軍事按鄆北齊所都言伐齊也

故得臚舳所臨

蓋於淮泗旌旗所襲奄有龜蒙

漢書武帝紀曰舳舻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也舻船前頭刺櫂處也禹貢曰道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淮泗二水名也又曰正東曰青州川曰淮泗周禮曰析羽爲旌熊

虎爲旗魯頌曰奄有龜蒙毛傳曰龜蒙二山名

魏將已奔猶書馬陵之樹齊師其遁空望平陰之鳥

虞喜志林曰濮州甄城縣東北六十餘里有馬陵澗谷深可以置伏按龐涓敗

卽此也左傳襄十八年平陰之戰云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俄而南仲出車方叔涖止暢轂文茵鉤膺絳革遂以天道在

北南風不競

此下序明徹之敗也小雅出車云王命南仲采芑云方叔涖止秦風小戎云文茵暢轂毛傳云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采芑之詩云鉤膺絳革毛傳曰鉤膺樊纓也鄭箋曰絳革轡首垂也疏云言鉤膺樊纓者鉤是金路在膺之飾

惟有樊纓故云鉤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領之飾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爲之是鉤用金在領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大革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屬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也左氏傳曰晉人聞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謂明徹敗於周師是天道在西北南師無功也昔者裨將失律衛將軍於是待罪中軍爭濟荀桓子於焉

受戮心之憂矣。胡以事君。

本傳云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兗。太建九年。詔明徹北侵。令其子慧覺攝行州事。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迨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上

大將軍王軌救之。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豎木。以鐵鎖貫車輪。過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馬明成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知前遣馬出。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以退軍。及至清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度。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以憂遺疾卒。史記曰。右將軍蘇建。前將軍信。與匈奴並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翕降單于。建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具報天子。天子自裁之。遂囚建詣行所在。入塞罷去。天子不誅左傳鄱陵之戰云。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及河。鄭及楚平。桓子欲還。彘子不可。曰。以中軍佐濟。晉師敗績。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晉侯使復其位。裨將失律。中軍爭濟。以比馬明成裴子烈之失計也。漢書曰。項籍爲裨將。師古曰。裨。助也。相副助也。又按。裨。小也。若裨王裨海矣。

宣政元年。屆於東都

之亭。有詔釋其鸞鑣。蠲其廩。

疑作

社。始弘就館之禮。卽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

二千戶。

周書云。宣政元年三月。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南史本傳云。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云。釋其鸞鑣者。謂釋去其兵車也。詩曰。輶車鸞鑣。毛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左氏傳曰。錫鸞和鈴。杜注云。鸞在鑣。動有鳴聲。爾雅曰。

鑣。謂之鑣。郭注云。馬勒旁鐵也。云。蠲其鸞社者。謂免其死也。左傳孟明曰。君之惠。不以梟臣。鸞鼓。杜云。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鸞。計觀反。漢書敘傳曰。貳師秉錢。身鸞育社。李奇曰。李廣利育殺之。以血塗社也。師古曰。鸞者。以血祭耳。非塗之血也。

歸平津

之館。時聞櫪馬之嘶。舍廣成之傳。裁見諸侯之客。

漢書公孫弘傳曰。武帝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弘乃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與叅謀議。史記藺相如傳曰。趙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許齋五

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言明徹在周待以客禮也。
廉頗眷戀寧聞更用之期。李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言明徹不能復用於陳也。史記曰：趙孝王卒，襄王立。

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驢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趙使者還報王曰：廉將軍尚善飯，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遂不召。又李廣傳曰：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將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匈奴功封侯者數十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乎？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乃

徒令臣出東道，日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數奇，無令當單于。

趙穎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驕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李廣宿亭下。又蕭何傳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傷明徹，困辱於周，不能復為陳用也。
霸陵醉尉侵辱可知。東陵故侯生平已矣。漢書李廣傳曰：廣與

象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氣疾暴增，奄然賓館。本傳云：以憂遺疾，卒於長安。春秋十七，即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

瘞於京兆萬年縣之東郊，詔贈某官，諡某禮也。江東八千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五百軍人，為田橫

而俱死焉。漢書曰：項籍殺會稽太守，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及敗，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又田橫傳曰：漢王立為皇帝，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臨中，高

帝聞而召之，橫自到，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帝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橫。嗚呼哀哉，毛脩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到，帝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

之埋於塞表。流落不存。陸平原敗於河橋。死生慚恨。

南史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武人也。宋武帝欲引爲外助。頗加榮爵。爲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爲赫連勃勃所擒。及赫連

昌滅。入魏。身遂死於魏。晉書曰。陸機爲長沙。下又敗於河橋。孟玖譖於成都王穎。穎殺之。

反公孫之柩。方且末期。歸連尹之尸。竟知何日。

左傳哀十五年云。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

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內之。又宣十三年。鄢陵之戰云。知莊子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成三年。晉人歸連尹。襄老之尸於楚。服子慎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遊魂羈旅。足傷溫序之心。玄夜

思歸。終有蘇韶之夢。

周易曰。遊魂爲變。左氏傳曰。羈旅之臣。後漢書曰。溫序爲隗囂所殺。光武憐之。命送喪到洛陽城傍地爲塚。長子壽夢序曰。久客思鄉里。壽卽上書乞骸骨歸葬。傳玄七哀詩曰。冥冥玄夜堂。王隱晉書曰。蘇韶字

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伯父承爲南中郎軍師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幽薄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幽薄罪。應髡刑。節俯受刺。如是夢者五夕。髮爲之盡。後晝日韶自外入。謂節曰。十日便速葬。在軍師墓次。買數畝地足矣。

遂

使廣平之里。永滯冤魂。汝南之亭。長聞夜哭。

本傳曰。後故吏盜其柩歸。至德元年。追封邵陵侯。以其息慧覺嗣。時寄葬長安。故云。漢書地理志。廣平國屬冀州。晉書曰。廣平郡。廣平郡。邯鄲是廣平

邯鄲接界。故趙地也。史記云。樂毅去燕。西降趙。趙封曰望諸君。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疑言樂毅之客死於趙也。風俗通曰。汝南汝陽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椽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擊鼓會諸廬吏診之。乃亭西北八里死婦新亡。臨殯火滅失之。家卽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物故樓遂不

敢
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九河宅土三江貢職彼美中邦君之封殖

言吳氏得姓之先本故吳國稱其地也禹貢曰九河既道降丘宅土又云三江既入左氏傳曰后稷封殖天下杜預曰后稷樹封疆殖五穀也

負才

矜智乘危恃力浮磬戢鱗孤桐垂翼

言明徹征齊恃才乘危而與周戰卒致喪師也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下云泗濱浮磬嶧陽孤桐漢書師古注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嶧陽嶧山之陽也泗水出濟

陰乘氏縣時宣帝將事徐兗詔明徹北侵故云

五兵早竭一鼓前衰移營滅竈空幕禽飛

李尤曰聖人垂象五兵已陳高誘呂氏春秋注曰五戎五兵謂刀劍矛戟矢也左傳曹劌曰一鼓作氣再

而竭三而衰滅竈孫臏敗龐涓事注見前左氏傳曰楚幕有烏言明徹之敗也

羊皮詎贖畫馬何追荀瑩永去隨會無歸

言明徹見執於周不復歸也史記曰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賂

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又史記曰越石父賢在於縲絏中晏子出遭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子何求絕之速也越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已感悟而辱我是知己而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中晏子於是延為上客左傳邲之戰云楚獲荀瑩成三年晉求知瑩楚人歸之又傳云隨會奔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孥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既濟魏人噪而還詎贖何追謂見明徹被俘囚也永去無歸謂卒死於周也

存沒俄頃光陰悽愴岳裂中台星空上將眷言

妻子悠然亭障魂或可招喪何可望

哀明徹死於異域不能歸葬也晉書曰張華將死中台星拆漢書天文志曰有流星出文昌貫紫宮西占曰文昌為上將貴相時王鳳為大將軍王商為丞相鳳妬商謂

而罷之商自殺此云星空上將謂徹為上將徹死故星空也漢書曰秦法十里一亭又張湯傳曰居一郭問師古曰郭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郭蔽以扞寇郭音之向反楚辭有招魂言魂氣無所不之故魂或可招喪何可望者言寄葬長安妻子不

能遠
也。壯志沉淪。雄圖埋沒。西隴足抵。黃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墳隧羈遠。營魂流寓。霸岸無封。平

林不樹。杜預左傳注曰。掘地曰。擗。寄也。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靈。鍾會老子注曰。經護爲營。張銑曰。營。心府間也。霸岸。霸陵岸也。平陵。漢屬右扶風。檀弓曰。不封不樹。鄭云。封謂聚土爲墳。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土以上皆有封樹。言寄葬

長安。不封。
壯士之隴。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還成武庫。三齊記曰。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三壯士塚。在齊城東南三百步。蕩陰里中。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死友。伯桃死。楚平王

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家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

決勝負。角哀至期。陳兵馬至其家。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史記曰。樛里子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武庫正直其墓。

周大將軍上開府廣饒公鄭常墓誌銘

公諱常。字某。周書列傳云。鄭常。字子元。滎陽人也。周宣王之弟。初封其國。鄭穆公之孫。始成其姓。左氏傳曰。鄭有厲宣之親。杜注云。鄭始封之祖。

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又鄭有七種。皆穆公之後也。後分爲七姓矣。祖思慶。建威將軍。山陽太守。考頊。儀同三司。豫州刺史。頊字寧伯。注見鄭常碑文。南

陽坐嘯。值此邦君。西河建隼。逢斯刺舉。後漢書黨錮傳曰。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暉。暉曰。南陽太守成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南陽太守。值此邦君者。謂思慶爲山陽太守也。西河建隼。逢斯刺舉者。謂

瑨爲豫州刺史也。按禹貢。豫州河南之地。其界西至雍州。建隼。建旗也。周禮九旗之名云。鳥隼曰旗。應劭漢官儀曰。刺舉州事。公侯繼踵。冠冕連鑣。可得而言。傳於史籍。說文曰。鑣。馬勒旁鐵也。

公譽齷知禮。早年馳譽。

劉熙釋名曰。沒齒曰齷。洗也。毀洗於齒。故齒更生新也。

就經爨舍。略見書堂。習武兵欄。偏知劍術。

說文曰。爨。學也。爨與橫同。史記

索隱注。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

雖復年猶小學。已為儒者所稱。位在偏裨。即入將軍之賞。

本傳云。常頗涉學。有當官譽。偏謂偏將軍。裨謂裨將。俱見漢書。

大

統三年。起義華陽。授永安縣開國男。文皇帝霸迹初基。英雄輻輳。公拔劍轅門。潁川從我。洛城逆戰。壯

於白馬之兵。河橋解圍。勇於烏林之策。

起義華陽。注見鄭常碑文。文皇帝。魏相安定公周太祖宇文泰也。漢書鴻門之會。云樊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盡之。後漢書光

武謂王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劉先主志曰。袁紹征官渡。遣梟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為先鋒。羽望見良。盡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還。紹將莫敢敵。遂解延圍。吳志曰。黃蓋敗魏武於烏林。烏林赤壁東下一百一十里。常為周太祖帳內都督。洛城河橋並有功。言此時洛城之戰。較白馬而更壯。此日河橋之役。比烏林而彌勇矣。

授平東將軍帥都督。襲父封。

魏昌縣伯也。

魏後三年。授持節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車騎用郭淮之勳。儀同取王沉之貴。公之此授。僉曰得人。

魏志曰。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陽曲侯。晉

奮曰。王沉。字處道。太原平陽人也。位至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進爵博陵郡公。按晉書。王沉。無授儀同之事。疑云。儀同。取黃權之貴。晉書職官志曰。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鄭常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疑引黃權矣。

進爵廣饒縣公。

本傳。賜爵饒陽侯。

邑千戶。保定三年。授使持節都督遷州諸軍事。

遷州刺史。

隋書地志曰後周於房陵郡置遷州。

卽總領金州兵馬。

括地志曰上庸今房州竹邑縣卽金州是也。

開拓北戎高山尋雲深谷無景梯繩

乃上浮竹裁通閩越影嚮句吳聲勢。

漢書曰閩粵其先越王句踐之後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按左傳吳稱句吳地理志曰太伯初奔荆蠻號曰句吳師古曰句音鉤巨俗語之發聲也亦猶越爲於越

也言蠻獠與閩越爲影嚮藉句吳爲聲勢也。

公出戰短兵並皆奔北瓦解冰碎山空谷靜。

鄭常碑文云應接上庸公於文谷路上庸公陸騰也注見第十四卷碑文。

授持節

開府儀同大將軍柏梁高宴有大將軍之詩幕府初開有平陵侯之國比之今日豈可同年而語哉。

漢武

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大將軍衛青詩曰和撫四巨不易哉史記曰蘇建以都尉從車騎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

自是使車被之繡服風謠是察刑政是

觀。漢書曰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又曰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

公露節東驅風奔羣盜埋輪當路威振中原。

漢書曰諸葛豐駐車止節語章曰下欲收

之後漢書曰張綱爲御史握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御京師震悚

武皇帝有盟津之師以公爲中權之勁外從決勝內

侍軍謀及文軌旣同旂旌已偃司勳行賞軍吏舉功。

武皇帝周高祖宇文邕也盟津之師謂伐齊也秦誓曰惟十有三年大會於盟津左氏傳曰中權後勁杜預曰中軍制謀後以

精兵爲殿漢書高祖曰決勝千里之外禮記曰車同軌書同文左氏傳曰績旆旂旌杜預曰通帛爲旂柝羽爲旌周禮曰司勳屬夏官

乃授使持節上開府增邑五百戶賜姓宇文與國

同乘之榮。周之宗盟。非復異姓之後。

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蕃屏是寄。隆寵所歸。公室無疎。此之謂矣。

左氏傳曰。封建親戚。

以蕃屏周。

九州都督。須得其才。千里諸侯。實俟其政。乃爲使持節都督東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尋遷南兖

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公頻總六條。再勞十部。俗變風移。人懷吏畏。

漢書百官公廡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以六條問事。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

牧分都督察。

滯穗遺秉。有利疲人。山桑野蠶。足充貢賦。

詩云。遺穗滯穗。伊寡婦之利。後漢書曰。建武二年。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

化被殊俗。威行鄰

境。奏事京師。四方第一。謂真刺史。其在斯乎。

王隱晉書曰。解修遷瑯邪太守。考績天下第一。魏志曰。賈逵爲豫州刺史。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

春秋

未高。奄然遘疾。以大象元年。薨於州鎮。時年六十三。嗚呼。吏人攀慕。飛走變色。河濟輟舂。淮沂罷市。

濟河

謂兖州。淮沂。謂徐州也。禹貢曰。濟河惟兖州。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刑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男不歌。諺春者不相送杵也。

以今年歸葬於滎陽之山。詔贈某官。禮也。

嗟陵谷之貿遷。懼徽猷之永遠。地久天長。敢鐫貞石。銘曰。

荆河惟豫。洛食之本。水遶滎波。山斜陸渾。

爾雅釋地云。河南曰豫州。疏云。禹貢豫州云。荆南自南河以南也。洛語曰。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孔傳云。今河南城也。禹貢曰。滎波既豬。顏師古曰。卽

今榮澤是也波亦水名言其水並已過聚矣一說謂榮水之波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陸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關後漢書郡國志曰陸渾西有穢略也言鄭氏之先本鄭國在於河南豫州後遂爲榮陽人以國爲姓也

德星猶照祥風

未遠代不乏賢文無闕衰

言鄭氏得姓之後代有異人也異苑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朱子和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有賢人聚孔靈符會稽記曰漢太尉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箭有人竟弘還之間何所欲弘識

其神人也曰嘗患若邪溪採薪爲難願且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

公之生也實降英靈忠爲德本孝稟天經

言誕生鄭常有忠孝

若邪溪風至今猶然呼爲鄭公風詩曰惟衰有關仲山甫補之

至性也孝經曰

觀書虎館學劍龍亭雕弓偃月行馬流星

虎館白虎觀龍亭疑延平之津劍化爲龍孫卿子曰天子雕弓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

也陳孔璋答東阿王牋曰譬猶飛兔流星

置陣黎陽麾兵官渡平陰聽烏馬陵書樹

言常立義之後累有戰功也史記高祖本紀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

超山越海李周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

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卽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袁宏後漢紀曰獻帝建安五年二月袁紹遣沮授郭圖郭于瓊顏良等攻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四月曹操救延大戰斬顏良十一月甲子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師大潰平陰馬陵注見前篇

氣

視廻津星占飛步火斷羌營沙崩賊路

言爲金州兵馬有平羌之功也漢書藝文志曰漢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又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羌賊卽蠻獠鐵

山獠之類及驅犀節乃牧雄州吏不驚犬人無喘牛

言爲刺史歷任徐兗諸州有令名也後漢書劉龍傳山陰父老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漢書丙吉曰方今少陽用事未可大

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

西蠶得歲東作逢秋草爛獄戶星低市樓

謂常有政績也尙書孔傳曰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獄

戶如罔圍之屬。星經曰：市樓六星，在市門中，主鬪鬪之司。今市曹官之職也。

五將星亡，三台岳折，哀哉天道，遂常明哲。

悼常亡也。天文志曰：天狗主候兵討賊，見則四方相射千里，或曰：五將鬪

人相食，所往之鄉有流血。晉書曰：張華死，中台星拆。

棟梁崩壞，風雲寂滅，北郭長悲，東都永別。

左傳子產曰：棟折榱崩，後漢書曰：感會風雲，風雲寂滅，言其功臣之亡也。古詩曰：驅車上東門，遙望

北郭墓，博物志曰：滕公夏侯嬰薨，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

幽深此地，宅兆斯憑，山廻虎圈，路上魚陵。

謂歸葬滎陽也。虎圈，虎牢也。左氏傳曰：鄭伯享王，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注云：虎牢

河南成臯縣。後漢書郡國志曰：豫州郡襄城縣，有魚齒山。左傳謂魚陵。杜預曰：魚齒山也。在鑿縣北。按虎牢、魚陵，皆鄭地。言滎陽之山本鄭地也。

悲風夜烈，苦露晨凝，蘭芳菊茂，終古相承。

楚辭

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周大將軍聞嘉公柳遐墓誌

君諱遐。

周書北史 並作霞

字子昇，河東解縣人也。秦始征晉之地，漢開平越之鄉。

左傳曰：秦始征晉河東。又云：秦伯納重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杜

元凱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白城。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師古曰：左邑，河東之縣。二語序河東解縣地也。解音蟹。

律中夷則，星居鶉首。

漢書律歷志曰：律有十二，五日

夷則，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也。位於申，在七月。漢書曰：自井至柳，謂之鶉首之次。秦分也。言河東近秦，本西方秋金之氣，卽秦之分野也。

况復莊謀於衛，旣爲社稷之臣，喜對於

齊無廢諸侯之職。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宿獻公再拜請於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左傳僖二十六年。曰。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齊侯乃還。柳氏之先。本姓展氏。魯孝

公之後。展禽食采於柳下。謂之柳。下惠。遂姓柳氏。言柳氏之先也。祖叔珍。宋員外散騎常侍。義陽內史。有徐邈之應對。居於散騎之省。有汲黯

之正直。理於淮陽之郡。晉書曰。徐邈。東莞姑幕人也。博涉多聞。以愼密自居。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

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數直諫。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父季遠。臨川王。本傳云。梁諮議叅

軍。宜都太守。蘭臺石室。是所洽聞。白馬飛狐。逾高詞氣。後漢書曰。班固除蘭臺令史。與陳崇等共成世祖本紀。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六百石。掌書勅奏。後漢書黃瓊上疏

曰。陛下宜開石室。按河洛注。石室。藏書之府也。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西都吳。一作莫。融。擅名江表。言談相會。宛如舊焉。君膺令

德之靈。稟沖和之氣。齟齬髻髮。夙智早成。愛敬自天。虔恭得性。含仁抱義。履信居貞。本傳云。震幼而爽邁。神彩巖然。髻歲便有成人

之資。篤好文。學動合規矩。世父儀。同忠惠公。特加器異。本傳。世父慶。遠特器異之。乃謂公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見語云。我昨夢

汝登一高樓。樓盡峻麗。吾以坐席乞汝。汝或富貴。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

復賜汝汝位官當復見及

本傳云汝之官位復當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餘同乞汝之乞音器與也

王祥佩刀世為卿族鮑永驄馬家傳司隸

以此連類差無慙德

晉書曰呂虔有佩刀工相之曰當為三公虔以贈別駕王祥祥果為太傅列異傳曰鮑宣宣子永永子昱三世皆為司隸而乘一驄馬京師人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言夢中坐席之賜

如佩刀

輕車西昌侯作藩襄漢

本傳云梁西昌侯深漢鎮雍州

君時年十二以民禮脩謁進止端詳神情雅正侯目送之

不輟

本傳云震時年十二以民禮脩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餘同

試遣左右踐君衣裾欲視舉動君徐步稍前曾無顧盼

本傳同

魏侯

之見劉廙不覺斂容漢主之觀田鳳遂令題柱比之今日曾何足云

魏志曰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太祖辟為丞相掾魏國初建為黃門侍郎太祖

在長安欲親征蜀廙上疏太祖遂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三輔決錄曰漢靈帝殿柱題堂堂乎張京兆田郎顏氏家訓云用

論語題京兆

驃騎廬江

周書作陵

王子出藩懸衡高選以君華望召為主簿

本傳云廬陵王續為雍州刺史辟霞為主簿按續梁武帝之第五子也

張坦直諫既稱荀令之香鄒湛知言彌見羊公之德

習鑿齒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謂張坦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帳三日香氣不歇謂我何如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也晉書

曰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山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

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諮議府君於都薨背君奔赴六日即屆京師。

本傳云霞有志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于同

形骸毀瘁不

復可識靈柩泝江中川薄晚亂流乘選廻風反帆舟中之人相視失色抱棺號慟誓不求生俄爾之間

風波即靜咸以君精誠所致成都孝子自赴江流桂陽先賢身彰野火並存靈柩咸可傷嗟

後漢書曰廉范字叔度京

兆杜陵人父遭亂客死蜀漢范遂留寓西州西州平遂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釣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又曰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郭

揮甄異之以爲首舉

太夫人乳間發瘡醫云惟得人吮癢血或望可差君方寸已亂應聲即吮旬日之間遂得痊愈

本傳亦載其事

君之事親可謂至矣從兄右衛擁旌嶺表苦相攜致昔馬游志氣爲馬援所知班嗣才學爲班

彪見賞復聞於今日矣

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致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摩未滅之時下潦上霧

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乃除永化縣令靜尋欵案或吟

長岑之遠乍撫

一作聽

鳴琴不以河陽爲陋日南金柱合浦珠泉莫肯

一作曾莫

經懷未嘗留目

後漢書曰崔駰出爲長岑

長注云。長岑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晉書曰。潘岳為河陽令。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日南故秦象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桐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謝承後漢書曰。孟嘗字伯周。為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解巾平西邵陵王法曹參軍。仍轉外兵。除尚書工部郎。邵陵王綸武帝六子。

始入禮闈。既登蘭閣。尚書僕射。陳郡謝舉。南史。謝舉字揚言。大通五年。遷尚書僕射。人望國華。引君言論。謂同坐曰。江漢英靈。

見於此矣。本傳云。謝舉時為僕射。引震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西中郎岳陽王。以綠車之重。臨西河之牧。拔用君為本州治。

中尋遷別駕。本傳云。岳陽王蕭譽。涖荊州。選為治中。尋遷別駕。續漢書曰。皇孫則綠車。蔡邕獨斷曰。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孫乘之。以從岳陽王。梁昭明太子之子。為武帝皇孫。故云綠車之重。岳陽王鎮襄陽。為雍州牧。故云西河之牧也。王

叔理以品物流名。陳仲舉以題軒馳譽。君之展驥。兼而有之。王叔理。即王叔治也。魏志曰。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幼童。皆遠至世稱其

知人世說曰。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蜀志曰。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及乎大盜移國。王室騷然。月動星搖。雲平

虹直。謂侯景之亂也。岳陽王承制陝左。當壁漢南。天網所頓。英賢畢集。謂岳陽王譽於襄陽承制。後踐帝位於江陵也。時襄陽屬雍州。在陝之東。左氏傳曰。當璧而拜者。神

所立也。老子曰。天網恢恢。授君散騎侍郎。吏部員外郎。散騎常侍。本傳。兼太子侍讀。言蕭譽為梁王。授君此職也。監儲甲觀。事重史

丹侍講桂宮名高張禹。

漢書曰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元帝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於定陶共王有材藝母子愛幸太子頗有酒色之失上意不平丹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又曰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初元中詔令禹授太子論語三輔黃圖曰太子宮有甲觀畫堂桂宮在未央北

俄遷車騎大將軍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侍中開府儀同三

司餘如故方之驂乘霍去病為侍中譬彼將兵公孫敖為驃騎

漢官儀曰侍中殿下稱制出則陪乘霍去病注見前史記曰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

立十二歲為

足以照曜六府謨明九德豈直允諧上將匡贊中軍而已哉

左氏傳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

驃騎將軍

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上將文

昌中星名按左傳三軍有中軍上軍下軍既而言從梁國服政鄧都管仲有詞即受下卿之禮臧孫見德還奉

嘉賓之宴

本傳云霞辭誓曰陛下中興鼎運龍飛奮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惟留先臣獨守墳柏常誠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

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路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照鑒亮臣此心誓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督祖霞舉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服政鄧都言仕周也宇文氏國號曰周如西周之都鄧縞也左傳僖十二年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又僖二十三年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言霞之從梁入周如管仲平戎國莊來聘也

有詔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

州刺史。隋志曰：廬江郡霍山縣，梁置霍州。犀節去關，袞衣馳傳，迎郊則文學前驅，賓衛則邦君負弩。漢書文帝紀曰：除關無用傳，張宴曰：傳，信也。若今過

所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檠，或用繒帛。檠者，刻木為合符也。袞衣馳傳，後漢郭賀事注別見。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文學託乘於後車。劉良曰：文學，官名。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過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晉書何曾上疏曰：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

則列國之君也。故太守稱邦君矣。直以五溪遼遠，馬伏波之思歸，三湘卑濕，賈長沙之不願。後漢書曰：馬援為伏波將軍，援擊武陵五溪蠻，巨時年六十二，會暑盛中

病卒。漢書曰：賈誼為長沙傅，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作鵬鳥賦。五溪三湘，注見紇干弘碑文。是以宣城刺史直會鹿門，白沙故地，仍留龍種，天厲弗戒，奄然終極。

天和某年，歸窆於襄陽白沙之舊塋。按本傳：霞辭嘗曰：從祖世父從父家於金陵，惟留先臣獨守墳柏。又云：今襄陽既入北朝，知襄陵為霞桑梓之地，舊塋在是矣。後漢書曰：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

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嘆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郡國志：襄陽宜城，皆屬荆州南郡。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

以廟名山也。水經注曰：襄陽城東有東白沙，襄陽記曰：龐德公子魯，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吾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言霞歸窆襄陽，得遂其志也。君器宇祥正，風鑒弘敏，

澡身浴德，游藝依仁，汝南令望，扶風長者，不言財利，王夷甫之為德，不談人物，阮嗣宗之為人。本傳云：霞性溫

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禮記曰：儒有澡身而浴德。論語云：依於仁，游於藝。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又曰：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也。晉書曰：王衍，字夷甫，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聚斂無厭，衍疾郭之貪鄙，

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世說曰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從容亂離

之機保此令名舒卷風雲之際無妨貴仕張衡渾儀之後即賦歸田杜預沉碑已來遂停鄉里。

後漢書曰張衡

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又衡有歸田賦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敘其平吳勳一沉萬山下一沉峴山下謂泰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元凱杜預字也王仲宣有讀書之

樓諸葛亮有彈琴之宅。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城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王韶南雍州記曰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盛弘之記云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前三間屋地址極高有孔明避暑臺

宅西山臨水孔明嘗登之鼓琴以為梁父吟因名為樂山。實欲因此謝病閑居終焉。言霞辭歸之後因留鄉里本有終隱之志焉。鳴琴在膝或對故人寶劍自隨時

過穉子。晉書曰陶潛性不解音而常畜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音漢書陸賈傳曰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賈五男寶劍值百金謂其子曰過汝汝給酒食所死家得寶劍此稱其閑居之樂也。百年

俄頃嗚呼哀哉遂使君子之陵止埋銅劍賢臣之墓惟銘石函。王隱晉書曰汲冢有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博物志曰漢滕公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踞

地悲鳴即踟馬蹄下得石槨其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銘曰。

有莊有惠居魯居衛義是隨時才堪濟世。言柳氏之先衛有柳莊魯有柳下惠隨時濟世也。北部尚書東京司隸必復其始侯君

相繼。

言霞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也周禮冬官考工故司空曰北部尚書漢官儀曰司隸校尉部河南故謂東京司隸也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華蓋一岳文昌一星青於辨志童子

離經義昂非馬書勤映螢

言霞稟星岳之靈誓年好學有成人之望也星經曰華蓋十六星在五帝座上九星為華蓋之柄上七星為庶子之官文昌七星其六星各名毛萇曰青矜學子所服禮記十年視離經辨志公孫龍曰

白馬非馬晉書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

往年靈樞漂泊江沱以君哀慟川后停波

謂霞父靈樞沂江幾覆得免是其孝

感所致也詩曰江有沱鄭箋曰岷山道江東別為沱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李善注云川后河伯也

揚名北海馳譽西河誰登九折不入朝歌

北海齊地後漢郡國志曰青州有北海國西河謂雍

州也岳陽王鎮襄陽稱雍州牧與魏接界平江陵後始盡歸於周本序亦云岳陽王臨西河之牧矣揚名馳譽言鄰國皆有名譽也誰登九折不入朝歌者言梁王督不足仕故辭歸也時襄陽已入北朝惟資江陵一州之地言其危如九坂陋若朝歌也漢書曰王陽不

登九折坂又鄒陽上書曰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蔚炳胥變攀陪遂遠白鹿隨軒丹暈附冕

易革卦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言方當革運辭管歸里君臣之際攀陪遂遠也謝

承後漢書曰鄭弘為淮陰太守白鹿方道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國賀曰聞公車轡畫鹿明府必為宰相丹暈疑即赤帷蓋也暈日旁氣也言帷蓋似之後漢書曰舊典傳車駑駕垂赤帷裳又曰郭賀為荊州刺史賜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轡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白鹿隨軒丹暈附冕似引是事然按本文上下非謂是也上云蔚炳胥變攀陪遂遠明是辭管歸里下文位叅上將至軍幕仍張始云入周筮仕此處不得引刺史郡守之事按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丹暈暈日旁氣也用左傳赤烏夾日事言辭管之後管遂祖也

位叅上將榮兼本選蛇盤綬結龜廻印轉來朝平樂歸政咸陽藩維即啓軍幕

仍張。

言震事晉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及入周。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是位忝上將。榮兼本選也。董巴與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絲連結於繆。謂之綬。漢承秦制。淮南子曰。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高誘注曰。龜紐之璽。古印也。紐繫

佩服也。平樂館名。西京賦曰。大駕幸乎平樂之館。秦都咸陽。後周所都也。來朝平樂。歸政咸陽者。謂霞入周也。潘維即啓。軍幕仍張者。謂仕周為大將軍也。

起茲禮數。峻此戎章。長離宛宛。刷羽凌江。

言其軍容之盛也。張衡思玄賦曰。前長離使拂羽兮。注云。長離。即鳳也。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宛宛長離。凌江而翔。

世急奔流。年催驚隼。滅沒頓轡。扶桑搖軫。

詩曰。徂年如流。孔融與盛孝章

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月令云。季秋鷹隼擊。年華驚隼。亦言秋金殺氣也。陸機赴洛道中詩曰。頓轡倚松巖。李善曰。頓。猶舍也。山海經曰。日浴溫源谷。上於扶桑。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顏師古曰。軫

車後橫木也。

智士石圻。賢人星殞。西鄂芝枯。南陽菊盡。

悼霞亡也。後漢書方術任文公傳曰。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聚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

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異苑曰。陳仲弓從諸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星聚。此云星隕。悼亡也。後漢郡國志云。西鄂屬南陽郡。注云。山海經曰。有豐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清冷之淵。前志應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云。抱樸子曰。南陽

鄠縣山中。有甘谷水。谷上皆生甘菊。花墮其中。居民食水。無不老壽。高者百四十五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天年人。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為南陽太守。每使鄠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

愴焉啓手。

生榮終極。相杵輟春。鳴機罷織。

言生榮死哀也。輟春罷織。言霞死。民為之罷市。史記趙良曰。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劉縉聖賢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

榮榮

胤子視陰餘息。霜露履之。哀哉樂棘。

左氏傳曰。余榮榮在疚。又曰。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詩云。棘人樂樂兮。

龍巢北望。

鳳闕前觀。松長風遠。地厚泉寒。

隋志。漢東郡土山。梁曰龍巢。後周改龍巢爲左陽水。經注。廣漢郡鳳溪中有二石雙高。其形若闕。漢世有鳳凰至。故謂之鳳凰臺。南注。漢水按墳植松柏。故云松風長遠。地有九泉。故云

地厚泉寒。

書埋簡落。琴覆絃寬。贈行之冊。書而納棺。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曰。經或脫簡。世說云。子敬人琴俱亡。左傳昭四年云。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季孫使杜洩舍路。杜洩不可。曰。夫

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

使以葬。

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

昔司徒之敷五教。當堯讓之初。丞相之總萬機。值秦亡之後。

序蕭氏之先也。按蕭氏本蕭國子姓。宋國之支庶也。堯時契爲司徒。賜姓子氏。其後有成湯武王克商。封

殷後於宋。春秋左傳莊公十二年云。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殺南宮牛及子游。而立桓公。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爲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是也。宣公十二年云。楚伐蕭。蕭潰。蕭國從此遂滅。漢書地理志曰。蕭邑在沛國蕭縣。漢興。相國蕭何封鄜侯。云本沛人。是其後也。

若殷人受氏。乃承微子之封。

詩譜曰。商德之衰。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闕伯之城。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地理志云。梁國睢陽是也。言蕭氏之先本宋國矣。

梁運

應圖實啓延陵之國。

吳都賦曰。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泰伯。宣於延陵。梁都建業。本吳地。故云延陵之國。梁運應圖。謂梁武帝有天下也。武帝紀云。帝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整之後。

公諱太。字世怡。

周書

云以名犯。蘭陵人也。太祖文皇帝之孫。鄱陽忠烈王之子。周書本傳云。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太祖文皇帝。皇

太祖稱字。帝為始族。弟少而款狎齊高。每外討。皇考為軍副。及齊高創建皇業。催鋒莫不垂拱仰成焉。齊武即位。以泰豫佐命。封臨湘縣侯。武帝即位。追尊太祖文皇帝。梁宗室傳曰。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普通七年薨。諡曰忠烈。有男女百

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派別天潢。支分若木。直幹自高。澄源已遠。漢書天文志曰。漢中四星曰天駟。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華。名曰若木。言為梁

朝宗室。與武帝同支派也。茂親明德。是稱毛畢之功。宗子維城。乃建邢茅之國。言梁朝封建親戚。太遂有國也。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曰。管蔡鄭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鄭郟。

文之昭也。又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杜元凱曰。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邢國在廣平襄國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

五百戶。山臨鶴塞。非無陶侃之賓。氣連牛斗。卽有張華之劍。謂豐城縣也。晉書地志曰。豐城縣屬豫章郡。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地曰鶴門。晉

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涂馮氏女。生侃。馮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給勝已。侃少為潯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馮徹所薦。剉給陰鐵髮。以供調。逵聞之嘆息。稱之於張夔。顧榮。羊祜。諸人大獲美譽。王子年拾遺記曰。晉之中興

夜有紫色衝斗牛。張華使雷煥為豐城縣令。掘而得之。華與煥各寶其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後華遇害。失劍所在。煥子佩其一劍。過延平津。劍飛鳴入水。及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電。遂不敢取矣。解褐給事中。仍

太子洗馬。公子出身。非郎官而同品。中朝洗馬。異式道而前驅。以公居之。誠為高選。晉書職官志曰。給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傅

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漢因之及漢東京省魏世復置至晉不改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無員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祕書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西京雜記漢朝輿駕式道候二人

大同元年入直殿省其年轉太子中書舍人南宮宿衛職司蘭錡北閣從班榮叅顧問通籍兩宮得

賢斯在

晉書職官志曰中書舍人晉初置舍人通事各十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後省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子舍人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後漢書馮勛傳曰中元十五年東巡郡

國留勛宿衛南宮西都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

大同三年授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襄帷祥氣之境刺舉消憂之地

晉書地理志曰魏武分沛

立譙郡襄帷用賈琮事見後漢書魏志曰文帝生於沛國譙郡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

南陽風俗文學更多美

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應劭漢官儀曰刺舉州事王粲從軍詩曰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

稷相迎童兒逾遠

後漢書曰崔瑗著南陽文學官志又曰郭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

既而亂離瘼矣王室騷然大夫有行役之

悲君子有無期之怨

本傳云侯景為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逃遁得免詩云亂離瘼矣鄭語云王室方騷章昭注曰騷擾也詩序曰離黍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

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又曰君子子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背關懷楚扁舟而行江漢奉當璧之君章華

一作華夏

歸中興之主

謂太

自譙州逃遁至江陵時元帝承制梁朝中興也漢書項籍傳贊曰及羽背關懷楚江漢楚地左氏傳曰楚共王無冢適有籠子五人乃邇以壁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國語曰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章昭曰章華地名又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臺之

上元帝討滅侯景。成中興之業。故云。中興之主。都於江陵。本楚地。故引楚事焉。

承聖元年。拜侍中。

周書。梁元帝承制授侍中。承聖元年號。

無雙對問。實踵武於丁鴻。多識舊

章。足齊衡於王粲。

後漢書曰。永平十年。詔徵丁鴻。拜侍中。建初四年。肅宗詔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

人也。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典造制度。粲恆典之。

二年。除持節平西將軍。臨川

內史。仍轉平南將軍。桂陽內史。

本傳云。既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漢書曰。內史。周官。秦因之。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

尙方鑄劍。再轉金龜御史分符。

雙封銅虎。

漢書朱雲曰。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尙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之利。可以斬馬也。又百官公卿表曰。凡吏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背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

某官之章也。公卿表又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武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又文帝紀曰。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傳書。第一至第五。張宴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張宴曰。銅取其同心也。再轉雙封者。言除平西將軍。臨川內史。復轉平南將軍。桂陽內史也。

豈直鄧攸清白。見稱五

鼓之歌。劉寵廉能。名爲一錢之郡。

晉書曰。鄧攸。元帝時爲吳郡太守。政刑清明。百姓歡悅。後稱疾去。百姓數千人。留奉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云。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

去。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簡除繁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鬚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

自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遂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選一大錢受之。

遂以天保未定。王途多梗。還吳不可。歸蜀無

路。臨淄負海。翻然改途。竄身清漳。垂翅渤海。

周書本傳云。未至桂陽。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在郢州。及修卒。即以世怡為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

微為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於齊。詩曰。天保定爾。未定多梗。言王室之亂也。蜀志云。黃權對魏文帝曰。臣降吳不可。歸蜀無路。是以歸命。臨淄負海。翻然改圖。謂不得已而奔北齊也。臨淄齊地。即營丘也。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水經曰。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隴谷。漢書地理志曰。上黨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按鄴。北齊所都。竄身清漳。亦謂奔齊也。渤海。齊地。漢置渤海郡。屬幽州。師古曰。在渤海之濱。因為名。蒙授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仍

為持節都督。永州刺史。

謂齊授此職也。隋書地理志曰。豫州汝南郡城陽縣。後齊曰永州。

而秦亭壓境。邾柝聞城。鼓角地鳴。將軍天落。雖復瓶

缶聽聲。無防於地道。冠繩柴結。不卻於雲梯。請命受降。翻歸都護。

周書本傳云。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

遂來歸款。秦亭壓境。謂周師見侵也。周都長安。本秦地。故云秦亭。漢書地理志曰。秦之先伯益為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後漢書公孫瓚與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鼓角鳴於地中。漢書曰。請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光武帝紀曰。或為地道衝棚撞城。淮南子曰。工輪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九攻而墨子九却之。漢書鄭吉傳曰。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言周師彊盛。不能拒防。故請命受降。歸於都護也。周朝以楚材晉用。不停於平章。趙璧秦求。無論於羈遠。左傳。聲子對令尹子木曰。惟楚有材。實晉用之。史記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

相如奉璧見秦王。言太歸款之後。周朝納降。復見用也。

以保定五年。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義興郡開國公。食邑一千

三百戶。

隋志曰。汝南城。陽有義興縣。

天和二年。授使持節都督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

本傳云。授蔡州刺史。不尙苛察。深爲吏民所安。周書太祖紀云。魏廢三年。改南

雍爲蔡州。

楚頃襄之愛子。旣布衣而戍谷。魏安釐之母弟。亦羈旅於邯鄲。憂旣傷人。降年不永。

史記曰。楚頃襄王病使黃歇與

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章昭曰。幽谷關。史記曰。魏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封信陵君。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邯鄲。趙地。漢書地理志云。邯鄲屬趙國。趙敬侯自中牟徙于山。亦羈旅之人。有同憂也。

春秋五十有一。

薨於蔡州之鎮。

本傳云。三年卒於州。

送故入關。空餘袞服。歸軒在道。還更垂帷。

言太爲蔡州刺史。卒於官。其喪車猶尙袞服垂帷也。

嗚呼哀哉。

有詔贈官諡某。

本傳。本官加并洛水三州刺史。

禮也。五年十一月。葬於長安北原。樽里子之墳。正臨武庫。太史公之墓。

直對臯門。

史記曰。樽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漢書司馬遷傳曰。斬孫昌。昌生無懼。無懼生喜。喜爲五大夫。皆葬高門。喜生談。爲太史公。

銘

曰。

玄鳥遠烈相士弘謨東封宋社西歛秦圖人承佐漢國紹開吳

史記曰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及長

為帝舜司徒賜姓氏氏左傳襄九年曰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史記曰武王封微子為宋公又云周德衰宋之社正義曰社主民也社以石為之宋社即亳社也周武王伐紂乃立亳社以為監戒按左傳有鳥鳴於亳社曰詘詘嘻

蓋宋社也漢書曰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書文書言蕭氏之先本殷契之後在周為宋國至漢則有蕭何齊梁則成帝業佐漢謂蕭相國也開吳謂梁武帝都建業也

有美令德茂親藩邸建國皇支承家

帝弟

謂太父鄴陽王恢為太祖之子武帝之弟以此建國也

率由冥會亮直天啓轅固聞詩唐都習禮

謂蕭太也後漢書曰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左傳叔詹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

及也史記曰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史遷自序曰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

博望之苑金華之宮文林講德武帳叅戎

謂授太子洗馬中書及侍中將軍諸職也漢書

曰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太子冠為立博望苑使之通賓客從其所好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金華殿成帝初張禹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漢書曰上嘗坐武帳又曰太后盛服坐武帳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

名

書柱上策滿帷中

上田鳳事下張良事

託身溜右泄政淮東秦亭西逼楚澤南窮時驚獵火或懼秋風

溜右臨溜之右謂子謹平

江陵太奔齊也淮東淮水之東謂授永州刺史也秦亭西逼謂魏師之西逼也漢書地理志曰秦之先封為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是也楚澤南窮傷江陵之已亡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楚有七澤故云楚澤史記曰公子無忌與魏王博而北境舉烽言趙寇至且

入界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晉書載紀云苻堅灑水之敗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

屬期遠略逢茲應變陣橫十里兵圍一面月暈孤城塵驚虛

援春筍非糧。秋蒿無箭。垂翅臥龍。夷衿輟戰。

言太歸齊之後。晉公東伐。周師彌盛。不能一戰。遂至降附也。史書天官書曰。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周禮考工。鄭注云。援。直刃也。續晉安帝紀曰。

豫州刺史司馬尚之所攻。倉儲稱竭。是時蘆芻時也。尚之指筍曰。且噉此足解。三日將士離心。遂敗。韓子曰。張孟談曰。董安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楚薺之發而用之。有餘箭矣。臥龍伏龍城也。周書云。天和六年。齊王憲平其伏龍等城。後漢書光武。靈書曰。垂翅回溪。夷衿輟戰。未詳。西京賦曰。廢險周固。衿帶易守。此云夷衿。明是衿帶失守也。按輟戰二字。對上臥龍未工。疑誤。

時值懷來。恩加始賞。王爵愈峻。戎章更上。

言周朝懷來。太降得授驃騎大

將軍義興公也。朱鷺才飛。虞歌卽嚮。泣子留恨。藏書長往。

言太仕周末久而卒也。詩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詩曰。振鷺于飛。言太本梁朝宗室。今入於周。如周之杞宋矣。毛傳曰。鷺。白鳥也。

爾雅曰。鷺。春鉏。陸機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楚威王時。有朱鷺合。香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左傳哀十一年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正義曰。虞殯。遣殯歌詩。杜預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啓殯而葬。葬卽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日將虞之歌。謂之虞歌。歌者。助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爲之。按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愷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擊虞駁之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爲害也。復存之。泣子留恨。謂太之子寶也。藏書卽晏子鑿楹納書事。注見司馬裔碑。

炎涼迭運。

一作送。

零落山丘。霜芬幕月。松

氣陵秋。嗟南國之王子。成東陵之故侯。

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王逸注云。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曹植詩曰。零落歸山丘。怨錄曰。楚王之子質於秦。不得歸。作思歸歌。三輔黃圖曰。長安青門外。舊出

佳瓜。廣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

周大將軍趙公墓誌銘

公諱廣字乾歸

周書有傳

邵惠公之元孫。幽孝公之長子。

周書本傳云。邵惠公。顯太祖之長兄也。顯次子。諡曰孝。追封幽國公。導生五子。長曰廣。是廣為邵惠公長孫。元孫長孫也。

若木拂日。長蛇委天。龍圖幕河之光。神鼎連雲之氣。六辯構字。五運徵祥。

言宇文氏有天下。廣為周朝宗室也。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左氏傳曰。吳

為封豕長蛇。尚書中侯曰。黃帝東巡河。過洛。脩壇沉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帝堯又脩壇河洛。味爽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左氏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又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又曰。成王定鼎於郊。鄆杜預曰。九鼎股所受夏九鼎也。鼎者。帝王所重。相傳以為寶器。言宇文氏折若木之一枝。為長蛇於上國。而其後遂膺圖定鼎也。說文許冲上書曰。古文時有六書。鄆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秦水。是以維嶽降神。自天生德。凝

脂點漆。日角珠庭。

言廣生而靈異也。詩維嶽降神。生申及甫。論語曰。天生德於予。世說曰。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後漢書曰。光武隆準日角。注云。鄭康成尚書中候注曰。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洛書

曰。黑帝子。長八尺一寸。珠庭。

為子則名高五都。為臣則光照千里。

魏志注云。文帝黃初二年正月。改長安。諱許昌。鄆洛陽為五都。淮南子曰。宵明燭光。在河州。所照方千里。

華蓋中天

之峰。未階其峻。虞淵浴日之水。不盡其源。

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叢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潘岳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

言在天上。居都之南也。淮南子曰。日入虞淵之汜。滯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高誘注曰。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也。

歲在瑠車。年方竹馬。月中桂樹。切問能訓。

石上木生懸思卽悟。

杜氏幽求子謂兒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世說曰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西陽雜俎曰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

石上木生卽所謂石上開松莫耶子赤比事也注見司馬裔碑文

年十一孝公薨煢煢在疚孺慕過禮泉驚孝水竹動寒林三行克宣八翼斯

舉。

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諫曰葵羹余在疚水經注云山海經曰平蓬山西十里廩山其陽多瑋琇之玉俞隨之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穀世謂之孝水也潘岳西征賦澡孝水以濯纒是也楚國先賢傳曰孟宗至孝母好笋宗入林哀號方冬爲之出因以供養時

人以爲孝感所致三行疑卽周禮所謂三物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晉書曰陶侃夢生八翼飛而登天見天門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闕者擊之墜地折其左翼後都督八州

大周建國宗子維城設壇封人

分司典命開國天水郡公食邑二千戶

本傳云少方嚴好文學封永昌郡公孝閔帝踐祚封天水郡公漢書地理志曰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明帝改曰漢陽師古曰秦州地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

減因以名焉隋志天水郡舊秦州後周置總管府宗子維城詩語也周禮鄭注云壇謂委土爲壇壇所以祭也設壇封人謂主社稷也分司典命謂典瑞之司

元年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其年四月授都督秦州刺史

本傳同

孝公久牧汧隴遺愛在人今茲見撫我君之子

孝公導也本傳云導爲隴右大都督秦南

等十五州諸軍事秦州刺史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深爲吏民所附朝廷以此重之魏恭帝元年薨朝議以導撫和四戎恩威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葬於上邽城華戎會葬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辭泣而去其遺愛如此漢書曰秦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爲附庸豈獨司隸之臺鮑宣累葉承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史記正義曰汧音牽在隴州以東按秦州卽漢之隴西郡也

豈獨司隸之臺鮑宣累葉承

相之府。章賢重代。

列異傳曰。鮑宣子永。永子昱。三世皆為司隸。而乘一驄馬。京師人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漢書曰。章賢字長魯。國鄆人也。自孟至賢五世。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少子玄成。復

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今孝公父子世鎮隴右。若司隸丞相矣。

二年。本傳武成初。

拜大將軍。方衛青之張幕。冊重元勳。譬韓信之登

壇。榮高獨拜。

東觀漢紀曰。衛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漢書曰。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謂漢王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

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

武成元年。遷都督。與梁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

隋志云。梁州順政郡。西魏為興州。

蟠冢導漾。乃濟漢之東

流。蔡蒙旅平。實華陽之西極。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澗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又云。蟠冢導漾。東流為漢。顏師古漢書注曰。梁州。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嶓冢山也。蔡蒙。二山名。旅。陳也。旅平。言已

平治而陳祭也。漾水出隴西氐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為漢。禹治漾水。自蟠冢始也。

其年九月。改封蔡國公。食邑萬戶。地接韓城。關鄰楚郢。

漢書地理志曰。韓地東接汝南。汝南

郡上蔡。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蔡平侯。徙新蔡。皆在汝南。是蔡國與韓接壤也。春秋時。蔡國屬楚。後卒為楚所滅。是楚國與蔡為鄰者也。

戶封八縣。恩深寇恂之功。邑啓萬

家。事極曹叅之賞。

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侯者。凡八人。史記曰。曹叅。沛人也。以高祖六年封爵列侯。與諸侯割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

保定元

年。授少司寇。犴戶。荅生。固關籥動。載酒屬車。幸無冤氣。觀囚軍府。或聽鳴琴。

廣雅曰。獄。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說文曰。囹圄也。聲耶

丁切圍守之也。鰲魚舉切。述異記曰：漢武帝幸甘泉，長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俱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獄地也。積蠶者得酒而解，乃以蟲置酒中，立消。顏師古漢書注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左氏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

二年勅一作轉守蒲城都督潼關等六防諸軍事。隋志云：馮翊郡蒲城是。本南北泉西魏所改也。其年閏月。

遷都督秦渭等十二州諸軍事，秦州刺史。

秦州即天水郡，注見上文。隋志云：隴西郡舊渭州。

公亟牧冀城，頻藩隴坻，豪傑斂手，貪殘

解印，加以上谷精兵，漁陽噪鼓，北臨高柳，南望長榆。

隋志云：天水郡冀城，後周冀城縣。漢書地理志：應劭注曰：隴西郡隴坻在其西。又地理志曰：上谷郡漁陽郡秦置代郡高柳西。

部都尉治，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所云榆谿舊塞是也。

匈奴下馬之山，貴相藏酒之谷，莫不遠慕威聲，遙承風化。

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

下馬焉。漢書西域傳曰：大宛左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善酒。

三年奉詔向甘州迎皇后，有文在手，仲子之歸，紀裂繻來，卿爲

君逆，自非名高絕國，威被和鄰，豈得稱族而行，尊君之命。

隋志云：張掖郡西魏置西涼州，尋改爲甘州。皇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也。注詳辛威碑事。在保定五

年。此云三年誤。周書武帝紀云：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等如突厥逆女。天和三年三月，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左氏傳曰：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又隱二年傳曰：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嬖爲君逆也。

四年授

柱國大將軍，昭陽以功高見用，項梁以名將當官，以今方之，彼有慙德。

史記：陳軫見昭陽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

柱國封上爵執珪。項羽本紀曰：季父項梁為會稽守，斬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乃渡江。鑿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又陳嬰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二語謂授柱國也。

天和三

年授都督陝虞等八州。甘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屈產垂棘。既有滅虢之兵。王官羈馬。非無絕秦之路。周書

明帝二年云：河北置虞州，弘農置陝州。左氏傳曰：晉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遂滅虢。地理志曰：弘農郡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太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郡國志云：河東郡北屈。左傳曰：二屈。杜預曰：二當為北傳。曰：屈產之乘，有駿馬。王官羈馬，皆地名。左傳成十一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窮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杜注云：在文十二年。秦本紀曰：繆公二十六年，將兵伐晉，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鄙。康公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服虔曰：晉邑也。

公以正

正鼓旗，閑閑車軌，服叛威邊，算無遺策。但以中外久勞，積斯災疾，山川則並走羣望，賓客則諸侯在門。

左傳昭七年曰：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是以請謁承明，言歸湯沐，加而無瘳。杜注曰：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又二十年傳曰：齊侯疥，遂疢，諸侯之寶，問疾者多在。

方詢夏郊之祀，或辨桑林之祟。漢書武帝謂殿助曰：君厭承明之廬，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史記曰：齊王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言因病請謁，辭歸己邑也。晉語曰：平公有疾，韓宣子贊

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子產曰：昔者蘇違

帝命，燬之於羽山，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月公見

子產，賜之莒鼎。左傳襄十年曰：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杜注曰：崇見於卜，北崇，息遂反。

更除秦州刺史，仍襲父爵，幽國公。本傳云及

孝公追封幽國公詔廣襲爵

分流之嶺未登晚塞之城空望

言廣疾未瘳授秦州刺史未至其地而母死矣分流之嶺即所謂隴頭流水分離四下也

太夫人以公羸瘠悲

泣相守胸氣交衝奄捐館舍公頓伏苦寢水漿不入雖王人勸奪創鉅愈增母死於子子死於母慈孝

之道一朝總集

本傳云廣母李氏以廣患癩年憂而成疾因此致沒廣既居喪更加綿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為廣病廣為母亡慈孝之道極於一門

大漸之辰春秋二十有九四關罷

市三軍行哭言尋聽訟猶見寒棠還顧空營惟餘衰柳

本傳廣薨高祖素服親臨百僚畢集其故吏儀同李信允等上表伸其宿志庶存儉約後漢書光武贊曰四關重擾注云

四關謂長安四塞之國也檀弓曰文伯之喪內人皆行哭失聲棠即召伯甘棠也柳即周亞夫細柳營也

謚贈某官

贈太保

禮也六年六月歸葬於秦州之某原玄甲啓

路追旌驃騎之功龍旂贈行深悼東平之遠

漢書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後漢書曰東平王蒼薨詔有司加賜鸞輅龍旂九旒虎賁

百人奉送王行

公亮直惟忠溫恭惟孝居之仁義飾以禮樂風神機警聰睿精明有切於宮牆無形於喜慍

郭有

道碑曰宮牆重仞王戎云嵇康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金版玉策之記枕籍忘疲蘭葉芝花之圖膏映必舉

莊子曰從說之則以金版六駮司馬崔云金版六駮周書或曰秘載也抱

樸子有玉策記淮南子曰黃帝遊於翠嬀見大盧魚折潛而至汎白圃蘭采朱文以授黃帝帝舒受之故曰綠圖河圖曰舜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采負圖以紫芝為渥章曰天黃符璽

碣石秋雲昭陽落月思風含臆

言泉流吻。

碣石宮名。史記曰：驪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昭陽殿名。漢書曰：趙皇后弟絕幸，居昭陽舍。揚雄傳云：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雄言屏玉女，卻度妃，以徽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陸機文賦

曰：思風發於胸臆。

言泉流於唇吻。 翩翩書記，則阮瑀陳琳，荏荏風流，則王濛謝朓。

一作尙。魏志曰：陳留阮瑀，字元瑜，廣陵陳琳，字孔璋。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

書檄多琳瑀所作也。文帝嘗與元城令吳質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晉書曰：王濛，字仲祖，袁靖皇后父也。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媿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曰：王濛溫潤恬和，謝尙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詞簡而有會，及帝輔政，益貴幸之，號爲入室之賓。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少好學，有才名。文章清麗，善草隸。長五言。語其百發，弓絕於猿吟，論其百中，劍

當作箭。深於雁陣。上養由基事。下更羸事。注見前。

枚乘之望。

梁苑不憚棄官，樂毅之求燕路，無辭千里。

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能爲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

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遊，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遊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史記曰：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昭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爲亞卿。至如

應變將略，雷電立成，帷帳謀猷，孫吳闔合。

漢書曰：電擊雷震。晉書曰：山濤不學孫吳，而闔與之合。孫吳，孫武子吳起也。

有品藻人倫之志，有清平天

下之心。

漢書揚雄傳曰：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後漢書曰：范滂攬轡登車，有澄清天下之志。

鵬路忽催，龍津遂壅。

鵬路，卽莊子云：鵬飛九萬里也。龍津，遂壅者，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

津魚不得上。嗚呼哀哉。大宰早茂三荆。長辭萬始。撫養遺孤。枝連同氣。

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株。接葉連陰。嘆曰。木猶欣聚。況

我而殊哉。

馬援之誠。兄子義存。謹飭王沉。

集作沉非。

之事世叔。情深愛敬。同德比義。此之謂乎。

後漢書曰。馬援兄子嚴。敦。並善譏議。而通

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顧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晉書曰。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父機。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

事祖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

乃為銘曰。

御乾從紀。乘離作聖。白環讓德。玄珪受命。

言宇文氏受命為帝也。御乾乘乾也。周易乾卦云。時乘六龍以御天。從紀如龍紀。鳥紀之屬。易卦傳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

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帝王世紀曰。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禹貢曰。禹錫玄珪。告厥成功。

平一地紐。增輝天鏡。傍蔭數國。前臨七政。

謝莊明堂歌云。地紐。隨書經籍志。有天鏡。乾坤鏡。

各一卷。又有梁天鏡一卷。傍蔭數國。若木也。言與帝同枝。派也。鄭玄曰。七政。日月五星。

地屬先登。

一作平陰。

時逢下武。玉璜撥亂。金滕光輔。

地謂隴西也。孝公為秦州刺史。登隴頭矣。釋名。

曰。軍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敵陣也。後漢書祭遵傳。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西拒隴蜀。先登坻上。一作平陰者。左傳有平陰之役。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竹書紀年曰。呂尙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洛鈴。報在齊。周書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孔傳曰。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金。不欲人開之。遂以所藏為篇名。字文國號曰周。言當下武之時。佐周如周太公姬公也。衛晉承家。邢茅胙土。波分建木。派流玄扈。言周朝封建親戚。廣乃受封。是同枝派也。

衛康叔之後晉唐叔虞之後邢茅周公之後左傳所云凡蔣邢茅胙祭是也山海經曰建木在窶窳西弱水上郭璞曰建木青葉紫莖黑花黃實其下聲無響立無影也山海經又云謹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玄扈之水竹書紀年曰黃帝齋於中坐於玄扈洛水之上
景命寅序徽猷淵塞忠有令圖孝為全德
詩云景命有毫又云其心塞淵
山節洩政桓珪守國瀚海將臨燕山行勒

論語包咸注曰節極也刻鑿為山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史記曰驃騎將軍封於狼居胥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天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後漢書曰竇憲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破之刻石燕然山
平樂高

宴金華說經論儒壁水親禮明庭
西京賦曰大駕幸於平樂之館漢書曰成帝初方向學召鄭寬中張禹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三輔黃圖曰璧廳如璧之圓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詩云於論鐘鼓於樂璧廳

毛萇曰論思也水旋丘如璧廳以節觀者史記
封禪書曰黃帝接萬神明廷明廷者甘泉也
相風待賦承露須銘乘舟相日策馬隨星
三輔黃圖曰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銅鳥遇風乃動一

曰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鳥千里風至此鳥乃動又曰建章宮神明臺武帝造祭仙人處上
有承露盤竹書紀年曰伊挈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天文志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德舉克明賢能允淑上將授脈

元戎推轂
左氏傳曰受服歸脈杜注云受脈謂君祭
以肉賜大夫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趙失東漁胡亡南牧箭下遼城泥封函谷
言廣督諸州軍事
威震殊俗也史記

齊威王曰吾臣有胥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於河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遼城疑作聊城史記曰燕將攻聊城魯連子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乃自殺後漢書曰隗囂將王元請以一丸泥封函谷關
衰衣頻露丹襜

函卷約法情推繁辭理遣
後漢書曰郭賀字喬卿拜荊州刺史顯宗巡狩至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轡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又曰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

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養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藏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漢書高帝詔曰。吾當與汝約法三章耳。晉書衛玠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盜烏懸

察。疑蛇立辨。人共官園。家同野蔭。

後漢書曰。王霸為潁川太守。吏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霸迎勞曰。甚苦。食於道。烏盜其肉。吏大驚。不敢有所隱。風俗通曰。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其上懸赤

琴。照杯中如蛇。宣惡之。因得疾。彬延宣於舊處置酒。指曰。此琴影似耳。疾遂瘳。晉書樂廣事同。注詩四卷。臥疾。東觀漢紀曰。詔有司京師。果園悉以假貧人。崔豹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平山。有野蠶為繭。繭生蛾。蛾生卵。卵著不收。得萬餘石。民以為蠶絮。

簡雲推景。轉風落仞。星裂中台。山傾左鎮。

漢書樂志曰。籥浮雲。蘇材曰。籥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晉書曰。張華死。夏中台星拆。山傾左鎮。謂泰山頽也。周禮曰。鎮兗州。其鎮曰岱山。即泰岱四。

楹舍爵。殷階奠殯。繆幕躡行。明旌。

當作庭引。檀弓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檀弓曰。穆公之母卒。曾申曰。布幕衛也。繆幕魯也。鄭注云。幕所

以覆棺上。綵繡也。繆讀如緇。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言借已久矣。幕或為幘。又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

秦川直望。隴水分飛。山河滿目。容衛靈歸。

三秦記隴

頭歌曰。隴頭流水。鳥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又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世說曰。過江諸人。每至暮。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見流淚。容衛疑若營魂。入重陽閣詩云。南宮容衛疎。陵圖

石馬。車畫袞衣。

西京雜記曰。張丞相墓前有石馬。儀禮既夕云。道車載朝服。鄭注云。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玄衣。素裳。

小山搖落。長林變衰。

淮南王安招隱士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

山之所作也。淮南子曰。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

淒愴原隰。荒涼宅兆。

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鄭注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樹密人稀。

山多路小十里松城千年華表夜臺尤寂窮泉無曉

續搜神記曰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中空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廓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

繫繫又齊諧記曰燕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阮瑀七哀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潘岳哀子逝文曰襲窮泉兮朽壤呂延濟曰窮泉墓中也

庾子山集卷之十六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誌銘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按步陸孤氏譙國公宇文儉之妻也。建德三年儉進爵爲王夫人以元年葬時方爲公。

夫人諱某字某本姓陸吳郡人也。

周書云本姓陸賜姓步陸孤氏

大夫拓境百越來庭丞相勒兵三江席卷

序陸氏之先也。史記曰高祖時

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過秦論曰南取百越之地章昭曰越有百邑吳志曰赤烏七年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遜尅關羽敗曹休歷著功績三江席卷謂相吳成江表王業也過秦論曰有席卷天下之意史記索隱注章昭曰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地理志曰有南江北江中江是爲三江高祖載爲劉義真長史留鎮關中旣沒赫連因卽仕魏

周書

陸通傳云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還留載其子義真至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大武平赫連載仕魏爲中山郡守

臨終誠其子孫曰樂操風土不忘本也

左傳范文子言鍾儀之辭

言念

爾祖無違此心。

詩云。毋念爾祖。言此心思歸吳也。

祖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

公匡贊經綸參謀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

祖政父通事注見陸逞碑文。匡贊經綸參謀揖讓者言天光敗後政歸周文帝爲行臺左丞爾朱氏滅通入關文帝引爲帳內督是也。郡國志滎陽

有廣武城注云漢祖與項籍語處也。漢書曰衛青封長平侯言拜大將軍大司馬也。

夫人七德含章四星連曜敬愛天情言容禮典。

左傳武有七德易曰含章可貞謂坤貞佐其武德也。

九日登高作銘秋菊三元告始或頌春椒。

傅充妻辛氏作秋菊頌曰英英麗草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曜金華布護高原蔓衍靈阿揚芳吐馥載芬載葩爰來爰拾投之醇酒御于王公以介眉壽

服之延年佩之黃耆文園賓客乃用不朽晉書曰劉臻妻陳氏聰辨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窻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年十有四娉於譙國周明帝武成元年封

皇弟儉爲譙國公。

友其琴瑟愈恭節儉之心伐其條枚實秉憂勤之德。

關雎之詩云琴瑟友之葛覃詩序曰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汝墳之詩云伐其條枚毛傳云枝曰條榦曰

枚鄭箋曰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

鄴地登高之錦自濯江波平陽采桑之津躬勞蠶月。

陸剡鄴中記曰錦有大登高小登高

九域志曰竿橋江水亦名濯錦江俗云以此水濯錦則鮮明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平陽侯國有采桑津左傳僖八年晉侯敗狄於采桑是也。

天和元年册拜譙國夫人東武亭之妻既稱有

秩南城侯之婦還聞受封。

魏志曰鍾繇封東武亭侯小子鍾會傳注云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侯之命婦也王隱晉書羊祜傳曰武帝封祜妻夏侯氏爲萬歲鄉君羊祜泰山南城人也。

柱國殿下。周武帝天和二年，以大將軍譙國公儉爲柱國。以名華分照，增城峻土，揚旌彙道，問政邛都，白狼之溪，途艱黃牛之坂。

荔枝之山，地險葡萄之國。言譙國公使蜀，道路之險也。周書云：儉以天和中出爲益州刺史，名華若木也。山海經曰：灰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郭璞云：生崑崙西，附西極，其華光赤，下照地。楚辭曰：增城九重。

漢書地理志：犍爲郡夔道，應劭曰：故夔侯國也。音蒲北反。又地志：越嶲郡有邛都縣，南山出銅，有邛池澤。右北平郡有白狼縣，師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後漢書西南夷傳曰：自汶山以西，白狼槃木唐菟等百餘國。又云：和帝永元十三年，旄牛徼外白狼等率種人歸。

義內屬。水經注曰：黃牛山下有黃牛灘。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發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華陽國志曰：夔道縣有荔枝。史記大宛傳曰：大宛國有蒲萄酒。夫人別離親戚，關河重阻，夷歌一曲，未足

消憂。猿鳴三聲，沾衣無已。言夫人與譙國公至蜀，卿關之思，遂爾成疾也。後漢南蠻傳曰：聞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

渝舞也。夷歌，卽巴樞蠻夷歌也。夫人在巴蜀，聞此歌不足消憂矣。袁崧宜都記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是以天厲之疾，遂成沉痾，玉瀝難開，金膏實遠。山海經曰：少室

之山，其上多玉。郭注：此山巔亦有白玉膏，服之卽得仙道。世人不能上也。詩含神霧云：又崧山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饜，是食玉瀝玉膏也。穆天子傳曰：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於成都

私第。春秋二十有一，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長安之北原，詔贈譙國夫人，禮也。殿下神傷，秋

月，掩淚長松，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冥漠，潘安仁之詞藻，徒增哀怨。荀粲別傳曰：粲婦病亡，粲不明而神傷，寡婦賦曰：長松萋萋兮，振柯周季直書，未詳當亦傷妻

之所作也。潘岳悼亡賦及哀永逝文皆傷妻之作。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豈直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婦人先逢金闕。張衡思玄賦曰聘王母於銀臺注云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

所居也。按西王母居崑崙崑崙為河水之源在西其西河女子邪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淺於往日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按十洲記蓬萊與方丈瀛洲為三神山漢書郊祀志此三神山在渤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故蓬萊得稱金闕矣。銘曰。

芟陵反旆。椒山止戈。金精據嶺。昌閣凌波。西遊卿相。東裂山河。華亭冠冕。穀水絃歌。言陸氏之先漢有陸賈吳有陸遜也芟陵反旆

椒山止戈者言漢高弗伐南越魏帝不攻東吳也芟陵椒山未詳左氏傳曰止戈為武金精據嶺者言趙佗自立為南越武王也天官星占太白金之精又月賦曰月以降靈亦曰金精金精月也按左傳鄢陵之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時漢帝為尊日也南越為卑月也趙陀王越為金精據嶺矣云據嶺者按史記索隱曰陽山嶺也又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昌閣疑閩閩謂吳也吳為水國故云凌波謂凌江建國也東裂山河華亭冠冕為陸遜也時天下三分而吳都江東是為東裂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西遊卿相穀水絃歌謂陸賈歸漢也漢都關中故云西遊史記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使南越歸拜太中大夫以好時田善可以家焉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漢書地理志曰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洛

震維徙族。燕垂從宦。塞入飛狐。關連鳴雁。策預登阜。功參臨澗。寶鼎

留銘。彫戈餘贊。震維徙族燕垂從宦者謂載從宋武帝子義真至長安遂沒赫連也塞入飛狐至瑯戈餘贊謂魏大武平赫連載仕魏政為驃騎將軍恒州刺史父通參謀機密有匡贊之功也如淳曰飛狐在代郡山海經曰雁門之山無草木

郭注曰雁門山卽北陵西隴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皆恆州地也登阜臨澗謂周太祖與齊神武戰爭之日若廣武鴻溝也寶鼎留銘影戈餘贊者漢書郊祀志曰美陽出鼎獻之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桐邑賜爾旂鸞黼黻影戈尸臣再拜稽首曰敢對揚

天子不顯休命應圖淑令秉禮言歸魚軒馮軾澤雉文衣言夫人生而有令德也漢書藝文志有劉向列女傳頌圖詩曰言告言歸左氏傳曰歸夫人魚軒又子玉曰請君馮軾而觀之澤雉文衣

謂翟服也周禮內司服云禕衣榆狄闕狄是也翟雉也

明月照鏡仙石支機行雲細起廻雪輕飛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納以爲妃無雜物故葬於成都郭中以石鏡一枚以表

其墓荆楚歲時記曰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織女取支機石與騫而還高唐賦曰且爲朝雲暮行爲雨洛神賦曰飄飄兮若流風之廻雪北降帝子南麾蜀守若水既開靈山已鏤

月峽猿啼江神牛鬪帝子謂儉也蜀守謂儉爲益州刺史也華陽國志曰旄牛在邛崃山表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險難南人毒之故名邛崃有鮮水若水一名州江劉淵林蜀都賦注曰靈關山名在成都西南漢壽界華陽國志有

明月峽郡國志巴郡枳縣是杜預益州記曰二江者鄆江流江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爲婦冰自以爲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江峯有問輒還流江謂官

屬曰吾鬪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殺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

星機北轉日轡西廻陽泉伏氣陰律沉灰星機織女星也日轡日御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注云羲和日

御也史記律書曰十一月律中黃鍾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後漢書律歷志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加律其上以葭李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言葬時十一月也

鶴辭吳市鳳去秦臺神光離合燈

影徘徊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於闔闔門外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延門因機發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列仙傳曰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爲作鳳凰臺夫婦

誌錄

七二七

止其上。一旦隨風去。洛神賦曰。神光離合。乍陰乍陽。漢書曰。李夫人卒。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賦云。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襄徧以躊躇。雙流反葬。百兩廼旌。少女離位。夫人去城。

蜀都賦曰。帶二江之雙流。雙流。二江也。言從雙流反葬也。百兩。車也。詩曰。百兩將之。旌。明旌也。周易繫辭曰。兌為少女。漢書曰。漢軍乘勝追北。至范

夫人城。張宴曰。范氏能詛胡者。

帷堂野設。帳殿郊營。山川奇事。風月無情。

左氏傳曰。聲已不視帷堂而哭。檀弓曰。尸未毀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至大斂之節。又帷堂。以至於殯。恆帷堂。又云。帷殯

非古。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搖落丘隴。荒涼封域。樹樹秋聲。山山寒色。草短逾

一作愈。

平。松長轉直。節墳方固。園陵永植。

周趙國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按紇豆陵氏。趙國公宇文招之妻也。武成元年。正平公招為趙國公。建德三年。招封趙王。建德元年。天和之七年也。夫人葬在七年時。招方為公矣。

夫人諱舍生。本姓寶。扶風平陵人。

周書寶熾傳云。漢大鴻臚章十一世孫。章子統。靈帝時為雁門太守。避寶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為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於代。賜姓紇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

魏其朝議。列侯則莫敢抗禮。

漢書曰。七國破。封寶嬰為魏其侯。游士寶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抗禮。

安豐奉圖。功臣則咸推上席。

後漢書曰。光武

賜寶融以外戚屬國。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後以功封安豐侯。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在功臣之右。

外戚列傳。既聞建武之書。

光武即位。建元為建武。又寶融封建武男。後漢書曰。融為建武男。融

小心精詳。每決策東向。光武帝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遣融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書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戚屬圖。

後漢書靈憲傳曰。單于遣靈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紇豆陵氏。本出寶姓。若仲山古鼎矣。

祖略少保。建昌郡公。周書云。平遠將軍。以熾勳。贈少保。柱國大將軍。

建昌公。父織。周書作織。柱國大將軍。大宗伯。鄧國公。孟津大誓。常預同德之臣。咸陽違約。克贊先登之主。言北魏西

遷熾有從駕之功也。周書靈熾傳云。帝與齊神武有隙。以熾有威重。堪處爪牙之任。從帝西遷。與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又大統元年。復擒寶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尙書武王伐殷。師渡孟津。作泰誓。漢書高帝紀。元年。西入咸陽。項羽引兵西屠咸陽。使入還報。懷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是違約也。竝得位入六府。功參八柄。尙書曰。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也。周禮曰。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夫人

有文在手。有象應圖。左氏傳曰。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魯夫人。正義曰。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魯作我。手文容或似之。其文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劉向著列女傳頌圖。榮曜鳳彰。

徽華早茂。肅恭以禮。受教於公宮。言容以德。有聞於師氏。詩曰。言告師氏。毛傳曰。師女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及乎進賢君子。

內主邯鄲。琴瑟在堂。輜駟是服。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諛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邯鄲。趙地。言歸於趙國公也。輜駟。有擁蔽之車也。列女

傳曰。齊孝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后妃踰闕。必乘安車。輜駟。長久於節。不無秋菊之銘。履端於始。或有椒花之頌。注見步陸。豈止莊姬掩口。孤氏誌銘。

一作笑。

楚相知慙定姜問兆齊兵不入。

劉向列女傳曰楚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田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宴姬下殿迎曰何罷宴也得無饑倦乎

王曰與賢者俱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愛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妾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知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樊姬之力也左傳襄十年曰衛侯救宋師於襄牛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劓獲鄭皇耳於犬丘

武成二年册拜趙國公夫人漢王聞立義之婦邑以延鄉齊侯見有禮之妻封之石窳異

代同榮差無慙德

陳留風俗傳曰延丘者衛地也故燕之延鄉高祖與項氏戰敗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封焉左傳成二年靈之戰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荀君與

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杜注石窳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窳

柱國殿下居若木之一枝在天潢之別派

言趙國公姓宇文出自國族也

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史記天官

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南通向日之民東被無龍之國

周書趙王招傳云保定中拜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華陽

書曰王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

國志曰杜宇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漢書地理志曰日南郡故秦象郡屬交州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又比景縣如淳曰日中於頭上景在己下故名無龍疑無雷西域傳無雷國王治盧城東北至

都護治所

夫人從政月峽，贊德雲門，錦濯江波，還臨織室，山明石鏡，卽對粧樓。

華陽國志曰：枳縣有明月峽，蜀都賦曰：決渠石以爲雲門。又華陽國志曰：

蜀郡西城，故錦官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也。又曰：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必欲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

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

旣而玉律頻移，金爐不變。

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

胡香四兩，嗟西域之使稀，靈草一

株，一作

恨瓊田之路絕。

東方朔十洲記曰：聚窟洲人鳥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驚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飴狀，令可丸。

之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震檀丸，或名人鳥精，或名卻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卻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祕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不動，慙衛躑於階庭矣。明年，帝崩於五祚宮，已亡月支國人鳥山震檀卻死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隕命矣。又曰：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秦始皇遣使者齋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不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探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大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天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薨於成都之錦城。春秋

二十孫子荆之傷逝，怨起秋風。潘安仁之悼亡，悲深長簾。

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楚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

重。又曰：潘岳字安仁，哀永逝文悼亡賦，皆傷妻之詞也。

况復仙臺永別，無復簫聲。傅母長歸，惟留琴曲。

仙臺，即蕭史弄玉吹簫鳳臺事。注見前篇。列女傳曰：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衛

莊公夫人，號曰莊姜。母諱之，作詩曰：碩人其頤，衣錦綉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砥，厲女之心。以高節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按國風爲絲聲，碩人之詩爲琴曲也。

七年二月日，歸葬於

長安之洪瀆原，詔贈趙國夫人禮也。雲南去來，既留連於楚后，光陰離合，實惆悵於陳王。

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

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堂之觀，其上獨有雲氣，所謂朝雲也。陳王曹植也。洛神賦曰：神光離合，乍陰乍陽。

銘曰：

河西斗絕，觀津孤起。章武賢臣，安豐賢

疑作貴仕。

後漢書曰：竇融世任河西爲吏。又曰：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注：斗峻絕也。前書成山斗入海，難書外戚傳曰：竇少君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

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

木樓千仞，金山萬里。紹慶邢姨，基昌宋子。

后持之而泣，乃厚賜之。後封章武侯。是孤起也。廣國封章武侯，融封安豐侯。後漢書竇固傳：固與耿秉、秦彭等，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金山疑即金微山也。後漢和帝紀曰：耿夔圍北單于於金微山，言竇氏亡奔匈奴也。詩碩人云：邢侯之姨。毛傳曰：妻之姊妹曰姨。又衡門云：豈其娶妻必宋之子。箋云：宋子姓。

施衿趙北。

侍母秦南，紘緹禮數，厭狄駢駢。

說文曰：衿，交衽也。毛萇曰：女施衿結帨。施衿趙北，謂媵於趙國也。侍母秦南，謂招謂蜀州總管也。魯語曰：王后親織玄紘。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緹。章昭曰：冕曰紘，紘，纒之無綫者也。從

下而上不結綫。冕上之覆也。鄭康成曰：狄當爲翟。翟，雉也。毛詩傳曰：車乘翟。翟，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

義超江汜，仁流葛覃，玉筐迎鸞，金籠助蠶。

詩序曰：江有汜，美陵也。鄭箋曰：

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竝流，似嫡媵宜俱行。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化天下以婦道也。呂氏春秋曰：有娥氏二女爲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卵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于有娥氏，女吞之，生契也。毛詩傳曰：方曰筐，圓曰筥。釋鳥云：鸞，周燕燕，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鸞。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鸞，周名燕燕，又名鸞。孟子云：禮曰：夫人蠶織以爲衣服。續漢書曰：貴人助蠶，璫瑁釵加簪珥，此言采桑躬織也。敬愛純深，端莊

淑問，有光國史，無形喜慍，舉案外恭，停機下訓，馨馥於蘭，年華於薜。

續列女傳曰：梁鴻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列女傳曰：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

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且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蘭香草也。詩云：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毛傳：舜，木槿也。釋草云：椴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早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

風雨消

散神靈離絕，婺女還星，姮娥歸月。

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爲既嫁之女也。易歸藏曰：昔姮娥以不死之藥奔月。

左楹夕奠，高堂朝發，空揚淩波。

更無廻雪。

史記孔子曰：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於兩柱間。昨暮，子夢坐奠兩柱之間，繆熙伯挽歌，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又云：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

下濕曰隰，高平曰原。

爾雅文也。

西臨火井，北望寒門，猶垂雉服，尙駕魚軒。

相如大人賦：軼先驅於寒門，應劭曰：寒門，北極之門也。鄭康成周禮內司服：律衣，榆狄。闕狄，注云：狄當爲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文。

章曰：鞶，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褱衣畫鞶者，榆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褱衣；祭先公，則服榆翟；祭羣小，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又外內命婦之服，注

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榆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祿平原忽矣天道何言山廻地市路

沒滕城

辛氏三秦記曰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人獨異志曰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踏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十焉

松悲

鶴去草亂螢生新雲別起舊月孤明賢墳永式節隴常貞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周書元偉傳大將軍納言小司空荊州總管安昌郡公元則隋志永安黃陂縣周安昌郡

夫人諱某滎陽陽武人也周宣王之母弟俾侯於鄭鄭莊公之重世卿士於周以國為族自茲而始左傳

僖二十四年曰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杜注曰鄭始封之族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又隱三年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杜注曰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乘周之政周書云范陽郡守贈安東將軍齊州

刺史父穆司空貞公周書列傳云鄭孝穆字道和榮陽開封人為少司空諡曰貞

西京賦詩奉常參柏梁之宴東都言讖司空為武衛一作

玄武

之官

漢書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六年更名太常師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後改曰太常尊大之義也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乃得上坐太常周建德

云撞鐘伐鼓聲中詩袁宏後漢紀曰建武元年野王令下梁爲大司空封武強侯初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上以野王衛徒也玄武水神也司空水土之官也乃以梁爲大司空上云奉常謂祖瓊爲太常也下云司空謂父穆爲司空也

譜既同盤石門稱通德無廢儒林鄭孝穆傳云賜姓宇文氏是與周同譜也後漢書鄭玄傳曰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題其門號爲通德門夫人禮義閨門端莊

令淑采采芣苢萋萋葛覃毛詩傳曰芣苢馬舄馬舄車前宜懷妊焉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蟇衣陸機疏云馬舄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嚙

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鄭箋曰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及乎作配君子言事舅姑下氣怡聲承巾奉帚親戚惟

禮閨闈以睦禮記內則曰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又曰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清沃盥卒授巾鄭注云槃承盥水者巾以悅手保定二年册拜滎陽郡君序戚升榮

從夫有秩豈惟立義一作德之婦邑以延鄉有禮之妻封之石窀注見前篇紇豆陵氏誌銘大將軍沉犀二江夫人開

猿三峽明月靈關之阻秋風蜀道之難言安昌公出鎮益州夫人偕行道路之難遂以疾卒也益州記曰伏犀灘東南二十里有黃魚道岸今在棘道縣界括地志曰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

記曰二江鄆江流江袁崧宜都記曰峽中猿鳴至清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華陽國志曰柘縣有明月峽蜀都賦曰廓靈關而爲門劉逵注曰靈關山名在成都西南漢壽縣界水經注曰自蜀西至瑯峩其至險有弄棟八

渡之難楊母掩以瑤華先從春露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注曰瑤華謂麻之白華也漢書李陵曰人生如朝露天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薨於閣路之阻

成都春秋三十有六。詔贈安昌國夫人禮也。卽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歸葬於咸陽之白起原。遂使山

廻反壤。先封節婦之陵。日入虞淵。實掩賢姬之墓。

禮弓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足周于衣。梓周于棺。土周于梓。反壤樹之哉。淮南子曰。日至

于虞淵。是謂高春。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天河開國。分畿置政。地有十城。人居九命。

言鄭氏有國之始也。史記鄭世家。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史伯曰。獨洛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地近虢鄆。虢鄆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

公爲司徒。皆愛公。公誠居之。虢鄆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及王東徙。其民洛東。而虢鄆果獻十邑。竟國之。虢翻曰。十邑。謂虢鄆。鄆。蔽蒲丹。依。隳。歷。華也。博物志曰。舊說云。天河與海通。天河開國。謂鄭國都于河南豫州之地也。周宣王母弟友。封于畿內。地理志。京兆鄭縣是。桓公之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洛邑。遂伐虢鄆。而并其地。是爲新鄭。地理志。河南新鄭是。是分畿置政也。其國在河洛之間。故云天河。言黃河之水。與天通也。十城。謂十邑也。人居九命者。鄭國伯爵。周禮曰。九命作伯。又按左傳。策命晉侯爲侯伯。此九命作伯之伯。特尊於侯。異于五等之爵。鄭伯未居九命。在侯之下。故魯以周班後鄭。蓋借稱矣。疇昔之邑。今茲成姓。識履傳風。參與留慶。史記稱韓哀侯滅鄭。并其國。鄭之子

孫以國爲氏。漢書曰。哀帝擢鄭崇爲尙書僕射。數求諫爭。上每見。曳革履。笑曰。我識鄭尙書履聲。晉書曰。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鄭默驂乘。

三星在戶。百兩言歸。

三星在戶。國風綢繆之詞。毛傳曰。參星。正月中直戶也。鄭箋曰。心星

在戶。謂之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毛傳曰。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途御皆百乘。又詩曰。言告言歸。傳云。言我也。

虔恭內政。榮曜中闈。承姑奉盥。訓子停機。

內則曰。進盥少者。奉槃。左氏傳

曰懷羸奉匱沃盥說文曰盥澡手也從白水臨皿盥古緩反列女傳曰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力績又孟子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

桑園蠶織錦室鸞飛

玳瑁節步藻火文衣

詩云雜佩以贈之毛萇曰玳瑁珊瑚衝牙之類釋文玳音衡佩上玉也半璧曰瑁孔安國曰藻水艸有文者火為火字杜預曰火畫火也

巴水幽咽猿鳴斷絕月落

珠傷春枯桂折

巴水猿鳴注見本序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曰桂枝落而銷亡

趙琴長辭秦簫永別貞姬掩隧節女封

墳

趙琴疑即趙瑟楊惲報孫會宗書婦趙女也雅善鼓瑟琴瑟通稱矣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注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正義曰隱元年傳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是闕地通路曰隧也禮記鄭注曰封謂聚土為墳

洛濱無月荆臺

失雲鳥悲傷聽松聲愴聞千年遂古百代餘芬

洛濱無月者曹植洛神賦曰流盼乎洛川又云鬢鬋兮若輕雲之蔽月荆臺失雲者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游雲夢之臺玉對曰所謂朝雲者

也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扶風平陵人也章武開國名高外戚之右安豐入朝位在功臣之上

漢書曰竇后弟廣國字少君為退讓君子不以富貴驕人

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後漢書曰竇融封安豐侯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在功臣之右

祖以孝昌之始主諾淮陽父以正光之初襄帷海岱

孝昌正光

魏明帝年號魏孝昌元年梁之普通六年也魏正光元年梁之普通元年也後漢書曰汝南太守范滂博南陽宗資惟盡誦又塞帷買瑞事禹貢海岱惟青州

夫人生於禮義之門宗於箴誠之德

張華作女

史箴曹大家作女誠

虔恭惟禮令淑惟儀及乎百兩言歸三星在戶箴盥始事條枚是則有子從政猶無逸豫之心

有夫出征自識山陵之兆

國語曰公父文伯之母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於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間耶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

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林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列女傳曰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鄭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事出左傳 大統十六年册授永安郡君婦以夫尊親由子貴朝章家慶一作成家之慶兼而有之

保定二年改授隴國夫人車服禮數桂襦典則有美河魴足光彤史

車服所謂五路六服也方言曰桂謂之襦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桂詩云親結其襦

爾雅婦人之褱謂之襦襦緩也郭注曰即今之香纓也褱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為褱緩繫也詩衛門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美靜女之詩云貽我彤管毛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既而風霜所及一作厲

灰瑄遂侵與善何言至於大漸天和六年四月七日薨春秋六十有六即以其年十月十日遷葬於咸

陽萬年縣之杜原

一作咸陽 若安原

山形起伏既符白鶴之祥地勢風烟乃合青烏之氣

陶侃別傳曰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

退羽儀鮮異知非常人遺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按相冢書有青烏子後漢書王景傳曰冢宅禁忌注云送葬造宅之法若黃帝青烏之書也 銘曰

觀津世族平陵豪姓四侯登仕三君從政

漢書外戚傳曰寶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又寶嬰傳曰父世觀津人也地理志觀津屬信都國師古曰觀音工喚反後漢書曰寶融扶風平陵人也四侯謂

寶氏之先寶嬰為魏其侯長君子南皮侯少君為章武侯寶融為安豐侯也三君按寶融傳曰寶氏一公兩侯注云一公大司馬也兩侯安豐顯親也疑此三君矣依本序文當稱寶融又按寶氏亦有稱三君者後漢書黨錮傳曰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寶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一世之所宗也寶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又疑作二君漢書曰寶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崔駰曰寶氏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 白狼建功丹蛇襲慶漢之廣矣先

聞淑令

言祖父有功魏室復生此令淑之女也漢書地理志古北平郡有白狼縣師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丘野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於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謚

曰昭靈夫人或寶氏亦神元皇后之族耶詩序曰漢廣德廣所及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詩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君子朝端賢才家政簪珥以禮軒車以命

君子謂侯莫陳君也賢才謂夫

人也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臥宴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王勤於政事早朝宴退服虔曰車有藩曰軒按以命言有命數

讓果成廉推珠止競

孔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

自然之性年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列女傳曰珠崖令卒於官妻送喪漢法內珠入闕者死妻棄其係臂珠前妻子初九歲好而取之置其母鏡奩中好不知也至關吏搜索得珠劾問誰當坐者初曰我當坐繼母請曰幸無劾兒誠不知也妾當坐初又曰夫人哀初之孤欲以活初耳因號泣傍人莫不酸鼻隕涕關吏執筆不能就一字乃棄珠遺之二語謂夫人訓子女成禮也 百年超忽千金莫恃室謝賢夫庭

辭貴子。歸鞍輟露。采繁廢祀。室委眠蠶。衣留畫雉。

畫雉謂翟服也。翟雉也。又疑為車衣。喪大記所謂振容是也。釋云謂子竹池之內畫搖雉于綉繒之上。垂之于下車行振動以為容。

儀也。雲垂下澤。日掩高春。空帷舊館。虛幕新封。

淮南子曰。八澤之雲。是雨九州。淮南子曰。日至虞淵。是謂高春。至于連日。是謂下春。檀弓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膠而

之。賻山迴廣柳。路沒深松。游魂幾變。大人何從。

周易曰。游魂為變。漢書張博曰。王遇大人益解。注謂母也。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漢書冠軍屬南陽郡。魏書官氏

志云。嗚石蘭氏後改為石氏。

夫人諱某。樂陵人也。晉司徒樂陵公苞後。子孫就封。因即家焉。

烏石蘭氏。其先本姓石氏。晉石仲容之後也。晉書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武帝踐阼。拜大司

馬進封樂陵郡公。

扶風舊城。猶存鐵市。河陽故墅。尚餘金谷。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鸞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擢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晉書曰。苞有六子。少子崇崇

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

或寓燕郵。仍仕代郡。祖行代郡尹。父魏司空。蘭陵郡公。司空。佐命魏朝。少傅丞

疑。周室竝為大族。俱蒙賜姓。秦晉匹也。是曰通家。

司空。謂穆亮。太傅。謂子謹。魏官氏志。太和十九年。詔令司空穆亮等。詳定北人性。於是升降區別矣。周書。孝閔踐阼。子謹遷太傅。魏恭帝

元年。謹平江陵。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功爲九十九姓後。言烏石蘭兩定大姓。歸宇文。連婚帝族也。

夫人年十七。歸於宇文氏。淑令端莊。含章貞吉。

坤卦 交辭

箴。盛惟

儀。閨闈已正。某年除金鄉郡君。某年改授冠軍夫人。四德小君。宜其家室。三事內主。翻辭贊務。

毛詩傳 曰四德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論語曰。夫人自稱曰寡小君。尙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按左傳大夫稱主。如范宣子撫荀偃曰。事吳敢不如事主。醫和謂趙文子曰。主是謂矣。如此之類。其文多矣。列女傳曰。敬姜力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是婦人亦稱主。大夫之妻爲內主矣。以保定五年四月。遭疾薨。時年四十有四。卽以其年某月日。歸葬於京兆之某原。人

世風烟。山川超忽。凌波

疑作 陵陂

青麥。儻逢貞女之墳。隴首白楊。或表賢姬之墓。

莊子曰。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古詩曰。驅車

上東門。遙望北郭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本草曰。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皮白。

乃爲銘曰。

三星麗天。五嶽鎮地。禮有其秩。人居其位。燕趙多奇。山川雄氣。

詩曰。三星在戶。爾雅曰。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是也。周禮鄭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

也。又爲五嶽。言天有三星。地有五嶽。公侯夫人。居其秩位也。燕趙言其世當燕陲。或任代郡。得山川之雄也。代趙地也。

挺茲令淑。惟此含章。玉生庭照。蘭開室香。邢姨褻服。宋

子河魴。

言夫人生而令德也。周易曰。含章可貞。晉書曰。謝安嘗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堦耳。詩碩人云。碩人邢。衣錦褻衣。又云。邢侯之姨。毛傳曰。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裝。禮鄭箋曰。裝禪

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尙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玉藻云。禪爲綱。釋文。裴說。文作榮。泉屬也。詩。衡門云。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鄭箋云。宋子姓。爾雅曰。魴。魴。郭璞注云。江東呼魴魚爲魴。一名魴。陸機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魴音房。魴音毗。

親槐庭贊政

言夫人嫁於宇文爲命婦也。毛傳曰。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百兩。百乘也。周禮。王后六服。有翟衣。揄狄。闕狄。鄭注曰。狄當爲翟。翟。雉名。又外內命婦之服。注云。侯伯之夫人。揄翟。服虔曰。車有藩曰軒。左氏傳曰。晉將嫁女於

吳。齊侯使析歸父。陵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杜預云。藩。車之有障蔽者。衛風。碩人云。翟。裼以朝。毛傳曰。夫人以翟羽飾車。裼。蔽也。疏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裼。因以翟羽爲之飾。此云軒車六命。蓋重翟。厭翟之類。有命數也。鼎室辭親。謂辭烏

石崗氏。槐庭贊政。謂贊宇文氏也。夫人爲閩陵公女。復爲冠軍公妻。三公調和鼎鼐。故云鼎室。三槐三公位焉。故云槐庭。

蠶永送

陸機歎逝賦曰。川閱水以成川。莊子曰。大覺而後知其大夢也。按山門墓門。黃圖曰。陵冢爲山。謝莊武宣貴妃誄曰。重扃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發一大冢。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

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蜀本紀曰。始皇陵有銀蠶金雀。

香填柏柳。路閉松城。悲鸞獨影。雄劍孤鳴。留連趙琴。

疑作 悽愴

秦笙

左氏傳曰。范獻子去魏。獻子柏鄒松城。即夏侯嬰墓。銘所謂佳城鬱鬱是也。見西京雜記。范秦鸞鳥詩序曰。昔屬賓國。結置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縣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睹影。悲鳴。冲霄一奮

而絕。吳越春秋。名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趙琴。疑作趙瑟。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秦笙。卽蕭史吹簫事。笙。簫通稱矣。

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太傅鄭國公夫人達奚武之妻也。周明帝武成元年，以高陽公達奚武為鄭國公。武天和三年，以太保鄭國公達奚武為太傅。

夫人諱某，滎陽開封縣遠里人也。七子賦詩，足光賓客。三卿從政，實靜諸侯。

序鄭氏之先本鄭國也。左傳華二十七年曰：鄭伯享趙孟於垂。

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一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貶。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又傳七年，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

驂乘則晉后停輿來朝，則漢君識

履華胄蟬聯，無虛史籍。

晉書曰：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鄭默驂乘。漢書曰：鄭崇為尚書僕射，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祖那秦州別駕，父茂伯撫軍將軍涼

州刺史伯陽縣侯夫人令淑早聞芝蘭獨茂，既容既德，言告言歸。

毛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曰：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悌實

溫清恭惟箴盟。

禮記曰：冬溫而夏清，內則曰：右佩箴管線，續管字或作盟。

太傅弼諧周室，股肱攸寄。

大傳：達奚武也。周書列傳云：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少儻好馳馬，為賀拔岳所知，及岳為侯

莫陳悅所害，武收岳屍歸平涼。同翊戴太祖，從平悅。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從太祖擒竇泰，斬高敖曹，進位大將軍。平劍北，振旅還京師，齊將高荀子攻新城，武邀擊之，悉虜其衆。孝閔踐阼，拜柱國大司寇。武成初，進封鄭國公。天和三年，轉太傅。

夫

人輔佐君子。勤勞是司。琴瑟既友。條枚無伐。故得用之邦國。成之孝敬。

卷耳詩序云。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關雎詩云。琴瑟友之。汝

墳詩云。伐其條枚。關雎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又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

某年月日。封鄭國夫人。

當是武成元年。

榆翟既加紘。

紘是務。

周禮鄭注曰。翟。雉名。侯伯之夫人。榆翟。左氏傳曰。衡紘。紘。杜預注曰。紘。纓從下而上者。紘。冠上覆。疏云。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紘。知紘亦織而爲之。紘。冠上覆者。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紘。論語尙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孔安國論

語注曰。言績麻三十升以爲冕。卽是紘也。

夫 集有人字。今衍。

有安世之貴。躬服浣濯。子有文伯之尊。無忘機杼。

漢書曰。張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緜。夫人自紡績。

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詩序云。服浣濯之衣。列女傳曰。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力績。文伯曰。以獸之家。而主猶績。懼於季係之怒。其以獸爲不能事主乎。敬姜嘆曰。魯其亡乎。使吾子備官。而未之聞耶。男女効績。否有辟古之制也。仲尼曰。季氏之婦不淫矣。婦人以織紘爲事。休之非禮也。

表裏惟安。閨闈且正。醫門有疾。對藥無徵。

天和三年三月二十日薨。葬於長安之石安原。世子某。兄弟竝勗慈訓。咸遵母儀。霜露深悲。寒泉增慟。

銘曰。

居德圃田。當官教府。置騎賓來。開譽學聚。

左傳定四年。祝鮀曰。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杜預曰。圃田。鄭畝名。爾雅釋地。十畝。鄭有圃田。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衛之

南竟至此澤畔。漢書曰：鄭當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開學舉，謂鄭康成通德門也。靈學舍也。

福履家室，賢才踵武。棠棣之華，螽斯之

羽。此棠棣之華，蓋引召南與小雅常棣異。鄭箋曰：喻王姬顏色之美盛。爾雅釋文：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詩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毛傳曰：螽斯，蚣婿也。爾雅曰：螽，蚣婿。郭注云：蚣，螻也。俗呼爲蜻蛉。

人倫七德，風化二南。采采芣苢，萋萋葛覃。
七德注已見。然此七德，謂婦德有七也。二南，謂周南召南也。又劉向列女賢明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能匡夫貞順，傳召南中人之女，得婦

道之儀，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毛詩傳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采，取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繁縵者，萋萋茂盛貌。節行聲玉，副加一作笄。珈，簪，柳園秉杼，桑津

浴蠶。詩衛風云：佩玉之儺。毛傳：儺，行有節度也。鄭風云：佩玉瓊琚。疏云：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鄘風云：副笄六珈。毛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鄭箋：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未

聞。郡國志：河東平陽北風，有采桑。春秋超忽，零落無一作非。時家亡淑女，國喪賢姬。香墳永送，舞鶴長辭。
列仙傳曰：鈞翼

夫人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間，後昭帝卽位，更葬之。越絕書曰：闔廬子女冢，在閭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寸，墟出廂路以南，通姑胥門，井周六里，舞鶴吳市，殺生以送死。

悲。千年開閉，將驗靈龜。
周禮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又云：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墓誌銘

賀拔夫人疑即賀拔勝之妻也。周書傳曰：賀拔勝，神武尖山人。孝武帝時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按勝以魏大統十年薨，猶魏時人，故稱後魏。

在河之洲，聞君子之配德，言采其蕨。

一作薄 言采蕨

見夫人之有禮，用之風化，人倫厚焉。

在河之洲，君子好逑，皆關雖首章之辭，草蟲之詩云。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傳云：蕨，鼈也。箋云：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鼈菜者，得其所欲得，猶己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詩序：大夫妻能以禮自助也。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本又作繁，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關雎詩序云：上以風化下，又云：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夫人諱安，字大羅，河南洛陽人也。祖某，京兆康王。元氏後魏宗室，本姓拓跋氏，居代。孝文太和十九年，遷洛陽。二十年，改爲元氏。故夫人姓元氏，爲河南洛陽人也。按魏書

元昭之祖素，謚曰康。素子陪斤，康王。當是夫人曾祖。

父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司州牧，汝陽郡王。

魏書云：陪斤子昭，入爲尚書，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

左僕射。隋志：河南郡汝陽，後魏置司州。

跼尊雄圖，階基霸迹。

詩小雅：棠棣之華，鄂不諱譁。鄭箋：承華者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諱譁然盛。拊亦作跼。按詩序：棠棣，燕兄弟。今元氏本魏宗室，故云。

公卿

之室，將相維家。

一作維國

夫人能修法度，無思犯禮，恭儉節用，憂在進賢。

采蘋詩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漢廣詩序云：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葛覃

詩序云：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關雎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進賢不淫其色，哀窮寤而無傷害之心焉。

大統五年，封樂安公主。

隋志：北海郡博昌縣，舊曰樂安。

歸於賀拔氏。時年十

三，思事憂勤，化成婦德，彤管載暉，棠棣早茂。

靜女詩箋云：彤管，赤筆管也。棠棣，注見前篇。

及乎謳歌有歸，綸翟降等，輔佐君子。

猶安其室。

謂周受魏禪時也。按周禮王后六服。禕衣爲上。櫛翟次之。言夫人本故魏公主。受禪之後。爲降等也。孝閔踐阼。子仲華襲爵。瑯邪公是猶安其室也。

周天和元年。乃封章武郡君。

章武本漢

賈廣國所封。郡國志屬渤海郡。章懷太子注云。在滄州魯縣。

霜露不居。風煙飄忽。遘疾累旬。奄捐館舍。以周天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薨

於長安萬年里。春秋五十有二。詔贈頓正。

疑作丘。

國夫人禮也。

地理志頓丘屬東郡。

卽以其年三月二十日。歸葬於

咸陽之石安原。旣異乘鸞。翻然永去。雖非舞鶴。卽掩泉門。

列仙傳曰。蕭史弄玉。一旦乘鳳飛去。鸞鳳通稱。故云乘鸞。吳越春秋曰。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

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闔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椁。題湊爲中。金鼎玉杯。銀罇珠襪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

盧之劍。惡其無道。而如楚矣。

欲誌佳城。

佳城鬱鬱。膝成公墓石函之詞也。注見前篇。

乃爲銘曰。

逝矣雄謀。悠哉霸轍。九服潛運。三川中竭。卿相連鑣。賢才舞

疑作無。

絕。

言元氏起家荒服。後魏之興。世爲卿相也。逝矣悠哉。言其遠也。周禮九服。一侯服。二

甸服。三男服。四采服。五衛服。六蠻服。七夷服。八鎮服。九藩服。國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

琬琰令淑。施衿結襦。方之棠棣。譬以螽斯。旣全

婦德。還稱母儀。

楚辭曰。懷琬琰以爲心。說文曰。衿。交衽也。詩云。親結其縠。毛萇曰。縠。婦人之幘也。女施衿結縠。爾雅曰。縠。綆也。郭璞曰。卽今之香纓也。召南云。唐棣之華。陸機曰。粲李也。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

中熟大如李子可食爾雅疏曰蠶蠹周南作蠹斯七月作斯蠹一名蝻蝻一名蝻蝻陸機云幽州人謂之蠶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瑤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婦德四德之首也劉向列女傳首篇有母儀

逝一作遊 水滔滔危途冉冉問藥無對蒸丹不驗狄服空陳絃機虛掩言夫人以疾卒也楚辭曰波滔滔兮來迎又曰老冉冉兮既極狄服周禮

禴狄闕狄之類鄭注作翟雉名 郭門路轉哀挽途窮隴深結霧松高聚風春蘭秋菊惟始惟終

周大都督陽林伯長孫瑗夫人羅氏墓誌銘

按夫人本姓叱羅氏叱羅協之女也周書魏恭帝三年太祖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協既受晉公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高祖許之此云羅氏省文也

夫人諱某恒州代郡大平縣人祖某父協周大將軍南陽郡公周書叱羅協傳云建德三年高祖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 夫人資於

事親躬奉訓誡教於宗室足聞詩禮及乎言歸肅恭如事蘋藻維敬絃綖是勤內位克諧中閨以睦年齡不競霜露先侵更無延壽之杯遂闕長生之枕漢書曰新垣平使人獻玉杯刻曰主人延壽神仙傳曰漢光武東巡見太山老父鋤子道頭上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昨有一道士教

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用之轉少齒生

以周天和四年二月八日薨於長安之洪固鄉時年二十有三其年

某月日葬於萬年縣之壽里山非宋國翻爲節女之陵地異荆臺遂有賢妃之墓

劉向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伯

姬嫁於宋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常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越義而生不知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復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又曰楚昭越姬者越王鈞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在右王親乘駟以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顧謂二姬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薨若此蔡姬曰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義益君之寵不聞其苟以鬪死爲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越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燕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于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者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惠王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銘曰能死義

畢狼建國靈武開都地接天柱山臨寶符人資義烈世襲雄圖

史記天官書曰畢昴間爲天街其陰陰國其東有大星曰狼漢書地理志曰趙地昴畢之分野北地

郡有靈武縣言北魏之先開基於此也云地接天柱者按天柱有二其一是崑崙山名神異經曰崑崙之山有銅柱爲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圍如削其一是漢武帝以後南嶽霍山之名爾雅曰霍山爲南嶽郭注云卽天柱山潛水所出也疏云上云江南

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為霍。故漢以來。衡霍別矣。按此趙地。亦有霍山。無天柱之名。與彼為異。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史記曰。霍太山陽侯天吏。地理志云。河東郡彘縣。霍太山在東。不得以趙地之霍山。引廬江之天柱。疑云。西接崑崙。為崑崙之天柱矣。山臨寶符者。謂恆山也。史記趙簡子謂諸子曰。吾藏寶符于恆山中。往得者立為後。諸子皆競往。無所得。無恤曰。恆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曰。是知符矣。遂立之。

言恆州代郡之地。世有雄才也。葛覃維萋。棠棣早盛。已見。既安淑德。爰從配命。四教弘宣。三星克正。注已見。霜凋

桂苑。風落芝田。三從闕性。五福傷年。

謝莊月賦曰。清蘭路。蕭桂苑。王子年拾遺記曰。崑崙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繹焉。列女傳母師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

父母。長繫于夫。老繫于子。

歸安永絕。言告長捐。悽切郊野。紆廻隰原。

歸安。歸寧也。詩。歸寧父母。又曰。言告言歸。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下濕曰隰。廣平曰原。公羊傳云。下平

曰。風慘雲愁。松悲露泣。朗月空嗟。傷神何及。

世說曰。荀奉倩與婦至篤。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劉孝標注云。梁別傳曰。梁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梁於是

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嗟梁。梁不明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梁曰。佳人難再得。願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悲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年二十九。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魏書宗室傳曰。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孤孫度。道武初。賜爵松滋侯。仍得世襲。競或其後也。隋書地理志云。南郡松滋縣。江左舊置河東郡。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

本代人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從魏入洛爲洛陽人

祖某父大師柱國公。

夫人疑卽尉遲迴女也祖侯夔父迴周本紀云武帝建德元年以太

傅蜀國公尉遲迴爲太師

魏室喪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翊揖讓。

按周書迴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封寧蜀公魏室喪亂謂高歡入洛孝武西遷也周祖周

太祖也揖讓周受魏禪也

圖牒帝系卽有內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爲舅甥之國。

迴傳云父侯夔尙大祖姊昌樂大公主生迴迴尙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以平蜀功封一

子爲公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又迴曰吾居將相與國舅甥

夫人容範端莊儀型淑令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有

少女之位。

詩序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國風召南鵲巢以下皆言夫人是南風夫人之詩也易卦傳曰兌三索而得女故謂少女巽爲長女居東南兌爲少女居正秋在西方矣

姆母習言。

公宮教業箴盪線纈佩幌茵蘭。

內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紛幌刀礪小簠金燧右佩箴管線纈施槃麥大簠木燧鄭注云繁小囊也言施明爲箴管線纈有之按管與盪同

年十有二出適

儀同拓跋競衣其翟服旣得宗婦之儀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

拓跋氏鮮卑索頭部稱代改爲魏至孝文改元氏拓跋競魏之支屬也毛詩傳曰車乘厭翟服

則綸翟翟雉也宗婦同宗之婦也拓跋競爲魏宗室故夫人爲宗婦矣左傳閔二年曰歸夫人魚軒正義曰陸機義疏曰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有斑文腹下有純青今人以爲弓韃步矢者也其矢雖乾燥爲弓韃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陰毛皆起水潮還及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

標梅三實無闕其時天桃九華能脩其政。

詩序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詩云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箋云此夏鄉晚

梅之墮落差多在者餘三耳。詩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繇民也。詩云：桃之夭夭，毛傳曰：天天，其少壯也。

某年某月册拜廻洛縣君

廻落，疑卽万俟洛營，齊神武以其地名回洛城矣。

母金明公主，魏文帝長女。春則帝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

山海經曰：宣水淪水出焉，其上有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樹，名曰帝女之桑。郭璞注曰：婦

以主蠶，故以名桑。左傳：莊元年曰：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爲外禮也。

夫人出入主家，遨遊戚里，濯龍園苑，長門宮殿。

主家，公主家也。漢書：東方朔傳曰：董偃隨母出入主家。詩曰：以遨以

遊。漢書：石奮傳，顏師古注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名之，故名其里爲戚里。後漢書：明德皇后曰：前過濯龍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史記：封禪書：長安門注：稱括地志云：長安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陶公主長門國，武帝以爲長門宮，卽此。

既而膏腴美疾，一作疾。

華茂傷年，沉痾床帳，蒸離寒暑。

左傳：臧孫曰：美疾不如惡石。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余癯沉痾疾。李善注云：禮記曰：身有痾疾。說文曰：痾，久也。詩云：載離

寒，一作乏。三世之術，無迨。

於醫門，百草之本，途。

疑作徒。

窮於藥性。

禮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正義曰：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

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三皇本紀：神農氏作蜡鞭祭以緒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途窮，疑作徒窮。

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亡，春秋三十。昔西河

女子，值九節之菖蒲，東海婦人得三山之芝草。

西河女子，西王母也。抱朴子曰：菖蒲，須石上一寸九節，紫花者尤善。神仙傳曰：漢武帝登嵩山，登大愚室，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潔

思神。至夜忽有仙人曰：吾九疑之神也。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王興聞之，乃探服之，不息，遂得長生。又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淺於往日。會時略半也。史記：封禪書曰：海中三神山曰蓬萊。

方丈瀛洲東海
婦人謂麻姑也

無由再遇悲矣如何卽以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丘陵啓奠

禮記曰龜爲卜筮爲筮廣雅云

西臨織

疑作玉

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

星經曰織女三星史記天官書云是天帝外孫戴德夏小正云七月織女西臨織女之廟未詳墳在京兆

小陵曰丘爾雅曰大阜曰陵

近華山疑作玉女詩舍神霧云華山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卽成仙道險僻不通郭璞讚曰華岳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

擘是挹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湖漣沅之風交瀟湘之澗郭注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

女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河圖玉版曰湘夫人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

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湖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

俱溺死於湘江
遂號爲湘夫人
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

言父迴爲太師母爲魏金明公主也詩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又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

而不可得也

是生令淑觀禮敦詩聲超宋子德茂邢姨

謂夫人之賢德也左氏傳曰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曰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邢侯之姨

繼世盛德思賢克

舉奠雁迎門濡

一作濡見文苑英華

蘋實俎

詩云離離雁鳴旭日始旦鄭箋云雁者處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所親迎用昏毛萇采蘋傳蘋大萍也鄭箋曰蘋之言賓也釋草云萃萍其大者蘋舍

人曰萍一名萍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之漂音瓢左傳蘋蘩蘊藻之菜

奉盥如事移茵卽序春冰浴蠶秋機秉杼

壬子年拾遺記曰東海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始爲繭其

色五綵。織爲文錦。入冰不濡。投火不燎。浴蠶。
注見前篇。月令曰。促織鳴。嫺婦驚。故云秋機。

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陽主人。

後漢書東海公陽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濯

龍。注見本序。漢書曰。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後漢書曰。明帝女。迎封平陽公主。適大鴻臚馮順。注。平陽縣屬河東。

金波廻月。玉樹臨春。

漢書曰。月穆穆以金波。揚雄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

弄玉鳳凰。

昌容紫草。自此千年。無人得道。舜華榮曜。飄零何早。

列仙傳曰。秦穆公有女。字弄玉。與蕭史皆隨鳳凰飛去。又曰。昌容。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能致紫草。女仙傳曰。昌容者。商王

女也。脩道於常山。食蓬蘽根二百餘年。顏如二十許。能致紫草。鬻與染工。得錢以爲貧病者。往來城市。世世見之。嘗行日中。不見其形。或云昌容能練形者也。忽冲天而去。神仙傳。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詩。顏如舜華。毛萋曰。舜木槿也。

渭水北

原平陵故園。纔通谷口。卽望寒門。

謂葬於京兆之北陵原也。漢書地理志曰。扶風渭城。故咸陽。又平陵縣。昭帝置。三輔黃圖曰。秦始皇都咸陽。渭水貫都。以象天。漢地理志曰。谷口屬左馮翊。史記漢武紀曰。所謂寒

門者。谷口也。索隱曰。服虔云。寒門。黃帝所仙之處。小顏曰。谷口山之谷口。漢時爲縣。今呼爲洽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

吁嗟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賓掩

淚。悽愴何言。
江淹別賦曰。親賓兮淚滋。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柴烈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某。隴西狄道人也。周有柱史。夫子以之。猶

一作龍。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去

謂弟子曰老子其猶龍邪又張湯傳曰老子爲柱下史卽藏史之柱下因以爲官名漢有將軍宛城以之輸馬漢書曰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至貳師取善馬又大宛傳張騫曰大宛在匈奴西南漢正西去漢可

萬里其俗多善馬馬復有西入上書仍爲秦王之相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王秦王拜斯爲客卿會議逐客斯亦在逐中乃上書秦王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

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東向問計卽是韓王之師史記韓信傳曰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佐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

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鬪與今乃輔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否必爲二子

所擒矣成安君不聽韓信使人間視知不用還報則大喜及破趙軍斬成安君禽趙王歇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向坐西向對師事之復從其策父宜使持節大將軍

南北二華州刺史順陽郡公魏武皇帝之長舅也隋書地志曰馮翊郡後魏置華州上郡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爲北華州荆州春陵郡湖陽縣後魏置順陽郡北史魏孝武帝紀

曰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文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母曰李氏穰侯魏冉居咸陽之宮曲陽王根借明光之殿語其貴戚差足擬倫論其揖讓

彼多慙德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惟魏冉能立昭王昭王卽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封於穰號曰穰侯漢書曰成都侯王

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灑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楫濯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衛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

大怒音籍。藁請罪。商等皆負斧質謝罪。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借明光宮。本王商事。此云王根。按本文論外戚之奢。漢書根商連文。故通用之。言比之古人。魏冉王根俱為貴戚。而李宜有揖讓之德也。夫人幼而聰敏。早聞令

淑。形一作管有美。賢才見稱。左氏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也。杜預曰。彤管赤筆管也。弄其紙筆。懼失諸兄之意。剪其齠齡。畏傷王母之

心。魏志曰。甄后少喜書。常用諸兄筆硯。袁宏後漢紀曰。和熹皇后。鄧訓女也。后年五歲。祖母為翦髮。老人目瞑。并中后額。忍痛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怪而問之。后曰。太夫人慈恩為斷髮。雖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年十有一。出適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烈以上將。頒朔。一作中台受任。軍國忠勤。規模繁總。漢書天文志曰。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魁下六星。

兩兩而比。名曰三台。夫人輔佐君子。言容匡贊。增耀三星。欽明四德。授巾沃盥。有謹於事。姑斷織。停機。無忘於訓

子。保定二年。册授大夏縣君。既以夫尊。又云子貴。乃遷順陽。改郡君。夫人之邑。或用鄉名。小君之號。多

從。夫秩典册光臨。足稱榮寵。漢書外戚傳曰。武帝即位。封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武帝封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金氏。為脩成君。宣帝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東觀漢記曰。鄧皇后太夫人。為新野君。王隱

晉書曰。武帝封羊祜妻夏侯氏為萬歲鄉君。按柴烈李夫人。封大夏縣君。鄉名如此類也。禮記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本有風氣之疾。頻年增動。略多枕臥。飛龜之散。遣疾無

徵。畫龍之符。流年不驗。抱朴子曰。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袂凡三篇。皆仙術也。又曰。或丙午日申時作燕君龍虎符。歲符歲易之是也。以今建德四年三月日。薨於館

舍春秋四十九。卽以其年八月日葬於長安之洪瀆原。神光離合。尙在河湄。雲氣徘徊。猶歸樓下。洛神賦曰。

神光離合。乍陰乍陽。小雅巧言云。居河之湄。爾雅云。水草交。曰湄。高唐賦。玉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

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上書秦相立功漢將。隴水分流。秦川遙望。

秦相李斯。漢將李廣利也。隴水秦川。言夫人爲隴西人也。漢書地理志曰。隴西郡秦置。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三秦記。隴水賦有遙望秦川之句。

秋

陸俗勇。金行地壯。廣武軍中。安平河上。

言李氏世居隴西。西方金行之氣。代有名將也。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後漢書西羌論序曰。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西征記曰。三皇山。或謂三室山。

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澗。漢祖與項籍語處。後漢郡國志曰。安平國故信都。信都有絳水。漳沱河。又王霸傳曰。光武至下曲陽。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浮沱河。光武令霸往視之。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遂前。北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

妻者齊也。謂嫁曰歸。三星夜照。百兩朝飛。

白虎通曰。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

義一也。毛詩傳曰。婦人謂嫁曰歸。三星百兩。注已見。

綸翟有典。容禮無違。台庭等秩。

一作侯。一作秩。服同衣。

周禮。內司服有綸狄。鄭注云。狄當爲翟。翟。雉名。綸翟。畫搖者。昏禮注云。婦

容婉婉。台庭等秩。侯服同衣者。謂從夫秩也。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名三台。周禮九服一侯服。柴烈爲開府儀同冠軍伯。是上應台階。職居侯服矣。

子奉母儀。夫聞家政。七族承和。九閨連慶。

漢書

鄒陽曰。荆軻湛七族。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

紛悅恭肅。溫清孝敬。杼秉秋成。蠶隨春令。

內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紛悅。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宋均曰。促織。立秋女功急。故

邈之周禮鄭注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月令曰。季春之月。蠶事既登。年華未落。電影先過。徒餐日氣。空飲天河。

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

而蠶穢除。王逸曰。餐。吞日精。食元符也。陵陽子明經曰。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秋食淪漢者。日沒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三陽者。南方日中氣也。荆楚歲時記曰。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

河渚。織女取支機石。與騫而還。後爲東方朔所識。

星凋玉井。月捐金波。虞淵浴日。薤露哀歌。

後漢書郎顛傳曰。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注云。天官書。參星下四小星爲玉井。漢書

曰。月穆穆以金波。淮南子曰。日出湯谷。入於虞淵。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薤里。送哀歌也。出自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稀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爲挽歌。

寂寞

虛奠荒涼象設。幽隴龜封。重泉蟻結。

西陽雜俎曰。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龜尋失。惟跌龜存焉。石趙世。此龜常負碑入水。有伺之者。因叫呼龜走。墜折碑焉。檀弓曰。蟻結于四隅。殷士也。鄭注曰。畫褚于四角。

其文如蟻之行。往來相交錯。蟻蟻蟻也。殷之蟻結如畫文蛇。

秋色悽愴。松聲斷絕。百年何幾。歸於此別。

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銘

後漢郡國志。徐州彭城國。高祖置。古大彭邑也。彭城公姓氏未詳。此篇及下東平李夫人誌。皆非子山之作。按滕王序開府文集二十卷。及隋經籍志稱二十一卷。今並不傳。近本皆出文苑英華。英華列此二篇於子山諸誌之後。此篇失名。次篇稱前人。後人采英華成集。誤爲庾作。又篇內上元元年。及下篇永淳二年。皆唐高宗年號。下篇爛忝爲詹事司直。明是楊炯之作也。初唐四傑。去庚最近。余喜其文似開府。遂不忍去。因附注釋。且證其集非周隋舊本。昔申郎虎賁。貌似者。猶或愛之。矧

盈川之文。江河萬古。在所不廢者也。

夫人爾朱氏。河南洛陽人也。

北史爾朱榮傳曰。世爲部落酋帥。其先居爾朱川。因爲氏焉。爾字或作余。

若夫陰山表裏。衝北斗之璣衡。瀚海彌綸。直

西街之畢昴。

史記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築長城。自代並陰山。索隱曰。徐廣云。西安縣。縣北有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左氏傳曰。表裏山河。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索隱曰。春

秋運斗極云。斗第一天樞。第二天璇。第三天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馬融云。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其中橫筭以璇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鄭注大傳言。渾儀其中筭爲璇璣。外爲玉衡者是也。漢書霍去病傳曰。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北海名也。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史記天官書曰。西宮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其陽陽國。正義曰。天街三星。在畢昴間。主國界。街南謂華夏之國。街北爲巨野之國。土金守胡兵入也。按漢國界在趙代之間。陰山瀚海。皆匈奴地也。北魏是其子孫。後建都洛陽。撫有中夏。是西街畢昴。衝於北斗璣衡矣。爾朱氏世爲部落酋帥。故稱之也。四時銜火。燭龍開照地之光。六月搏風。大鵬運垂天之翼。山海

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照明。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又云。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以六月息者也。

由是奄

有京縣。遂荒中土。車書禮樂。三王之損益可知。將相公侯。百代之山河不殞。

言爾朱氏從魏入洛。帝業旣成。遂世爲卿相也。北史云。爾朱羽

健。魏登國初。爲領人酋長。率契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健。健子鬱德。鬱德子代勤。繼爲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以外親兼征伐有功。歷肆州刺史。封梁郡公。祖敞。隋書列傳曰。爾朱敞。字乾羅秀。

容契胡人爾朱榮之族子也。
父彥伯官至司徒博陵王。

隋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岐同金申信臨徐七州總管兵

一作藩部尚書金

邊

城郡開國公天列尚書之星地標光祿之塞

隋書本傳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敵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政號明肅吏民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輜車歸河內卒

于家時年七十二天文志曰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夙夜咨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漢書曰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應劭曰光祿勳徐自爲所築也敵爲金城郡公故云

出身萬里知呂岱之元勳專命

一方識劉弘之重寄

吳志曰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妻子飢乏權聞之嘆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爲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賜錢米布絹歲有

常限晉書曰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張昌作亂弘遣軍討斬之悉降其衆時荊州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乃敍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弘每有與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

父休最

北史隋書作最

隋左千牛備身朝散大夫齊王府司馬襲封爵金

一作邊

城公大夫稱伐諸侯胙土

左傳臧武仲曰大夫稱伐又衆仲曰胙之土而命之氏

淮仙致雨仍攀桂樹之山楚客臨風更入芙蓉之水

淮仙淮南王劉安也安封于淮南學神仙之術故稱淮仙楚客屈原

宋玉也屈宋楚人故云楚客淮南王安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攀援桂樹兮聊淹留離騷曰集芙蓉以爲衣又云采薜荔兮水中擷芙蓉兮木末又云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蹇裳而濡足王逸曰芙蓉蓮華也言最爲齊王府司馬猶八公之在淮南屈宋之事

楚王夫人玉臺貞氣金河仙

一作靈

液

漢書天馬歌曰游閭闔觀玉臺應劭曰玉臺上帝之所居金河仙液比西王母也西王母亦稱金母居崑崙山崑崙爲河水之源故云金河矣

蔡中郎之

女子早聽色絲。謝太傅之閨門先揚麗則。

世說曰：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白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

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白，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記之與脩同，乃嘆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曹娥碑文，因刻石旁作八字曰：「色絲幼婦，外

孫蓋曰：後漢書，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晉書曰：謝安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箴範訓子弟，及薨，贈太傅。

彭城公發源殷伯承家漢相。

言彭城公先世在殷爲侯伯，在

漢爲丞相也。

山川氣候，彰白武於皐絲，象緯休徵，下蒼龍於曼倩。

白武，白虎也。史記曰：西方七星，白虎宿也。淮南子曰：西方金也，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尙書皐陶作土，按此知

彭城公爲刑官也。淮南子曰：東方木也，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高誘曰：木色蒼蒼，龍順其色也。東方朔別傳曰：東方朔小名曼倩，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太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卽召太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按象緯休徵，下蒼龍于曼倩者，蒼龍，歲星曼倩，方朔小字，明是東方朔爲歲星事。漢書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自公孫弘以下，或至公卿，朔常爲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嘲而已，終不見用上云。白武，皐陶，是彭城公。三星照夜，佇稽鳴雁之期。已爲刑官，此引曼倩，非謂職官明矣。疑謂方朔有割肉細君之事，爲下文鳴雁飛皇夫婦張本矣。

七日乘秋，坐鷹飛皇之兆。

詩曰：網繆束薪，三星在天。毛傳：三星，參也。鄭箋曰：三星，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按婚姻六禮皆用雁，故云：鳴雁之期。左傳：懿氏卜妻敬仲，詩云：鳳

凰于飛，故云飛皇之兆。

夫人年甫十八，遂歸於我，巫山南眺，逢暮雨於瑤姬，華嶽西臨，降明星於玉女。

水經注曰：郭景純云：丹山西卽

巫山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為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且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為立廟。號朝雲焉。詩含神霧曰。華陰山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

仙道。險僻不通。郭璞讚曰。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玉漿是過。又按集仙錄。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玉女祠前有五石。白號曰玉女洗頭盆。動合詩禮。言成軌則。晨昏展敬事。極於

移天。蘋藻潔誠義。申於中饋。儀禮曰。夫者。天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詩曰。於以采蘋。於以采藻。毛傳曰。蘋。大萍也。藻。聚藻也。鄭箋曰。蘋之言實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在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周

易曰。無憂。女郎砧石。響明月而思秋風。織婦一作機床。聽寒蛩而催絡緯。水經注曰。漢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鬼狀高。及即其所裁。

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搗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又述異記曰。搗衣山。一名靈山。在鄰邪郡。山南絕險。巖有方石。昔有神女子。于此搗衣。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搗練砧。崔豹古今注曰。蟋蟀一名吟蛩。一

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濟南呼為懶婦。又云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用曹大家之明訓。守宋伯姬之貞節。後漢書曰。扶風

悉蠃。一名促織。一名紡績。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劉向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

公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為婦人以真為行者也。伯

姬之婦道盡矣。按此二語。是加以心依八覺。理會三空。加以以下。言夫人奉佛教也。八覺。言佛八種覺悟也。有八大人覺經。彭城公已卒。夫人其發婦也。經云。八大人覺。亦名八生法。一道當少欲。多欲非道。二道當知足。無

厭非道。三道當閒靜。樂衆非道。四道當自守。戲笑非道。五道當精進。懈怠非道。六道當專念。多忘非道。七道當定。意亂非道。八道當智慧。愚癡非道也。般若經云。三空。一人空。二法空。三俱空。僧肇維摩經注序曰。道越三空。非二乘所議。

遊智刃於

檀林。泛仙舟於法海。

王巾頭陀寺碑文曰。智刃所遊。日新月故。觀佛三昧。經曰。伊蘭與梅檀生末利山中。伊蘭臭。牛頭梅檀上妙之香。說文云。叢木曰林。功德施論云。如欲濟川。先應取筏。至彼岸已。捨之而去。此云仙舟。即郭璞云。水

中縛筏也。又大論云。波羅伽。秦言度彼岸。華嚴云。以波羅密船于生死流中。不依此岸。不著彼岸。不住中流。而度衆生。無有休息。維摩經曰。當禮法海德無邊。

幾神獨照。默言象而無施。空有兼忘。束荃

蹄而不用。

周易曰。知幾其神乎。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忘之宗。道書之流也。注云。不執著爲空。執著爲有。兼忘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曰。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故曰道

書之流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得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人生天地。壽非金石。銀臺竊藥。想奔月而何

年。金殿

一作玉釜。一作金釜。

煎香思反魂而無日。

淮南子曰。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藥以奔月中。張衡思玄賦曰。聘王母於銀臺。注云。銀臺。仙人所居也。述異記曰。聚窟州有返魂樹。伐其根心

於玉釜中。煮取汁。又熬之。令可丸。名曰金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卻死香。死尸在地。聞氣即活。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延和三年春。武帝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乏。以付外庫。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大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祕錄餘香。一日。函檢如故。而失神香也。此香出於聚窟州人鳥山。山多牛吼。聞之者。心振神駭。伐其木根於玉釜中者。取汁。更以微香熟煮之。如黑飴狀。令可丸。名爲驚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曰。以某年月日。終於平康。一作原。里之私第。越上元三年十月二十日。合葬於城南。卻死香。一種六名。斯皆靈物也。

之畢原禮也。按上元唐高宗年號也。舊唐書高宗紀云改咸亨五年為上元元年。齊侯寢側。杜氏階前。對文王之畢原。用周公之合葬。晏子春秋曰景公成

路寢之臺。遙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屬下。願請命合骨。晏子入白公。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君。不奪生人之居。不踐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請葬

人主之宮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畜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畜哀。畜憂者怨。畜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遙於何葬。其母於路寢之臺。屬下。檀弓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馬融曰。

畢文王墓地名。偃松千古長無寡。鶴之悲。文梓百尋還見雙。鴛之集。抱朴子曰。千樹之松。有如偃蓋。王褒洞簫賦曰。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列異傳曰。宋康王埋韓馮夫婦。宿昔文

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棲樹上。聲音感人。又述異記云。吳黃龍中。吳郡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夫婦云。皆比翼。恐不能佳。後妻卒。東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

每有雙鴻。常宿於樹下。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又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雖無異。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其銘曰。

合葬非古。周公所存。謝惠連祭古冢辭本禮記。死生千載。棺椁雙魂。謝惠連祭古塚文曰。還耐雙魂。野曠風急。天寒日昏。煙鐘杳嶂。霧

失遙村。詩云。終風且霾。毛傳曰。霾。雨土也。釋天云。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紀黃絹之碑表。對青松之墓門。黃絹。注見本序。潘岳寡婦賦云。長松藟藟兮振柯。又云。墓門兮蕭蕭。

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唐常州刺史楊德裔之妻楊燭之伯母也。按文苑英華楊燭有常州刺史楊公墓誌銘。集作伯父東平楊公。其略云。公諱德裔。字德裔。弘農華陰人也。卽常州刺史華山公之元孫。左衛將軍武安公之長子也。封東平公。策勳上柱國。知夫人楊燭伯母。篇內燭忝爲詹事。司直。是篇亦盈川之文也。

夫人姓李氏。隴西狄道人也。自涼武昭王以後。一門三公。爲四海著族。國史家牒詳之矣。

晉書曰。涼武昭王暠。字玄盛。小

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於素昌。素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西州右姓。初署穀。效令。段業僭稱涼王。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巨校尉。隆安四年。六郡推爲涼公。薨年六十七。國人上證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子歆。字士業。涼後主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舊唐書高祖本紀云。其先隴西狄道人。涼武昭王暠七代孫也。夫人爲涼武昭王之後。與祖充穎。後周大將軍。涪州刺史。流江郡公。隋書地理志云。宕渠郡流江。後魏置縣。及置流江郡。考玄明皇朝上儀同。口口濟國同乘矣。

三州刺史。成紀縣男。

隋志云。天水郡成紀縣。舊廢。後周置。

出入三朝。剖符分竹。

漢書文帝紀曰。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

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

秦隴河濟之地。人到於今稱之。天下士大夫。知與不知。莫不想望

其風采。

漢書李廣傳曰。百姓知與不知。老壯皆爲流涕。

夫人生而純深。幼而恭敬。長而敦睦。成而和惠。年及初筓。甫歸於我。

內則曰。十有五

年而執箕箒奉舅姑人不間於娣姒妾媵之言閨門之內穆如也故宗黨推其令問鄉閭以為美談周禮

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東平公守清白之基逢大平之日東平本漢時國漢書地理志云故梁國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辟命交至聲聞於

天詩小雅鶴鳴之詞也制集作詔徵尚書郎遷御史中丞出為棣曹恒常四州刺史楊常州墓誌云詔徵尚書郎御史中丞嘗嘗諫直有王臣之節尋以公事去官

復拜饒州括州越州都督三州長史在會稽引陂水溉田數十頃人獲其利於今稱之焉遷棣曹恒常四州刺史歷政清白為當時所重夫人輔佐君子聿修內政平旦纒笄則有君臣之

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友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其婦德也如此高誘淮南

注云旦明平旦也內則曰婦事舅姑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鄭注云縱縗髮者也又士冠禮注云纒一幅長六尺起以縗髮而結之矣又內則云進盥少者奉盥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鄭康成曰娣姒猶兄弟也歷職中外聲名

藉甚和其琴瑟正其邦家者夫人與有力焉蓋嘗喟然而言曰古者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社

而獻功可不勗哉可不勗哉禮器曰太廟之內敬矣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由是服澣濯之衣躬紡績之事葛覃詩序

曰服澣濯之衣鄭箋曰澣謂濯之耳衣謂襦以下至襟衣列女傳仲尼曰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為事休之非禮也筐筥錡釜之器見左傳所以執其勞蘋蘩藟

藻之菜。見左傳。所以明其德。左傳杜注曰：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錡，筐、丘方反，筥、九呂反，錡、其綺反，筐皆器也。蘋、大萍也。藻、蘋、蒿、蘊藻，聚藻也。蘊、紆粉反。漚、蒲丁反。漚、蒲多反。白蒿也。非夫博文

達禮，貞婉聽從者，孰能與於此乎？內則曰：姆教婉婉聽從。鄭注云：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謂容貌也。婉紆，晚反。及公乞骸告老，退歸初服。夫人年踰

耳順，視聽不衰，每獻歲發春，日南長至。楚辭曰：獻歲發春兮，泊吾南征。左傳莊二十九年曰：日南而畢。杜預曰：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又僖五年傳曰：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杜云：周正月十

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正義曰：日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日最長而景最短，是謂日北至也。自是以後，日稍近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長，是謂日南至也。冬至者，十一月之中氣，中氣者，月半之氣也。月朔而

得中氣，是必前月閏月，令曰仲夏之月，日長至。正義曰：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太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羣從子弟，稱觴上壽者，動至數百。集無此字。

未嘗不勸。一作勸。言善誘，借以溫顏，侃侃焉，闇闇焉，有孟母之風焉，有敬姜之誨焉。公乞骸至誨焉。○楊常州墓誌云：於是覽先賢之言。

知止足之分，罷歸初服，告老私庭，乃率羣從子弟，營別業於宣城神鄉之望仙里，其制宅也。宗廟爲先，廡庫爲後，喟然而言曰：古人所謂歌于斯，聚國族于斯者，吾知之矣。劉向列女傳曰：鄒孟軻之母，號孟母。孟子長學六藝，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謂孟母

知人母之道，謂孟母知禮，而明于姑母之道，謂孟母知婦道。又曰：魯季敬姜，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備于教化。維永淳元年秋八月，旁死

魄，寢疾彌留，終於華陰之望仙里，享年八十有一。按楊常州墓誌：公以文明元年夏四月薨，子正寢，春秋八十有五。此云夫人以永淳元年終，按永淳二年，高宗崩，太子立爲弘道元年，弘

道二年改朔元年二月天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章王為帝改元文明夫人先公二年卒尚書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孔傳曰旁近也月二日死魄正義曰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按此知夫人以永淳元年八月二日卒也冬十一月一日景辰遷窆於永豐

鄉之平原從先兆也

楊常州墓誌云越垂拱元年春二月某日與夫人隴西李氏合葬於某原遠近會葬千餘人操筆而為誄者以百數蓋遷窆也此云永淳之冬時東平公尙存矣

東平公撫存懷

舊用痛悼於厥心遠近咸集宗親畢會生榮死哀其此之謂矣是日也皇太子監守長安燭忝為詹事

司直

按此知為楊炯之作也舊唐書楊炯傳云炯俄遷詹事司直按傳儀鳳中授此職此云永淳之冬炯已為詹事司直矣左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漢書曰詹

事秦官掌皇太子家

不獲就展

集作展哀

喪次陪奉靈輜

儀禮鄭注云次倚廬也說文曰輜喪車也

敢薦李顥之文庶同潘岳之誄

隋書經籍志有晉李顥集十卷

錄一卷晉書潘岳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

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高岳之上浮雲翔兮函谷之外直氣揚兮

言李氏為西州右姓也高嶽謂西嶽也隴右在西皆西嶽所鎮函谷關名鹽鐵論云秦左殺函右隴阨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嶠之阻右界褒斜隴首之

險是隴坻在函谷之西也

建功北狄討西羌兮受封南鄭家素昌兮

建功北狄討西羌者言涼武昭王為鎮西將軍領護西戶校尉推為涼公遂據河右也受封南鄭家素昌者言涼後主歆字士

景子重耳。國亡奔宋。爲汝南太守。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也。素昌地名。卽狄道。注見本序。言家于隴西狄道也。

於赫祖考。爲龍光兮。牧州典郡。佩銀黃兮。

謂祖充穎考玄明。並爲刺史也。詩云。

爲龍爲光。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綏和元年。改刺吏爲牧。銀印青綬。云銀黃者。銀謂印。黃謂綬也。漢官儀。綬有黃赤絳綠五采。漢名臣奏云。大司空朱浮奏曰。乘輿綬五采。何黃多也。可更用赤絲爲地。

降生淑質。秉禎祥兮。若

華菊茂。蘭若芳兮。

言夫人生而令淑也。

我有懿德。如珪璋兮。求之卜筮。鳴鳳凰兮。

詩云。好是懿德。又云。如珪如璋。左氏傳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

凰於飛。其鳴鏘鏘。

君子至止。玉環鏘兮。室家好合。琴瑟張兮。

詩云。君子至止。說文曰。環。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云。宜爾室家。

執其麻臬。供

衣裳兮。羞其饋食。澄酒漿兮。

禮記內則曰。執麻臬。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臬。思里反。紃。音巡。正義曰。麻臬以下爲婦功也。

諸姑伯姊。穆温

良兮。姨姒叔妹。歡未央兮。公之出門。牧守四方兮。夫人之化。德洋洋兮。

言東平公爲刺史。夫人修其內政也。

公之告老。返維

桑兮。閨門之內。道彌彰兮。

言東平公乞骸歸里。夫人敦睦親族也。

正月上日。南至長兮。子孫歡慶。各稱觴兮。

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傳曰。上

日。朔日也。按東平公無子。此云子孫。謂諸子諸孫。卽羣從子弟也。楊常州墓誌云。一子令珍。早亡。朝夕溫清者四女。公慨然有喪明之痛。因不豫。遂留遺命。以弟之子神毅爲後。

宋公集作

孟母。魯季姜兮。匪怒伊

教。由舊章兮。

宋公疑謂宋恭公之妻。宋伯姬也。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于宋。恭公三月。廟見。伯姬以恭公不親迎。不肯聽命。宋人皆魯。魯使季文子如宋。致命于伯姬。既嫁十年。恭公卒。嘗夜遇火。保傅未

至守義而死。孟母季姜。注見本序。匪怒伊教者。如宋姬之疾。不親迎。孟母之以刀斷織。季姜之戒淫。慎微皆非怒而為教也。詩云。率由舊章。

方期高舉。登紫房兮。誰謂不宜。

集作冥默。

掩玄堂兮。

清虛真人歌曰。凝神泥丸內。紫房何蔚炳。傳玄七哀詩曰。杳杳三泉室。冥冥玄夜堂。

肅肅松檟。鬱成行兮。沉沉厚夕。

集作夢。

終不暘兮。

任昉范始興表云。松檟成行。左氏傳曰。惟是春秋窀穸之

事。杜注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謂葬埋也。窀。張倫反。一徒門反。穸。音夕。

庾集總釋

倪璠

總釋者。以子山之文。其辭富而瞻。其義博而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若登山遠望。而近或遺。入室近觀。而遠不察。寧舉大而略小。毋循小而失大。是以字句之末。時有所脫漏。又或一語而二義並含。一事而兩家兼列。非謂自相紕繆。實欲酌其瑕玦。亦既粗陳梗概矣。其間繁詞縟義。苦覽者之勞倦。尙或闕焉。今次其前後。補其缺遺。自賦詩以下。各爲條貫。并解釋評論。總於此篇。

卷一

馬射賦

○周王玄圃之前。猶驂八駿。本注已見。按穆天子傳。列子博物志。諸書皆云八駿。驂、騶、騄耳、赤驥、渠黃、踰輪、盜驪。山子惟王子年拾遺記爲異。一名絕地。足不踐地。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景。逐日而行。五名踰輝。光

色炳耀。六名超光。一景十形。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我大周之創業也。漢書地理志。扶風美陽岐山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按文王受命。武王克殷。遂爲一代大號。宇文泰奉魏帝西遷。本古周地。有憲章之志。及受魏禪。遂以周爲國號。行周禮。

為周閔帝紀云魏恭帝三年十二月丁亥魏帝詔以岐陽地封帝為周公庚子詔禪位于帝○日月光華 尙書大傳帝唱云日月光華且復旦兮又八伯歌曰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威風總于戎政 西征賦曰明戎政之果毅劉良曰戎政兵之政也○百姓為心

注見徵調曲○卽動皇情 顏延年曲水詩曰皇情爰眷劉良曰皇情天子之情也○識海水而來王 韓詩外傳曰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曰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詩曰莫敢不來王○烏弋黃支 舊本作烏戈黃皮蓋誤今改正○驗東風而受

吏 十洲記曰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使者曰東風入律百旬不休意中國有好道君故搜奇異而貢神香餘見本注○止立行宮

謝瞻從宋公戲馬臺詩云揚鑾展行宮張銑曰行宮謂馬臺○青華赤羽 已見本注按赤羽以赤羽羽箭也相如上林賦曰滿白

羽文穎曰以白羽羽箭韓詩外傳云赤羽如日白羽如月知羽箭或白羽或赤羽矣○雖復暫離北闕聊宴西城 爾雅釋宮云觀謂

之闕郭璞云宮門雙闕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也漢書師古注曰北闕為正門關中記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

玄武闕漢書所謂北闕者也三輔皇圖曰長安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曰西城門○屬車驪酒覆道焚香 本注已見思舊銘內較詳

○皇帝翊四校于仙園 一作翊四園于帝閑周禮校人云凡從良馬而養乘之乘一師四園鄭司農云四匹為乘養馬為園故春秋

傳曰馬有園周禮又云天子十有二閑故云帝閑○春絃實撫 淮南子曰季春之月鼓琴瑟○入埒則塵紅

李陵詩曰紅塵塞天地白日何冥冥西都賦曰紅塵四合烟雲相連○變三驅而畫鹿 周易曰王用三驅○繁弱振地 已見本

注呂氏春秋曰今有羿蠻蒙繁弱于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高誘曰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為弓名○馬噴沾衣 穆天子傳曰

天子東遊于黃澤使宮樂謠云黃之陀其馬噴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噴玉皇人受玉○南風在斯 本注引樂記已見按鄭注南

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疏云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

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失其義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

聞今補錄之以明阜財 小園賦 ○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 左傳杞梁之妻曰猶有先人之敝廬在漢書楊雄傳贊曰惟寂寞

解溫等辭非經語也 ○聊以擬伏臘 漢書曰秦德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藏伏之日

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故改曰臘。臘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其先祖，又曰臘者歲終祭神之名，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于戌，故臘用戌也。後漢書陳寵傳曰：猶用漢家祖臘。潘岳閑居賦曰：牧羊酩酊，以俟伏臘之費。○枝閣相交，相如上林賦曰：天矯枝格，李善云：埤蒼曰：格，木長貌也。○連珠細菌，本注已見，菌一本作菌，說文曰：菌，地覃也，聲渠殞切，爾雅中：菌，小者菌，郭云：地覃也。張衡思玄賦曰：咀石菌之流英，李善云：菌，芝也。抱朴子有珠芝相連，而垂如貫珠也。○光華兮已晚，一作菁華帝載歌曰：菁華已竭，囊囊去之。

竹杖賦

○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禮記曰：仲

叩竹杖賦

○和輪人之不重。禮記鄭注云：輪人，作車輪之人。○魯分以爵，漢錫以年。禮記雜記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輟輪者，于是有爵而後杖也。正義曰：以

其爵位既尊，其杖不鄙，襲而許用也。續漢書曰：民年七十，授之以玉杖。○問尊卑之垂悅，舊作悅，非。

枯樹賦

○木魅闕睽，一作睽陽，吳都賦曰：忘其所以睽陽，陽音適。

傷心賦

○劉涓之母，英華說作劍韜，本注引劉涓母

孫氏悼艱賦云云，見藝文類聚。藝文又稱晉鈕涓母，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等，其略云：瓊聞與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彥母喪殞，喪殞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按下文任咸之親，書翰傷切，文詞哀痛，鈕涓之母孫瓊，善于書翰，任咸之親，潘岳工于文詞，是鈕涓母亦得引之也。隋書經籍志：晉松陽令鈕涓母孫瓊集二卷，知瓊亦才女，英華之作劍涓，是其傳寫之訛，後人以劉字類劍，改正舊文，故近本亦作劉涓。若從別書劍字，亦類鈕，劉鈕之誤，未可定也。○膝下龍摧，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惟棘惟欒，本注已見，又檜風素冠之詩云：棘人欒欒兮，毛傳云：棘，急也，欒，瘠貌，按詩刺不能行三年之喪，與此似不相屬，或惟言其衰戚之狀，形貌瘦瘠耶。○三珠兩鳳，三珠出山海經，其樹如柏，葉皆有珠，淮南子云：三珠樹在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按三珠義起于此，未詳何人，唐書稱王勃兄弟曰：此王氏三珠，亦本此義，兩鳳，本注引崔陵兄弟，然意有未愜，子山南朝才士，文詞淹博，未必引北齊之事，且東魏禪齊，子

山年三十八歲。及周平齊。年六十有五。同時之事亦異。故府崔家之前。已有兩鳳。猶王氏之始。先有三珠。淺學未達一斑。敢窺全豹乎。

○烏毛徒覆。獸乳空舍。按一本作鳥。又一本作鳥。本注從鳥。引慈烏反哺之說。下獸乳為羊食跪乳矣。與上文風無少女草不宜男。皆假物喻人。若從鳥則二語皆屬于人。史記曰。姜源生子。棄之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薦之。姜源以為神。遂收養之。左氏傳曰。楚若敖娶于邾。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邾。淫于邾子之女。生子文焉。邾夫人使棄諸夢中。獸乳之。邾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

收之。漢書敘傳曰。班氏之先。令尹子文初生。棄于薈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擇。故名穀於擇。楚人以為虎班矣。子山生子失之。亦得云烏毛徒覆。獸乳空舍也。象戲賦。○原窮作聖。尙書洪範曰。睿作聖。禮記曰。作者之謂聖。○可以變俗移

風。可以蒞官行政。禮記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泄官行政。曲禮辭也。○剛柔卷舒。淮南子曰。與剛柔卷舒兮。高誘曰。卷舒。屈伸也。○雖復成之。于手終須得之。于心。列子曰。泰豆曰。得之于手。應之于心。春賦。○樹下流杯落。本

帝天淵池。有沒流杯。石溝宴羣臣。七夕賦。○羊燈次安。本注已見。李尤金羊燈銘云。賢哲勉務。惟日不足。燈賦。○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金羊載耀。作明以續。後漢書文苑傳曰。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孫惠有百枝燈賦。又支曇

誦燈贊曰。千燈同輝。百枝並耀。鄴中記曰。石虎正旦。會于殿前。設百二十枝燈。梁簡文帝列燈賦云。九微間吐。百枝交布。山海經曰。招搖之山。有木。其花四照。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金塗連盤短燈二。金塗連盤鴨燈一。○香添然密。西京雜記曰。南越王獻高帝密

燭二百枝。○秀華掩映。對燭賦。○鑄鳳銜蓮。鬪龍並眠。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漢書樂志曰。金支秀華。之奇。○銅荷承淚蠟。拾遺記曰。周穆王三十六年。春宵宮集諸方士。設常生之燈。列瑤膏之

燭。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鏡賦。○能橫却月。巧挂迴風。却月。斂名。注見五卷樂府王昭君辭。西京雜

欲使光明遠也。按銅荷承蠟。義起于此。欲以象之也。記曰。趙飛燕女弟。上襪三十五條。有迴風扇。按迴風亦疑圓者。若團扇之類。言此鏡臺之上。橫斂挂扇也。不則第取其圓。言鏡形似之。○梳頭新罷。照著衣。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著衣大鏡。○暫看絃繫。懸知損綬。西京雜記曰。宣帝繫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寶鏡一枝。大如八銖錢。及卽大位。以琥珀筓盛之。

說文曰以衣衽扱物謂之擷從衣韻聲胡結切或從手纈纈一作擷紒晉書五行志曰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纈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又曰紒者在首又云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暫看絃繫懸知擷紒者謂繫鏡于身以此自照其髮也

鴛鴦賦

○共飛簷瓦一本
作共飛簷几蓋誤

蕩子賦

梁元帝集中有
蕩婦秋思賦

卷二

哀江南賦

○華陽奔命 本注已見此述其使魏之時途之所經也按梁魏所都本古秦楚之國其荆雍接界若賦內所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者梁之武寧郡地魏伐江陵蕭督會兵之所進攻也督在雍州與元帝構隙自梁太清三年魏之大統

十五年使魏稱藩襄陽爲督所據關塞之阻難可通達矣又按水經注稱丹水所逕有三戶城本楚之三戶春秋之商密昔漢祖入關王陵起兵入關以歸漢祖卽此地也在乎南陽秦楚接境弘農秦之函谷關弘農郡有華陰縣華山在其西南信之使魏蓋從此路由南陽而達于弘農以至長安是從華陽奔命而北至于華陰也○物極必反 呂氏春秋曰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本註已見按孟堅作賦平子更造二都二京差足抗衡若復自云陋之張爲薄矣昔蔡中郎之子靈光陸平原之子三都初欲作之見而輟筆衡獨更造若張融海賦云木生之作君自君矣薄而陋之或是他人所頌非平子之言子山引此必有其文惜無所考藝文類聚直稱張衡西京賦曰云云按後漢書及昭明文選西京賦無此辭疑歐陽之誤今本注稱藝文類聚云○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 予初閱此辭疑爲三公語後知其非庾氏在漢三公無聞惟後漢逸民庾乘見于史傳使隱逸之人而稱經邦佐漢則綺季園公擬于蕭曹可相國矣若云用論道而經邦此便是三公之辭論道當官其事雖大其職甚小蓋倉庾之類也何則史稱平準本是司農之官漢志食貨原爲八政所重文景以還屢敕有司以農爲務武帝初年廩庾盡滿太倉粟紅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爲姓號其當官如此若乃經邦佐漢論道此指在上位者如卜式願上家財而位至御史弘羊善爲心計而少登侍中

庚氏在其下特居其一官也。考工記云：坐而論之，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此當官若作而行之矣。又按上文掌庚承周，滕道序云：有周之時，掌庚原其得姓。梁元帝庚承先墓誌云：悠哉掌庚，與自陶唐。是堯時已有掌庚。此特云庚氏在周有之，在漢亦有之，不必陶唐掌庚。子孫在周又爲掌庚，周掌庚之子孫，至漢又並氏倉庚也。○彼凌江而建國，彼凌江，周書作被江漢。○裂東嶽而胙土。

本注已見。又按韋昭漢書注：太山東接吳之境，曹之建貴躬詩曰：顧蒙矢石，建旗東嶽。善曰：東嶽，鎮吳之境。時八世祖滔封遂昌侯。

蓋晉東陽郡屬縣，本吳地也。○少微真人。本注已見。續晉陽秋曰：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重于數，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嘲吳人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齒明離之胃筮。本注已見。禮記王制曰：凡入學以齒。鄭注云：皆

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拭玉于西河之主。玉，周書作圭。○知百年而爲戎矣。周書作知其時爲戎矣。○久遊魂而放命。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寶堅子，倫則亡虜，假氣遊魂，鳥魚爲伍。晉書東海王越致書于敏曰：今羯賊屯結遊魂河濟。○天則金精動宿。本注

已見。又月賦曰：月以陰靈，亦曰金精。○爾乃假刻璽于關塞。爾，周書在余。漢書師古注曰：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今則尊卑有別。○望赤壁而沾衣。本注已見。一本作赤岸。曹子建表曰：南至于赤岸，山謙之南徐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

北激赤岸，尤更汎猛。赤岸在廣陵。江賦曰：鼓洪濤于赤岸。七發曰：凌赤岸。李善云：或曰赤岸在廣陵興縣。○江萍送王。本注引家語事見劉向說苑。○昔之虎踞龍盤。本注已見。引張勃吳錄：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以愛子而託人。以周書作捐。○是

以蟄熊傷馬，浮蛟沒船。淮南子曰：熊羆蟄藏。爾雅曰：熊虎醜，疏云：醜，類也。呂氏春秋曰：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于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袂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

骨也，棄劍以全，余何愛焉？于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非所望于論都。本注已見。隋書藝術庚季才傳曰：元帝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

作鎮荆陝，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襄，在於社稷，可得無患。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懷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章曼枝以穀走。本注引韓子，亦見呂氏春秋。呂氏作枝，韓子作支。○踐長樂之神臯，望宣平

之貴里。木注已見。西征賦曰。爾乃階長樂。又曰。踐宣平之清闕。

卷三

奉和汎江

和梁簡文帝汎舟橫大江詩。○春江下白帝。顏延年曲水詩曰。春江壯風濤餘詳本注。

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

○長虹雙瀑布。圓闕兩芙蓉。戍樓鳴夕鼓。山寺響晨鐘。班固終南

山賦曰。俯吐飛瀾。又曰。立泉落落。孫綽遊天台山賦曰。瀑布飛沉以界道。李善注云。懸霽千仞謂之布。李周翰曰。懸霽千仞。如垂布而下也。曹植詩曰。員闕出浮雲。西京賦曰。園闕聳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按戍樓。郡縣嚴更之鼓。昏鐘以節蚤夜也。和宇文

內史春日遊山

○金鞍上翠微。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爲鞍。鑲以金銀。餘石又云。長安盛飾鞍馬。以南海白罽爲珂。紫金爲花。以飾其上。餘見本注。

和宇文內史遊田

○小苑禁門開。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東觀漢記云。杜詩曰。伏漶出入禁門。補缺拾遺。鮑照放歌行曰。禁門平且開。

奉報寄洛州

○驅傳牧南秦。魏書地志云。上洛郡有南秦水。

窮秋報隱士

○自然曲木几。○語林。任元褒爲光祿勳。孫翊往詣之。見吏憑几視。孫入語任曰。吏几對客不爲禮。任便推之。吏答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值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孤鶴蟠膝。曲木抱腰。○聚花聊飼鶴。一作鶴。○穿池試養魚。潘岳閒

居賦曰。爰定我居。穿池築室。李善云。莊子曰。魚相與造于水上者。穿池而結養。○鶴毛飄亂雪。車轂轉飛蓬。晉書曰。王恭披鶴氅裘。涉雪而行。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爲車。

贈司寇淮南公

○小人司刺舉。明別實濫吹。至遂令忘楚操。何

但食周薇。予初讀此數語。以子山自述從梁使魏。屈節仕周之由。小人司刺舉。明別實濫吹者。謂元帝承制時。已爲御史中丞。受朝廷明舉。實爲濫竽也。漢書諸葛豐傳曰。刺舉無所避。此御史亦得稱之。南部治都尉。軍謀假建威者。謂爲右衛將軍也。時建都江陵。如

古三輔都尉。又將軍舊有建威之名矣。商山隱士石。丹水鳳凰磯。野亭長被馬。山城早掩扉者。言梁與魏接界。是古秦楚之地。兩國疆場。時有警也。水經注引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楚水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于楚山。卽此山也。按此云商山隱士石。是矣。石一作宅。又酈元注云。丹水又東南逕一城。名三戶城。昔漢祖入關。王陵起兵入關。以歸漢祖。丹水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春秋之三月矣。又史記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言。知爲秦楚接壤時。魏都長安。本秦地。梁都江陵。本楚地。野亭被馬。山城掩扉。兩國之警如此。故元帝使信聘魏。欲通和也。傳呼擁絳節。交戟映彤闈。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者。言持節使魏。魏人以威迫之。遂令屈節也。傳呼已見本注。又崔豹古今注曰。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闈者。亦射之。晉魏設角而不用也。按絳節赤節。節使者所擁也。時已持節而來。聞魏人傳呼之聲。不以禮待也。交戟已見本注。又魏志武帝紀建安二年注。引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父頭而前。公自此不復朝見。形闈已見本注。言魏人以威劫之。使我途忘楚操。竟餐周粟也。予初爲此解。然偉本北人。彼雖全節而歸。事異蘇李。時子山刺舉洛州。商山上洛。皆其所治。齊平偉歸。彼既北人。歸北。我當南人。返南。特以羈旅之臣。官尊祿厚。數數刀環。爲茲暫語耳。不必累言使魏。因削其札。今并錄之。以備博識者之采擇焉。

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

○曰余濫推轂。民願始天從。曰語辭發端。說文云。曰從開口。象氣出于口也。嵇康幽憤詩云。曰余不敏。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云。曰余亦支離。沈約游沈道

士館詩云。曰余知止足。推轂見本注。尙書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弘農開附庸。○詩曰。錫之土田。山川附庸。○北梁遂孫楚。西堤別葛襲。已見本注。又按孫楚有答弘農故吏民詩。征西官屬送別詩。邯鄲氏笑林曰。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椽者倩人作奏。記文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襲者。先善爲記文。自可爲用。不煩更作。從人言。寫記文。不去襲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襲。見後漢書注。

從駕觀講武

○兵欄入鬪場。史記索隱注。奉曰。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

和闡弘二教應詔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四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隋書經籍志云。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又云。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

尋與佛法俱滅。按武帝廢佛道二教。在後建德三年。此闡弘二教在前。天和四年。相去凡六年也。○香烟聚爲塔。花雨卽成臺。○伽藍記曰。王修浮圖。與夫人燒香散花。轆轤絞索。一舉便到大品云。釋提桓因及三千大千世界中。諸天化作花。散佛菩薩。摩訶薩。比丘僧。及須菩提。上亦供養。般若波羅蜜。是時三千大千世界。華悉周徧。于虛空中。化成花臺。端嚴殊妙。須菩提心念是天子所散華。天上未曾見。如是華。華是化華。非樹生華。是諸天子所散華。從心樹生。非樹生華。按雨花。梵音婆利師迦。亦云婆師迦。又云婆使迦。此云夏主花。又翻雨花。雨時方生。故曰雨花。又按左傳杜注。凡自上而下謂之雨。此諸天散花。從天而下如雨。又有雨花之名。故云花雨也。

奉和同泰寺浮圖

浮圖梵語塔婆。此云高顯。略稱塔也。又梵云蘇偷婆。此云寶塔。又梵云空塔。波此云

墳。又云抖擻婆。此云讚護。或云浮圖。此云聚相。西域記云。立表。○高層出九城。城一作成。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也。○畫水流全住。圖雲色半輕。毘奈耶云。給孤長者造寺。後作念。若不粧畫。便不端嚴。卽白佛。佛言。隨意。未知畫何物。佛言。子門兩頰。應畫執杖藥。旁一面畫大神相。次一面畫五趣生死輪。簷下畫本生事。佛殿兩頰。畫持鬘藥。講堂畫書窟講說。食堂畫持餅藥。庫門畫持寶藥。水堂畫龍王持瓶。浴室火堂畫天使者。經法堂畫菩薩。并地獄相。瞻病堂畫佛看病比丘相。大小行處畫死屍相。僧房畫白骨相。五天使者。卽生死疾病。及世牢獄。按寺院畫壁。義起于此。西京雜記曰。哀帝爲童賢起大第于北闕下。柱壁皆畫雲氣花。山靈水怪。

奉和法筵應詔

○千柱蓮花塔。由旬紫紺園。○西陽雜俎云。閻摩那婆羅第二樹中。有千柱殿。梁元

帝善覺寺碑文云。寶純交映。無慙紫紺之宮。紺園佛寺也。

和何儀同講竟述懷

○似得遊焉趣。學記曰。君子之子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短景側餘輝。周禮鄭注云。日中之景。最短者也。

擬詠懷

○松竹且

悲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三國名臣贊曰。爭采松竹。○寓衛非所寓。安齊實未安。詩。邶風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箋云。寓。寄也。黎人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知余行路難。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而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

繼之時人謂之三絕。○天亡知憤戰。日蹙值愁兵。天亡本注已見。漢書魏相上書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奮者敗。詩云。日蹙國百里。○烽火夜燒原。左氏傳曰。商書曰。如火之燎原。○楚師正圍鞏。本注已見。史記酈食其傳曰。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通保鞏。洛計欲稍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憤憤天公曉。庚翼與兄冰書曰。無皐白之微。天公憤憤也。○其面雖可熱。其心常自寒。晉書周顛傳曰。王敦素憚顛。見輒面熱。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劉良曰。寒心謂愧恥也。○抱松傷別鶴。本注已見。云抱松者。事出神境記。注見鶴讚。○生涯實有始。天道終虛棄。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卷四

喜晴應詔

○有序即寶連。瑞應圖曰。王者厥機有序。男女有別。則寶連闕達生于房。

和李司錄喜雨

○屬此欣膏露。西京雜記曰。露則結珠而成。甘結潤而成膏。

郊行值雪

○還如驅玉馬。暫似

獵銀聲。晉書新蔡王騰傳云。初騰發并州。次于其營。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宋書符瑞志曰。白驪王者刑罰理。則至。注詳總釋第七卷白兔表內。

奉和夏日應令

○開冰帶井水。陸

鄴郡中記曰。石季龍于冰井壘藏冰。三伏日。以賜大臣。○衫含蕉葉氣。稽含南方草木狀曰。蕉葛可紡績為絛。緜交廣有之。注詳九卷連珠。甘蕉自長。故知無節旬。○扇動竹花涼。班固竹扇詩曰。來風堪避暑。靜夜致清涼。

和裴儀同秋日

○栖遑終不定。方欲滌沾袍。答寶戲曰。聖哲之治。棲遑遑。公羊傳稱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拭面。沾袍。

傷王司徒褒

○不廢披書案。九州春秋曰。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也。說

文曰。案几屬。○山火即時

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步檐朝未歸。楚辭曰。曲屋步檐。漢書相如上林賦曰。步欄周流。師古曰。步欄。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張銑曰。步欄。謂屋欄下行也。按檐與欄字同。

然。古詩曰。朱火然其中。

○夜帳定難依。桓子新論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夫人之神。乃夜設燭燈。于帳帷。令帝別居空帳中。遙望見李夫人之貌。○願憑其露入。方假懸燈輝。華嚴經曰。放光明名慧燈。

石洞卽時封。○法苑云。廬山西有龍泉精舍。懸遠沙門之所立也。石洞注見佛龕銘。龜重佛影句。○香爐猶是柏。塵尾卽成松。○法苑云。天人黃瓊說迦葉佛香爐略云。前有十六獅子白象。于二獸頭上。別起蓮華臺。以爲爐。後有獅子蹲踞。頂下有九頭繞承金花。花內

有金臺寶子。盛香。佛說法時。常執香爐。比觀今世。手爐之製。小有做法焉。釋慧遠廬山記曰。東南有香爐峯。其上氤氳若香烟。音義指歸云。名苑曰。鹿。鹿之大者曰麀。羣鹿隨之。皆看麀所往。隨麀尾所轉爲準。今講者執之。象彼蓋有所指。麀故五百問云。比丘捉麀尾。犯

墮。言臺上柏似爐烟。松如塵尾。象平生說法也。奉和賜曹美人。○今朝得夢蘭。本注已見。又按夢蘭古之美人。見龍輔女紅餘志。對上文弄玉俱人名。○芙蓉宜熱看。西京雜記曰。文君臉際常若芙蓉。奉和初秋

○南宮應鑿龍。西京雜記曰。漢高祖七年。蕭相國造未央宮。因龍首山制前殿北闕。三秦記以爲盡鑿龍首山矣。詠畫屏風詩。○平旦雍門開。本注引關中詩云云。李善注云。漢書右

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此云山濤載。按晉書。濤居榮貴。貞慎儉。妓是所未詳。故本注惟載其氏籍而已。和庾四。本注疑是庾季才集中有庾七入蜀。及此庾四。按季才傳。無入蜀之事。疑庾四是也。北史隋書。並稱季才與信同時羈旅。並預校書。又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與瓊那王

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此二庾唱和。並念鄉關矣。鬪雞。○狸膏燻鬪敵。本注引曹植詩已見。莊子謂惠子曰。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春日離合一

首。舊本首篇注春。和迴文。和湘東王後園。按湘東王。梁元帝也。元帝紀云。十三年封湘東王。元帝集中有遊後園詩。晚景遊後園詩二首。非迴文也。簡文帝集有和湘東王後園迴文。其詞曰。枝雲間石峯。脈水侵山岸。池清戲鶴聚

樹。秋飛葉散。此詩和湘東王後園。又和簡文帝迴文也。

總釋

卷五

對酒歌

○牽馬渭橋西日曝山頭晡。三輔決錄曰安陵項仲山每飲馬渭水常投三錢宋玉神女賦曰晡夕之後李善注云晡日昝時也張銑曰晡夕晚夕也

出自薊北門行

○都尉夜巡營。都尉一作都護漢書曰都護

之區自鄭吉始

步虛詞

○八景逐迴輿。本注已見西王母傳曰紫虛元君魏華存清齋于陽洛隱元之臺王母與金闕聖君降于臺中乘八景輿同詣清虛上宮玉清隱書四卷授華存歌云駕我八景輿欻然入太清○枯魚還作魚。本注已見莊

子云索我于枯魚之肆說苑子路曰枯魚銜索幾何不靈是魚死稱枯魚也○龍泥印玉策。王子年拾遺記曰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

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經成工畢二人不知所往○龍山種玉榮。本注已見龍山一本作春山者按郭璞山海經注曰穆天子停種山作春字音同是春山即種山矣

燕歌行

○盤龍明鏡餉

秦嘉。本注已見鍾嶸詩品云漢秦嘉徐淑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敘別之作亞于團扇矣蕭子顯日出東南行云明鏡盤龍刻

卷六

圓丘歌

○連珠合璧光重來。易川靈圖曰至德之前日月若連璧五星若貫珠拾遺記曰虞舜在位十五年有五老遊于圓都舜禪于禹五老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

方澤歌

○方鼎升庖。左氏傳曰賜子產莒之鼎。祭求諸陰陽之義也○封中雲起。封禪書曰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畫

有白雲。起封中。祀五帝歌。○嘉幣惟量。曲禮曰。幣曰量幣。○陽之天。本注已見。淮南子曰。東南陽天。○朱絃絳鼓。禮記曰。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鄭注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後漢書禮儀志云。伐朱鼓。

注云。朱。火色也。按絳亦朱也。○瑞獸霜耀。翔禽雪映。王敦勸進中宗表曰。皓獸應瑞而來。臻拾遺記曰。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去來。有司奏聞。帝使羅之。得一白鸞。論者云。金德之瑞。詳見馬射賦。言白色。叶于金德也。宗廟歌。

○欽器防滿。本注引家語。事出韓詩外傳。○潛慶靈長。郭璞江賦曰。實水德之靈長。○無時猶戢翼。有道放韜光。吳越春秋。扶同曰。鷲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惟動。必順辭知柔。吳志。賀邵曰。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干寶晉紀。文帝貽吳王文曰。韜神光福德。

久勞于外。廣雅曰。韜。藏也。謝朓齊敬后哀策文曰。先德韜光。○儀形溫德。本注引范曄後漢書已見。東觀漢紀。及袁宏紀。並作溫明殿。是後漢溫德殿。即溫明殿也。○卷舒靈泛。溢游揚日浸微。高誘淮南注曰。卷舒。屈伸也。楚辭曰。泛濫之浮雲。潘岳秋興賦曰。日游揚而浸微。○清室桂馥馥。漢書曰。清室。則中夏含霜。餘見本注。○日月並重輪。玉斗

古今注曰。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以贊其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五聲調曲。○玉斗調元。協金沙富國租。玉斗

水出金。如糠在沙中。時晉公護獲玉斗以獻。尉遲迥平蜀都。故云。○多士歸賢戚。維城屬茂親。漢書文帝詔曰。左賢右戚。干寶晉紀。成都王顯表曰。成都王顯明德茂親。功高勳重。餘見本注。○北去邯鄲道。漢書張釋之傳曰。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月金波而兩輪。魏

文帝樂府有月重輪行。

卷七

賀平鄴都表

○禮殊樂異。樂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至于文離武落。英華作文離。藝文作天離。○衝風之卷秋葉。衝風注見三卷擬詠懷詩。○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竊。本注已見。伊洛戎夷者。魏自高歡入洛。

總釋

西魏遷長安。東魏遷鄴。洛陽舊都。東西接界。此伊洛戎夷。指高歡入雒。故下云百年遺誅。三代敵愾矣。左傳僖十一年。夏。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正義曰。釋例曰。諸戎雜居伊水雒水之間者。河南雒陽縣西。有戎城。伊水出上雒。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雒陽縣入雒。雒水出上雒縣冢領山東北。經弘農河南鞏縣入河。云幽并僭竊者。時齊王奔鄴。留安德王延宗守晉陽。延宗自稱帝。故云幽并僭竊。三代敵愾。俄然掃蕩。已見本注。左氏傳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周王鮪水之師。尙勞再駕。鮪水已見本注。云再駕者。尙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盟津。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曰。盟津有再駕之役。言武王伐紂。至于盟津而還歸也。按武王觀兵盟津。諸侯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乃率戎車三百人。虎賁三千人。以東伐紂。是再駕也。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本注已見。史記曰。黃帝禽殺蚩尤。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伐神農氏。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此云九伐。必黃帝征伐。共有九戰。與上文再駕義同。是所未詳。山海經曰。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河龍魚圖云。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按黃帝戰蚩尤。其難勝如此。又史記云。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意。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謐曰。在上谷。是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又與炎帝阪泉三戰。俱在上谷。故云上谷之戰。猶須九伐也。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九伐。一本作九代。○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本注咸康疑咸陽。又疑太康者。按咸康。晉成帝年號。史稱雄武之度。有遜于前王。恭儉之德。追蹤于前烈。且江表偏王。四方未定。不得稱引。餘無咸康之年。始定四方者。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大舉伐吳。明年爲太康元年。三月平吳。似謂咸寧太康之間。然何不云太康之年。四方始定。兩年號各截一字。而稱咸康未安。對建武不工。疑轉寫之誤。又溫湯碑云。神水濁疴。在于咸康之世。神水濁疴。秦始皇事。疑作咸陽。是秦所都。此亦疑咸陽。謂秦并天下。或稱太康。謂晉平吳。以喻周武帝平鄴。將使天下一統也。○離宮已遣。集作離宮。英華作頃宮。離宮已見本注。隋書地志云。太原郡。後齊并州置省。立別宮。按後齊都鄴。于并州立宮。齊主行幸之所。故云離宮。周剋晉陽。是離宮已遣也。周武帝紀云。建德四年。大軍次并州。齊王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走鄴。五年擒延宗。并州平。頃宮。村宮名。呂氏春秋曰。作爲旋室。築爲頃宮。高誘曰。頃宮。築作宮牆。滿一頃田。中言博大也。

賀新樂

表 ○合天元于六舞。黃帝內經。有天元紀。後漢書陳寵奏曰。三微三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六舞詳見本注。○作者之謂聖。天之所啓乎。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左傳叔詹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軒墀弘敞。欄檻眺聽。

已見本注。西京賦曰。赫胥眇以弘敞。伏檻檻以眺聽。○敢忘悅豫。西京賦序曰。是以乘庶悅豫。○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邈然。但能記其鏗鏘于斯為幸。陸機文賦曰。或含毫而邈然。張銑曰。邈然。謂文遲成也。樂記曰。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 爲

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劉向戰國策序曰。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功薄賞厚。後漢書馬援封新息侯。請其故人孟冀曰。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厚賞。何以能長久乎。○况復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讖

受徵。兵戈之王。韓信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本注已見。王梁句。謂閻慶為小司空也。韓信句。謂慶拜大將軍也。見周書本傳。○無榮賓客之事。禮記曰。七十不與賓客之事。○節宣失序。左氏傳。子產曰。節宣其氣。○菁華已竭。尚書大傳。帝乃載歌曰。菁華已竭。襄裳去之。○言從初服。楚辭曰。退將修吾初服。○徘徊城關。毛詩曰。在城關兮。曹植贈白馬王詩曰。顧瞻戀城關。○不任知止之情。老子曰。知止不殆。

代人乞致仕表

○臣聞一葉將隕。寧待于風。露。陸機豪士賦序曰。欲隕

之葉。無所假烈風。○臣某中謝。史記陳軫傳云。中謝對曰。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奉圖太極。宣粹中書。東觀漢記曰。祕書監掌典圖。齊魏略曰。青龍二年。起太極殿。漢官儀曰。舊置中書。領尚書事。中書掌詔。諸答表。皆機密之事。○出擁于旄。入參衡鏡。詩。鄘風

曰。子子于旄。云入參衡鏡者。謂為吏部尚書。或左右丞也。○冰炭交集。莊子郭注曰。喜懼交集。齊王進白兔表。○轍迹方開。則于胸中。固已結冰炭于五臟矣。○逮東封之從者。左傳。燭之武曰。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齊王進白兔表。銀鑿入頁。本

注已見。宋書符瑞志曰。白鑿。王者刑罰理。則至。晉武帝咸寧元年。白鑿見。琅琊趙王倫以獻。宋景平元年。白鑿見。南陽郡江陽太守王華獻之。太祖。太祖時。入奉大統。以為禪。○史不絕書。府無虛日。左傳。女叔侯之辭。○効異披圖。漢書樂志。齊房歌云。宮童効異。披

圖按。○庶重承廟算。方事申威。揜伐偃齊。分韓裂趙。西征賦曰。故制勝于廟算。荀悅申鑒曰。齊王進蒼烏表。○是以東海輪高祖申威于秦。項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拾代如遺。偃齊猶草。哀江南賦云。韓分趙裂。注見彼處。禽乍改黔質。

已見本注。又禮斗威儀曰：江海不揚波，東海輸之蒼鳥，神仙傳曰：鳥不日黔而黑。○駐乘木之精。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南海輸以蒼鳥。○無令赤鳳留止，偏爲瘞玉之歌。本注已見于義，似有未確。西京雜記曰：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鳳來，飛燕外傳曰：后所通宮奴赤鳳者，雄捷能踰觀閣，並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十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女廟，是日吹塤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耳，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龍，鳳帝信之大悅，按此是赤鳳歌，又祭靈女廟，可稱瘞玉，山海經云：用一璋玉瘞，周禮有瘞埋之玉，帛牲是靈女廟祭，得稱瘞玉，然此便非好事，本文雖有無使二字，特以齊王進表，臣下對君遺辭，宜慎，故本注不引，又按漢世鳳凰神雀，數來郡國，因瑞紀年，班固兩都賦序：白麟赤雀，芝房寶鼎之歌，薦于宗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赤雁有齊歌，神雀五鳳，紀年而已，集中謝滕王啓，鴈足數行，誤寫鳳足，此亦似赤雁之誤，然鳳皇神物，經籍弘多，或別有所見，未敢臆說也。

王進赤雀表

○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禮運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自應長樂觀符。漢書宣帝紀：元康四年，詔曰：迺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按明年爲神爵元年，應劭注曰：前年神爵集於長樂宮，故改元。○豈直雲

中太守見赤心之報主。陳留耆舊傳曰：魏尚有罪繫獄，有萬頭雀集獄樹上，拊翼而鳴，尙占曰：夫棘中心赤，外有棘蒙，我言有棘，而赤心之至誠也。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後果爲雲中太守。

爲晉陽公進玉律秤

尺斗升表

晉國公護本注已見。地理志云：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晉水所出，按叔虞封于晉陽，故國名曰晉。春秋之晉國是也。護封晉國，故云晉陽公矣。○莫不器取疎通，聲從安樂。月令曰：孟春之月，其器疎以達，樂記曰：

治世之音安以樂。○九變九成，定于中和之職。中和一作和樂。王褒四子講德論序曰：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被風俗平寒暑。從文苑英華本，一本作化被風俗，平分寒暑。○般僮慮淺。西京賦曰：命般爾之巧匠，薛綜曰：般，魯般，一名公輸子，魯哀公時巧人，爾，王爾，皆古之巧者。○課虛爲賦。賀傳位於皇太也。呂氏春秋曰：僮，至巧也。又曰：周鼎著僮，而齧其指，高誘曰：僮，堯之巧工也。

進象經賦表

○課虛爲賦

賀傳位於皇太

子表 ○不得與夫天之兩日。日之再中。並耀連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崔豹古今注曰。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爲漢明帝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闕。漢末喪亂。其二章亡。舊說云。

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霽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耳。○運獨見之明。行非常之事。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司馬相如難蜀文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既損既益。尙或二天。爲離爲火。何妨兩日。後漢書蘇章傳曰。

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此云二天。謂天元皇帝爲一天。太子卽帝位。又爲一天也。孟子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二帝並立。何妨兩日矣。爲杞公讓宗師驃騎表 ○舜命九官。是以光華日月。九官已見本注。光華日月。

出虞舜靈雲歌。○母氏慈訓。哀矜勞苦。詩曰。母氏勞苦。○凡筵如在。忍離鞠養之恩。詩云。或肆之几。或授之筵。又云。母氏鞠我。毛傳。鞠。養也。○元戎驟乘。別選賢能之臣。○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功臣不死王事。

請門襲封表 ○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本注已見。云繼及者。及謂兄終弟及也。尙書有殷王兄終弟及。

卷八

謝滕王集序啓

○愈唱愈高。殆欲去天三尺。○列子曰。奉青作歌。響過行雲。去天三尺者。言其與天相近也。○濟北顏淵。後漢書吳祐傳曰。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嘗聞諷誦之音。

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家。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韋懷太子注。引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爲郡督郵。嘗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爲仲尼之君國。以小人少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卽日教署主簿也。按宏濟北人。又有顏回之稱。故云濟北顏淵。已見本注。以其少略。故更述焉。○江陵百六。本注已見。後漢書董卓傳贊曰。百六有會注云。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爲旱。陰爲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陽厄。故曰百六。

之會。○殘編落簡。任昉爲諸君議讓襲封表曰。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又已雜用。答趙王啓。○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池。一本上有某啓二字。○雲氣浮補袍。詩曰。拘擊補衲。蓋文已甚。○故知假人延譽。國語曰。使張老延譽于四方。

壘。流星泛枕。壘一作疊。應劭曰。疊有雲雷之象。以金飾之。枕疑作梳。流星謂酒也。拾遺記曰。張華爲九醞酒。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獲之。以之釀酒。醇美。○當乎此時。青雲之上。楊雄解嘲曰。當塗者。升青雲。○本分泥沉。西征賦曰。奮迅泥

滓。善曰。凡人沉于卑賤。故曰泥滓。○霜露沾衣。魏文帝詩曰。霜露沾衣。謝趙王示新詩啓。○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潘岳贈潘尼詩曰。馳思泉湧。垂露沾衣。見謝明帝啓。謂字體也。言趙王作詩。而手書之也。○下風傾首。孔叢子曰。俄願在下風。陸雲大將軍宴會詩。云。承顏下風。漢書翟方進傳曰。天下傾首服從。

謝趙王絲布等啓。○鄭叡至。蒙賜絲布綾等十段。王褒至。又賜許賜錢等。英華作王褒至。又蒙許賜錢等。按許賜疑是蒼頭名。如陸君游。十資文。資爾蒼頭一人。厥名多益。此必王褒至。隨帶蒼頭許賜。及錢物等。故下文有楊池掘荷。李園移樹。既欣谷利。彌思青林等語。言

賽此蒼頭。若楊氏之僕。命以掘荷。李衡之客。往令移樹。谷利。既吳大帝奴。故本注青林亦疑奴名矣。又按謝靈運山居賦曰。拂青林而激波。此云彌思青林。其蜀漢千樹之說與。若作又蒙許賜錢。謝趙王資絲布啓。○雪似瓊田。凌如鹽浦。英華作似瓊田。西

京離記曰。寒日雨凝于上。體尙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餘見本注。子虛賦曰。鷲于鹽浦。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津實秉杼。英華作津費秉杼。杼。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又謝趙王資絲布啓。○青衿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青衿已見本注。詩序曰。子衿。刺廢學也。○冒廣樂之長風。猶當揮汗。一作廣廈。稽康琴賦曰。廣廈閑房。戰國策曰。揮汗成雨。

謝滕王資巾啓。○解角新胎。戴藤初孕。淮南子曰。鹿角解。高誘曰。解。墮也。交州記。合浦康頭山。有一鹿。額上戴科藤一枚。四條直上。各丈許。見太平廣記。○翠羽懸推。已見本注。又左氏傳曰。鄭子華好聚鷗冠。正義曰。釋鳥云。翠鷗。李巡曰。鷗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說文曰。翠。青羽翟也。

謝趙王資犀帶

啓

○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詳見本注。以錢幕爲騎馬面。故云貫藏文馬。左傳宣二年曰。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饋華元于鄭。杜注云。畫馬爲文。○帶插通犀。似獵雲南之獸。○華陽國志曰。雲南郡有熊倉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食毒草。此云似之也。餘見本注。○昔沈義將盡。逢司命而還生。沈義已見本注。英華載注一條云。三國志注。童子謂柱畿。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童子謂求代者。沈義未詳。按此不知何人所注。豈太平興國諸臣耶。沈義事見神仙傳。其年壽將盡。仙官下迎。是逢司命而還生。

卷九

連珠

○謀謨出于胸臆。登樓賦曰。氣交憤于胸臆。○截飛虎之翼。本注已見。韓詩外傳曰。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蟻穴衝泉。未知遠慮。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而隕。後漢書陳忠上疏曰。隄潰蟻孔。○蓋聞膏脣喋喋。後漢書宣帝傳。

呂強上疏陳事曰。羣邪項領。膏脣拭舌。注云。膏脣拭舌。謂欲譏毀故也。○德陽淪沒。不復能臨偃師。本注以黃圖景帝廟號。德陽宮。光武景帝之後。都于洛陽。是德陽之靈能臨偃師矣。又按東京宮殿。亦有名德陽者。後漢書鍾離意傳云。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注云。漢宮殿名。北宮中有德陽殿。靈帝紀。光和元年五月。有老人入德陽殿門。亡去不獲。按此又似德陽偃師。俱指東都。以喻遷都之宮殿淪沒。不復興也。○荆棘參天。曹植送應氏詩曰。荆棘上參天。○既非貽厥。詩云。貽厥孫謀。○骭髀之馬。趙壹窮鳥賦曰。抗髀倚門邊。注云。抗髀。高亢倬直之貌也。髀音髀。此云骭髀。謂馬骨也。○博士留秦。史記曰。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通曰。我幾不脫于虎口。迺亡去之薛。○惆悵自憐。楚辭。惆悵兮。而私自憐。○吁可畏也。靈光殿賦。吁可畏乎。其駭人也。

卷十

湯解祝網讚

○連珠雙起。合玉雙沉。注見六卷總釋。又竹書紀年。沈約注曰。帝堯在位七十年。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袁盎諫文帝讚

○跡迴松坂。穆天子傳。曰。天子至于長松之坂。

周公戒

伯禽讚

○鳴玉來朝。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讚

○流連經笥。後漢書邊韶傳曰：腹便便，五經笥。

鶴讚

○先遭見羈。鮑照賦云：掩雲羅而見羈。

羈。○籠摧月羽，弋碎霜衣。鮑照賦云：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

賦云：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

卷十一

答移市教

○希風慕義之士。後漢書黨錮傳曰：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臥轍反車之流。後漢書侯霸傳曰：霸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扳轅臥轍，此反車疑作扳車。

又移齊河陽執事文

○安鄴城旁

安鄴城齊

所築也。

移虜留使文

○三元告慶。玉燭寶典曰：正月一日為元日。

趙國公集序

○光廻白日。大招云：青春受謝，白日昭只。○豈直熊羆且。上。本注已見熊羆，一本作熊熊，對下文醜醜，史記天官書。

說歲星云：熊熊赤色，有光，下云炎，炎有光，此熊熊猶炎也。○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已見本注。又鍾嶸

詩品序曰：降及建安，曹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太康中三張兩陸兩潘一左，敦爾復興，踵武前王。

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詞，淡乎寡味。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

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誇劉郭，陵轍江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

冕文詞之

丘乃敦崇傳

○營丘郡。魏書地形志：南營州領營丘郡。天平四年置。又營州領營丘郡。正光末置。○范陽文昭公。命世也。魏書地形志：幽州范陽郡。漢高帝置涿郡。後漢章帝改。○河交二州刺史。靈壽縣開國公。隋書地志：抱

罕郡。舊置河州。隴西郡長川縣。後魏置安陽郡。西魏改曰北秦州。後又改為交州。魏書地形志：定州常山郡。有靈壽縣。○公子公孫。聲

名籍甚。杜預左傳注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漢書陸賈傳曰：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聲名籍甚。○清廉郡公主。地

形志。東雍州郡郡清康縣。有清康山。○王姬有行。○王姬。本注已見。詩曰。女子有行。○平陽縣開國公。○地形志。晉州平陽郡。平陽縣。○少年習象。○禮記曰。成童舞象。○却日橫雲之陣。○本注已見。却日一作却月。荊州記曰。純陽縣至沔口水北。有却月城。○彎弓則戟破小支。○後漢書呂布事。注見馬射賦。○廣化郡開國公。○隋書地理志。梁州河池郡河池縣。後魏廣化郡。○夫人贈安德郡長公主。地形志。冀州安德郡。太和中置。○恆山殺翮。豈望同飛。○已見本注。又家語顏回曰。回聞恆山之鳥生四子焉。翼旣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至于新邑。○新邑。謂洛也。尙書召誥云。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安樂縣開國公。○隋書地理志。安樂郡密雲縣。舊安樂郡。○蒲虞勳三州。○隋書。河東郡。後周曰蒲州。明帝二年。于河北置虞州。絳郡稷山縣。有後周勳州。○長城郡君。隋志。平涼郡百泉縣。後魏置長城郡。屬雍州。○靡神不禱。○詩雲。漢之詞也。

卷十二

麥積崖佛龕銘

○如攻水玉。注引山海經。已見郭璞注。引相如上林賦曰。水玉磊砢。赤松子所服。見列仙傳。

終南山義谷銘

○模象大壯。英華作橫瀉天河。

玉帳山銘

○連雲起幕。

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帳雲幄。

行雨山銘

天絲劇藕。絲。英華作彩。

雲幕于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

卷十三

五張寺經藏碑

○銀函東度。本注已見。王子年拾遺記曰。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卽銀燭是也。常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此泥。

爲璽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此云銀函謂佛經用金泥封諸函匣也○身雖繫馬英華本作鳥云疑作馬

步陸碑

○黃河參凌或亡追路後漢書臧洪傳曰黃巾羣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凍渡河多作陷冰丸以投

于河中遂潰散按凌冰也故凌陰爲冰室幽風云納于凌陰是也○以高平霸業所基魏書地形志原州領郡二高平長城○腰恒四段朱穆與彭寵書曰身帶三綬李善注云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忠公兕燈本注引唐叔射兕又呂氏春秋曰荆

莊王獵于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刦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于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有申公子培之弟進賞于軍旅曰臣兄之有

功于軍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王之罪于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于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

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不爲沮行無高乎此矣按忠公二字當引申公子培事言步陸之忠也爾雅曰兕似牛

崔說碑

○樂毅羈旅猶思燕路樂毅已見本注漢書曰廣武君斗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

司

馬裔碑

○荊州刺史襲封瑯琊郡王隋志豫州南陽郡舊置荊州徐州東海郡胸山縣舊曰胸置瑯琊郡○梁益秦寧兗青豫鄂洛十州諸軍事揚州牧梁州禹貢華陽黑水之地周時以併雍部及漢又析置益州秦州禹貢雍州之城魏始分隴右置

馬天水郡是其治也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寧州荊州禹貢荆及衡陽兗州禹貢濟河之地北海郡舊置青州豫州禹貢荊州之地江夏郡舊置鄂州後魏領郡三安陽城陽汝南洛州卽河南洛陽有漢以來舊都舊置洛州後魏置司州凡十州也揚州禹貢淮海

之地也○以終灰燧左傳成二年云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杜云燒蛤爲炭正義曰炭亦灰之類雖灰亦得稱炭賈逵曰燧火燧也禮有金燧木燧皆取火之物○懷邵汾晉四州諸軍事懷州本注上文已見隋志冀州絳郡垣縣後魏置邵郡後周置邵州文

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後齊爲西汾州後周平齊置總管府○魏獻帝之曾孫趙穆王之季長孫儉碑○鼎任未和須女北史帝紀云帝諱弘文成帝長子趙靈王幹獻帝第三子幹二子溢謀嗣爵濫諡貞景諡孝懿公而正說文

曰。飪。大熱也。聲如甚切。尙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卽此意也。○公狀貌丘墟。風神磊落。玉山秀立。喬松直上。史記曰。顏氏禱于尼丘。而生孔子。生而首上圩下。因名曰丘云。世說曰。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上地人物之美。孫曰。其人磊砢而英多。太尉答平子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晉書山濤曰。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獨立。其醉也。愜然若玉山之將頽。○忠孝純深。樞機周密。西征賦曰。稭侯之忠。孝淳深。後漢書徐防傳曰。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尙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常有過。○鐘歸大呂。本注已見。呂氏春秋曰。齊之衰也。作爲大呂。高誘曰。大呂。陰律十二月也。又狐援說齊湣王曰。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

卷十四

紇于弘碑

○水上浮瓜。青矜不戲。本注未詳。又引會稽典錄。及劉敬叔異苑。以禰衡之解曹娥碑也。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自投于江而死。卽鄆子禮爲之作碑。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刻石傍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于汾渚。曰。弟四車解。旣而禰正平也。衡卽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卽娥靈也。按本文序。田弘幼敏。故上文月中生樹。引徐孺子事。此浮瓜不戲。事類王戎。苦李。予不得其解。史籍言瓜者多。必得水上浮者爲確。文人用辭。語或素鍊。卽鄆作碑。序曹娥水上浮瓜之事。蔡中郎稱其絕妙好辭。禰正平弱冠知名。獨得其解。管見窺之。亦似水上浮瓜。青矜不戲也。恐臆見穿鑿。故稱未詳。俟得其說。卽札補之。○公仗劍轅門。本注引樊噲事。又漢書。陳平仗劍閭行歸漢。此謂弘自原州歸順周太祖。似引陳平仗劍也。○西平反羗。本有漁陽之勇。鳳州叛氏。又習仇池之氣。本注已見。隋書地理志云。西平郡。舊置膳州。後漢書西南夷傳云。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今以爲武都。土地險阻。居于河池。一名仇池。地方百頃。四面斗絕。注云。仇池山。在今成周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名仇池山。在滄洛二谷之間。常爲水所衝激。放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十四步。

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卻敵分置調均竦起數丈有踰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援而上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崗阜低昂泉流交灌酈元水經注曰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響夷所謂積石鏗峨嶽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

為鹽因以百頃為號也○蔡州周書○蒙賞昌平縣開國子地理志昌平縣屬燕○更立九十九姓還存三十六

太祖紀魏廢帝三年改南雍為蔡州○本注已見魏書官氏志周書太祖紀具載其事詳十六卷總釋烏石蘭氏

墓誌○遷濟陰郡君隋書地志濟陰郡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曰曹州○總牧三蕃任昉為范始興作求○巴水

立太宰碑云三蕃士女李善引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南兗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巴水

涪一本作深○愁氣連雲虞羲詠霍將軍北伐詩曰瀚海愁雲生○連旗廣武本注已見又漢書韓安國傳曰孝文皇帝嘗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宴曰廣武雁門縣是有兩廣武一在滎陽高帝所築一在雁門文帝聚兵之處也○巴水

帝又嘗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宴曰廣武雁門縣是有兩廣武一在滎陽高帝所築一在雁門文帝聚兵之處也○巴水

碑○校戰丹山山海經曰有始州之國有丹山郭注云此山純出丹○步騎分四陳之威○騎舊本作奇○邱閣

朱也竹書曰和甲西征得一丹山今所在亦有丹山丹出土穴中慕容寧碑○本注已見又袁宏後漢紀曰時年不

豐民食不足詔賣廐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馬直賜公卿○開新安之鄉還移楊僕之關解弘農

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儺曰我邱閣諸時少乃不承詔悉載置其營豆盧永恩碑○開新安之鄉還移楊僕之關解弘農

年太祖自弘農入關東魏將高敷曹退守洛陽獨狐信至新安敷曹圍弘農聞其軍敗復走渡河信遂入洛陽開新安之鄉者謂獨孤

信至新安也解弘農之圍者謂太祖平弘農也時寧並預前驅言今之開新安鄉猶昔楊僕之移關新安也今之解弘農圍猶昔劉昆

之出守弘農也○並預前驅詩云為王前驅○迴洛兇徒本注已見又按北齊書庫狄迴洛代人也高祖舉兵信都迴洛擁衆歸

義從破四胡于韓陵又被周文于河陽邙山之役力戰有功疑謂此人為兇徒○幽冀定相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隋書地志涿

郡舊置幽州後周平齊置總管府信都郡舊置冀州

又博陵郡舊置定州魏郡後魏置相州後周置六府

卷十五

鄭偉墓誌

○襄城郡公。隋志潁川郡襄城縣。舊置襄城郡。○洛城晝掩。黃河凌合。袁宏後漢紀曰。朱鮪使蘇茂將三萬人渡河襲溫。寇恂馳赴大破之。乘勝渡河。環洛陽城。乃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為青州刺史。

時黃巾寇暴。和作陷冰丸。乘河令賊不得渡。見魏志臧洪傳注。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鑿冰三其凌。鄭注。凌。冰室也。○梁武帝大造中原。樹君伊洛。南史梁武帝紀云。大通二年。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顥主魏。遣東宮直閣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是歲魏武

奉元年。尋改為建義。又改曰永安。左傳呂相絕秦曰。是我大有造于西也。中原。謂洛陽也。伊洛。二水名。東京賦曰。泝伊背洛。左伊右灑。○公憑軾棧車。言歸舊壤。左氏傳曰。請往憑軾而觀之。說文曰。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聲士限切。詩曰。言告言歸。○公恥入亂階。

詩云。職為亂階。○功高舍爵。一作勇爵。○事獲交綬。左氏傳曰。乃出戰交綬。注見又移齊河陽執事文。○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河南洛陽古豫州之地。舊置洛州。後魏置司州。後周置總管府。相州冀州。注見十四卷總釋。豆盧永恩碑。○郡公

會葬。咸得同盟之禮。左氏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策封郊次。左傳僖三十三年曰。秦伯素服郊次。又文四年云。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杜注云。出次。辟正寢。○樞機周密。出納清通。皇甫謐集云。尙書文士之樞機也。漢書曰。張安世領尙書事。

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內外無間。晉書曰。裴楷清通。○都尉兩道。一作都護兩道。侯莫陳道生墓誌。○在秦作劉。本注已見。劉向高祖頌云。降及于周。在秦作劉。謝朓齊敬皇后策文曰。在秦作劉。與此皆引劉子政文也。○位

在支軍。魏志袁紹傳曰。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于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隸天柱。朱榮征北海王。北海王元顥也。魏書爾朱榮傳曰。建義初。北海王南奔梁。梁主為魏主資以兵將。顥乘徑進。榮陽武牢。俱不守。榮與顥相持于河上。令都督爾朱

兆等。率精騎夜濟。顥奔。詔加榮天柱大將軍。○隨太師賀拔勝入關。○周書賀拔勝傳云。勝奔梁。還至長安。詣關謝罪。朝廷嘉其還。乃授太師。○披圖疏爵。漢書樂志曰。披圖按牒。史記英布傳。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注云。漢書音義曰。疏。分。禹決江。疏河。

是也。○鄆縣開國公。隋志。京兆郡鄆縣是。○朔州刺史。隋志。扶風虢縣。魏置武都郡。後周置朔州。○宜敷絳三州諸軍事。宜敷二州。注已見隋志。絳郡後魏東雍州。後周曰絳州。○安邑郡夫人。魏書地形志。河北郡有北安邑。南安邑。

宇文顯

和墓誌。○長廣縣公。隋志。東萊郡膠水縣。舊曰長廣。○武帝初。至潼關。大祖親迎。漆水。潼關。左傳所謂桃林之塞是也。地理志云。漆水在河南。說文云。漆水在鄭國南。入于河。周書云。帝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滄州刺

史。魏書地形志。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滄州。治饒安城。○黃公衡之決事。事一作王。○東夏州刺史。隋志。延安郡。後魏置東

夏州。西魏改為延州。置總管府。○小馬留。餘牀掛柱。小馬猶瘦馬。華陽國志。張翥為郡。乘二馬之官。一馬死。一馬病。翥曰。吾將步

還也。魏略曰。裴潛為兗州刺史。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雖非漢陽之城。還似扶風之路。漢陽諸葛亮事。注見齊王憲碑。

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淵。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更樹碑。贊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任昉求立太

宰碑。表云。庶存馬駿必拜之感。○丹延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延州。即東夏州。注見上。隋志。延安郡。義川縣。西魏丹州。雕陰郡。西

魏綏州。○豈直不聽離樂。以變齊國之風。不食鮮禽。以斷荆王之獵。本注已見。漢書張敞奏書諫曰。臣聞荆王好淫聲。樂后為不

聽。鄭衛之樂。楚殿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鮮禽之食。○從金北陸。鳴玉南宮。北陸南宮。已見本注。子虛賦曰。從金鼓。師古曰。從。撞也。金

鼓。謂鉦也。從音葱。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西征賦曰。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生茲秉德。詩周頌曰。秉文之德。○能防變色。○

漢書金日磾傳。莽何羅。襲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

入。行觸寶瑟。日磾禽縛之。○戟中小支。○後漢呂布事。注見馬射賦。

司馬裔墓誌。○水鏡三壘。晉書曰。樂廣為尚書郎。尚書令

衛瓘。見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

雲霧。而見青天也。餘見本注。○王道既平。絲言惟允。尚書曰。王道平平。禮記曰。王言如絲。○尋除始州刺史。隋志。普安郡。梁置南

梁州。後改為安州。西魏改為始州。○峯危馬束。水險橋飛。漢書郊祀志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上辟耳之山。魏志曰。毋

丘險懸車束馬。以發九都。後漢書曰。公孫述遣任備等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仍為信州刺史。隋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後周

置總管府。○將啓北戶之人。向通雲南之國。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雲南已見本注。又晉

書地志曰：雲南郡，蜀置，統縣九，有雲平、雲南。○贈本官，加懷邵、汾晉四州刺史。注見總釋十四卷碑文。○年方小馬。本注云：竹馬。又按果下馬，稱小馬。漢書霍光傳曰：皇太后御小馬車。張宴曰：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此云小馬，童。○大司馬，名高江漢。舊誤作西漢。一本作霄漢。○勇爵登朝，材官入選。左氏傳曰：齊莊公爲子可乘，疑此類也。吳明徹墓誌。勇爵，漢書霍光傳曰：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丹陽尹。晉書地理志

曰：元帝渡江，建都揚州，改丹陽太守爲尹。○北軍中候。本注已見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南北兗青諸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晉書地理志曰：兗州，禹貢濟河之地，惠帝之末，闔境淪沒，元帝僑置兗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郗鑿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等郡，後改爲南兗州。隋志：江都縣，梁置南兗州，青州，禹貢海岱之地，自永嘉喪亂，青州淪沒，元帝渡江，于廣陵僑置青州。隋志：東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江都郡，盱眙縣，陳置北譙州，清流縣，舊曰頓丘，置新昌郡，及南譙州。此云五州者，南北兗，其三州，非南北青，卽南北譙也。晉書地志：南平郡，吳置，以爲南郡。太康元年，改曰南平，統縣四。○畫馬何追。本注已見云：畫馬者，左傳宣二年云：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杜注云：畫馬爲文四百匹。正義曰：謂文飾雕畫之，若朱其尾鬣之類也。

鄭常墓誌 ○山陽太守。晉書地理志曰：山陽郡，屬南兗州。○年猶小學。○西京雜記曰：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授本縣開國男。一本作永安縣。隋志：西河郡永安縣是。○廣饒縣公。注見常碑。○嗚呼，吏人攀慕。嗚呼，下一本

有哀哉二字。○德星猶照。本注引陳仲弓事，此必鄭氏之先。○義陽內史。晉書地志：武帝平吳，分南陽，立義陽郡。有此星聚之事，未詳。○星占飛步。律歷書曰：五星爲五步。

柳遐墓誌 ○臨川王。隋志：揚州臨川郡，舊置。○宜都太守。晉

齊地理志曰：宜都郡，吳置，統縣三。○輕車西昌侯，作藩襄漢。隋志：廬陵郡，泰和縣，舊曰西昌。南史：梁宗室傳曰：長沙宣武王懿，字藻，字靖藝。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爲益州刺史。歷雍、兗二州刺史。○驃騎廬陵王，帝子，出藩，懸衡高選。南史列傳曰：廬陵威王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廬陵王。中大通二年，爲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大同元年，又爲驃騎將軍。○蕭世怡墓誌。○郟永化縣令。按下文曰：南金柱，合蒲珠泉，永化縣，常屬交州。○聞喜縣公。漢書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武帝置。

晉書地理志曰孫權分豫章置鄱陽郡○茂親明德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曰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公子出身非耶官而同品陸機皇太子清宴詩序曰余以太子洗馬出補吳王郎中○以公居之誠為高選晉起居注云東宮洗馬一時之高選○北閣從班縈深顧問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給事中亦加官大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通籍兩宮三輔黃圖曰漢宮門各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敢妄入蔡質漢典職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臨川內史臨川注見總釋柳遐誌內○桂陽內史隋志荆州桂陽郡郴縣舊置桂陽郡○既布衣而函谷函一作戊

宇文廣墓誌
 ○漁陽鼓諫左傳成五年曰宋公子圍龜為質習攻華氏宋公殺之杜預曰出入輒擊鼓也○劍鉅愈增禮記三年問曰劍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正義曰以釋重喪者所以三年也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

卷十六

譙國夫人步陸孤墓誌

○文安公隋志河間郡文安縣是○躬勞蠶月詩云蠶月條桑○椒山止戈史記吳世家曰吳王率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注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此云椒山亦謂吳地○燕垂

從宦後漢書五行志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沈約和謝宣城詩曰從宦非宦侶○北降帝子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風月無情宋武帝擬漢武帝李夫人賦曰徘徊風月趙國夫人紇豆陵氏

墓誌

○建昌郡公隋志武都郡長松縣西魏建昌○鄧國公地理志南陽鄧縣是○孟津大誓常預同德之臣本注已見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內主邯鄲內主注見總釋烏石蘭誌內○豈止莊姬掩笑楚相知慙本注引列女傳亦

見韓詩外傳○悲深長簾潘岳悼亡詩云長簾竟牀空○厭狄駢騷○厭一作綸注別見○西臨火井○一作水井劉逵蜀都賦注云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一本作水井者水經注云武陽城西門名水井門內曲中水井猶存○松悲鶴去草亂螢生上語

注見鶴讀月令。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籍連帝譜既同盤石。史記漢文帝紀宋昌曰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曰廡草爲盤火。

無公事休。隴東郡公夫人竇氏墓誌。○永安郡君。魏書地形志肆州永安郡後漢建安中置新興郡永安。○桑園蠶織。○一作績詩云婦其蠶績。

石蘭氏墓誌。○司空佐命魏朝。太傅凝丞周室並爲大族俱蒙賜姓。本注已見魏太和中詳定族姓有司空穆亮乃是魏朝佐命之臣魏恭帝時論功定姓有大傅子謹又是周室凝丞之相此兩次定姓烏石蘭並爲大族俱蒙賜姓非謂烏石

蘭氏有司空佐命魏朝又有太傅凝丞周室也恐覽者以上父魏司空句誤故更述焉謹按周書稱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各從其姓明帝三年詔稱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京兆人是烏石

蘭氏在九十九姓之內見於魏志此作烏石蘭魏書作鹽石蘭音之相似也石氏之爲烏石蘭猶丘氏之爲敦丘羅氏之爲叱羅綿氏之爲爾綿干氏之爲紇干竇氏之爲紇豆陵陳氏之爲侯莫陳其餘不可殫述集中碑誌于彼諸姓功高祿厚有足稱者烏石蘭雖是

大姓功績蓋微史傳或缺故特稱其氏姓耳李陵書曰其如佐命立功之士也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曰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禮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秦晉匹也是曰通家左傳懷嬴曰秦晉匹也以卑我後漢書孔融傳曰李膺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金鄉郡君隋志豫州濟陰郡金鄉縣是○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伯陽縣侯隋志天水郡

三事內主○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叔向曰撫有晉國賜之內主○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秦嶺縣後魏伯陽縣○風急松悲顏延年拜陵墓詩曰松風遵路急○香憤永送本注已見又按楊林伯夫人羅氏墓誌○朔月空嗟潘岳悼亡詩

劉表合葬墓棺中著異香注見余綿永碑劉荆州之墓合葬襄水之陽句楊林伯夫人羅氏墓誌○朔月空嗟潘岳悼亡詩○大夏縣君魏書

松滋公夫人尉遲氏墓誌○母金明公主魏書地形志夏州領金明郡冠軍伯夫人李氏墓誌○大夏縣君魏書

額大夏縣。○荒涼象設。
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

以上總釋。如州郡遷移。南北僑置。九州十部。雖循舊名。已非故跡。其總軍出守。有其事而無其文者。始或缺焉。今皆補註。以魏書隋志。俱悉載之。可得詳也。至于除授官爵。詞藻所撰。既已詮解。若但記其遷轉。而無文章稱述者。多不注。以彼時逢革命。代有更絃。卽如周太祖遠師周禮。及至周末。多從更改。南北諸史。無志可考。周書盧辯傳。特舉其大略。隋書百官志及之。又雜隨時官職。槩引恐近繁蕪。唐宋類典。亦有耑考職官者。予素不喜其書。且一事策勳。遞遷累轉。亦非文字之要。故仍從其闕略耳。

錢唐倪璠魯玉謹識

男灝次淳校

